



↑ 我們在西雅圖的鼎泰豐，請大衛夫婦吃小籠包。



↑ David Neiwert拍的虎鯨近照。

與虎鯨同遊阿拉斯加

北美洲·文苑

90

年

初與一位大學同學
約好，一起在夏天

搭乘由西雅圖出發的阿拉斯加郵輪，看冰川賞鯨豚。此外，我在一九八九年移居華府，因而與遷居西雅圖的老友大衛（David Neiwert）失聯二十五年，我在臉書上找到他，特意於出發前傳了一則訊息，相約見面。

駐船生態學家的演講

阿拉斯加有壯麗的自然風光、豐富的文化與生態資源。每年夏天，十幾艘大小不同的郵輪在海灣迴遊。九天的航程裡，船上有各式活動，如畫展、珠寶秀、大型歌舞秀、脫口秀、卡拉OK，也可以什麼都不做，單純躺在海灘椅上賞景。而我最喜歡的是駐船生態學家狄克森（Brent Dixon）帶來的一系列演講，主題圍繞在虎鯨、鮭魚、白頭鷹、熊等。

第一場演講的主角就是虎鯨（orca）。他首先正名虎鯨不是鯨魚，而是地球上體型最大的海豚。阿拉斯加海灣一帶的海域現約有兩千五百隻虎鯨，依狩獵技巧與社交行為可分為「居民型」、「過客型」、「離岸型」：居民型生活在海岸線附近，以鮭魚為主食；過客型以海豹等海中哺乳動物為主食；離岸型一般出現在遠離海岸的海域。牠們是母系社會，通常一個家族有幾十位成員，由最資深的一名雌鯨帶領。在繁殖季節，如果遇到其他家族，雌鯨會鼓勵年輕的雄鯨過去交配，結束後再回到群體中，而雄鯨終其一生都會留在同個家族內。

牠們有厚達十八吋的皮下脂肪可以禦寒，但是生態學家發現這一帶虎鯨的脂肪含有高濃度的人造化學毒物。虎鯨的母乳脂肪高達百分之四十，餵奶形同排毒，這讓雌鯨得以活到八十歲以上，雄鯨則大多撐不到四十歲。然而，毒奶也造成幼鯨的高死亡率，加上懷孕妊娠期長達一年半，且一次多只產一隻，這樣的低生育率已逐漸令牠們出現絕種危機。

虎鯨生存的更大危機也是來自於人類。狄克森說：「上世紀七〇年代起，《海洋世界》的圈養與表演一直是最賺錢的行業，但重達十噸、長度超過十公尺的虎鯨經捕捉後，被關入如同監獄的混凝土水族箱，因此常出現自殘行為，甚至曾發生一次發狂咬死訓練師的事件——這正是何以牠們被稱為殺人鯨（killer whale）。」

他一再強調，「從來沒有野生虎鯨吃人的紀錄。有一次，一位生態攝影師在拍攝一群圍獵海豹的虎鯨時，不慎掉入血紅的海水中。幾分鐘後，他被一隻虎鯨用口輕輕咬著，丟回到沙灘上。」狄克森頓了頓，對著全場的觀眾說：「虎鯨才不吃人呢，因為人太臭了！」引起哄堂大笑。

九里安西王一圖·文



北美洲·文苑

91



↑駐船生態學家狄克森說：「虎鯨才不吃人呢，因為人太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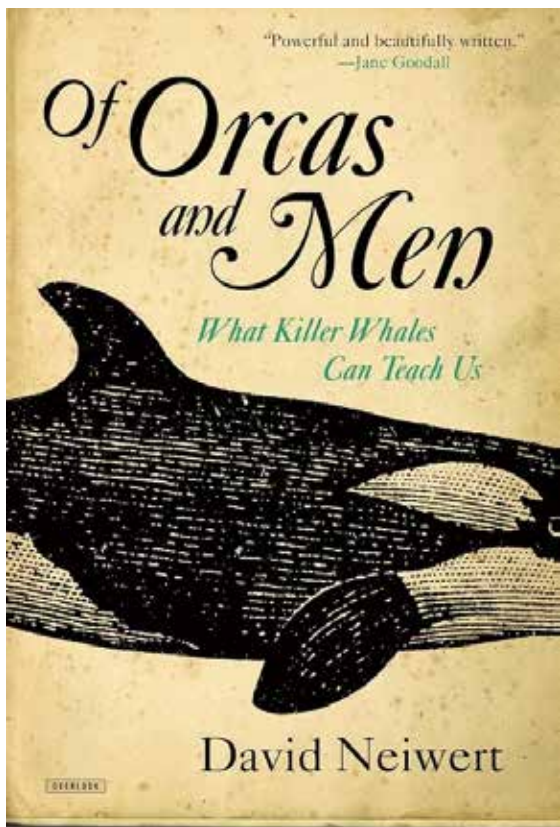
眾人的努力帶來改變

當郵輪來到號稱阿拉斯加第一城的凱奇坎時（Ketchikan），地陪導遊是一位海達族原住民，他戴著雪狼皮和拿著象徵酋長的權杖，替大伙介紹自己的文化：「其實我們和虎鯨一樣是母系社會，我的九十歲祖母是真正的酋長。」他邊說邊指著遠方海灣中肉眼可見的幾個小黑點，「那就是虎鯨。」在某些原住民傳說裡，人是狼和虎鯨交配的后代，所以兼有智慧與力量的虎鯨被視為「生活在水下的人」，出現在許多圖騰及傳統儀式中，也成為部落的保護者。

由於法律規定，賞鯨船必須與鯨豚保持在兩百公尺以上，除非牠們自己游過來，因此整個航程中，我們大多只能遠遠地看到虎鯨。也許聰明的牠們早就知道岸上的人才是最頂級的捕食者，所以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輕易攻擊人類，否則整個族群都



↑地陪導遊戴著雪狼皮和拿著象徵酋長的權杖。



↑2015年出版的《虎鯨與人》。

衛當年帶著剛從「海洋世界」玩回來，才三歲大的女兒一起划獨木舟觀賞虎鯨，他問孩子：「妳覺得虎鯨應該被關在海洋世界嗎？」女兒回答他：「不，虎鯨當然屬於大海。」

一九九三年，華納電影公司的《威鯨闖天關》（Free Willy）在世界各地放映，引發人們對虎鯨的關心。二〇一二年，大衛柯比（David Kirby）出版《海洋世界裡的命案》（Death at SeaWorld, Shamu and the Dark Side of Killer Whales in Captivity），書中分析海洋世界的虎鯨「提力肯」（Tilikum）（註）在二〇一〇年殺死訓練師的命案來龍去脈。另一部二〇一三年關於提力肯的紀錄片《黑鯨》（Blackfish）也讓海洋世界不斷遭到保育人士及群眾抗議。

老友大衛的書則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美國海洋世界在二〇一六年宣布停止人工繁殖虎鯨，二〇二〇年進一步停止虎鯨表演。台灣花蓮的遠雄海洋公園也宣布在二〇二五年底停止鯨豚表演，回應這個時代對動物福利的重視。

回到家後，我仍不時翻閱大衛送的照片，突然一隻躍出水面的虎鯨，竟也眯著眼笑嘻嘻地看著我。

【本文刊登在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合報副刊續版】

將陷入危險，不殺人成為虎鯨代代相傳的文化，甚或牠們的法律。

上船後的第二天接到大衛傳來的訊息，相約在郵輪結束後於西雅圖見面。大衛現住在緊鄰加拿大溫哥華的一個小島，那天他開著旅行車來接我們，上頭還架著一艘獨木舟。

搬到西雅圖後，大衛成了小有名氣的專欄作家，且迷上獨木舟，常在海上划舟賞鯨。他聽到我也寫作，便從書房拿出一本他在二〇一五年出版的《虎鯨與人》（Of Orcas and Men）和幾張得意的照片送我，謙虛地說：「不算是暢銷書，但這是我手邊保留的最後一本。」

此書不僅探討虎鯨的生態行為，還批判圈養牠們的道德問題，書中且提到：大



兼任美國世界日報及華府新聞日報自由撰稿，著有《走過零下四十度》散文集。曾擔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書友會會長，現為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編輯。

王志強，筆名：九里安西王（Julian C. Wang），王稚融，祖籍北京，生長於台灣，

一九八五年來到美國讀書，一九八九年移居馬里蘭州迄今。至今已有多篇數量的散文與遊記，並常發表在臺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人間福報、中華日報、金門日報、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華府新聞日報以及達拉斯新聞報等副刊，二〇一七年三月起

黃石遊隨手記

李盈一圖・文

卅

年再遊黃石——提頓國家公園，順路附加藍天山（Colorado Rocky-MT Blue Sky）的猶他州的恐龍墳國家紀念地，火焰峽谷國家公園遊樂場re-creational Park，古化石國家紀念地。感覺挺好。似乎黃石和提頓國家公園都比以前擁擠，設施好點，景還是那麼秀美雋永，很像夢中的唐山宋水。

愛遊國家公園
常遇唐山宋水
見天地之悠悠
感白馬之過隙

第一站 藍天山 Mount Blue Sky · Colorado

藍天山很值得去。

我們夜宿山腳下的過往淘金小鎮——Colorado-Idaho Spring，現在變成旅遊鎮。這裡不像Colorado的那些小瑞士名鎮那樣光鮮富裕，倒是很有舊日時光的味道。在這個比較富裕洋氣的山城州，即使是這個不起眼的rustic小鎮也比路過的肯薩斯

州小鎮「富態」一點。旅館相對其他州的貴。我們的驛站，外表很「鏽舊」，房間內卻寬敞明亮，舒適潔淨，陽台對著可漂流的河，不時有皮艇漂過，遊客體驗白流尖叫，挺美。

藍天山海拔四千三百五十米，必須預定入山門票。可開車到山頂，天路繞轉起伏，不過比定時比賽山路飆車的Pikes Peak好點，至少沒有人在沿崖天路上飆車，也比Million Dollar Highway和Independent Pass柔和點。吃了三天的高原藥，一路徐行，玩三個中途平湖景點，以適應高原氣壓。山頂很美。雖然沒有這個州的另一個高峰Pikes Peak那麼旅遊打卡商業化，那兒有小火車上去，像瑞士的少女峰。藍天山的風景之峻逸可比美瑞士山脈，但沒那麼高冷，因為沒有常年大冰川；又似新西蘭的皇后鎮的Ben-LoMond 秀麗俊美，但湖區又不如那兒的大，山坡不是柔婉的而是險峻的，山石多如削成，且拔地而起，凌雲拂日。上山時有奔雷墜石，崩雲落雨。最加分的是山羊成群，在頽峰絕壁上玩耍奔騰；更有徒步登山者，四肢登頂。

【鵬鵠天·藍天山】

亂石矯花道險艱
林間山明漸入天
懸崖騰羊時時見
層疊冰湖點點鮮
藍天山，白雲翩
四肢亂忙登巉岩
以為峰高在天邊
踏頂方知天無巔



↑山羊成群，在頽峰絕壁上玩耍奔騰。



↑藍天山海拔4350米，可開車到山頂，天路繞轉起伏。

第二站 恐龍墳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Utah

恐龍墳場展廳，建在145 million years ago的恐龍墳地上。恐龍和大象一樣，能預感死亡，自己走到固定的地方等死。這裡大概有五百隻恐龍的遺骸，還有大龜什麼，沒有小動物化石，因為小的比較容易被附近的綠河衝散。恐龍歡舞的時候，沒有巨人嗎？

一條觀光車道，沿著綠河而行，可看到不同年代的化石人留下的壁畫。偶遇釣魚小舟，腦裡閃過寫後赤壁賦的那個可愛無奈的才子蘇東坡。我實在太喜歡這篇文賦，我以為，賦中最棒最美的，就是勇敢、俏皮、瀟灑、風流、才高、可愛而又萬般無奈的融入景中的「余」、「吾」、「我」，就如同歐陽修醉翁亭中的醉翁一樣。

此一行，最感天地之悠悠，冰年之輪迴，恐龍之過隙，更何況「人」，都是朝菌蚍蜉蟪蛄，何必爭爭？！



↑在恐龍墳地帶的綠河紅谷遇蘇東坡釣魚。

【樸算子·恐龍墳場】

劈山現龍骨，凜凜刻遠古；
綠野仙蹤無人跡，歡樂巨歌舞；
因何遭滅絕，壯遺億年墓；
天地悠悠迴冰年，生靈皆游蟬。

【鷓鴣天·恐龍墳、綠河峽】

昨夜夢吟赤壁賦
今之幻遇子舟浮
東坡轉世靡營營
綠水紅影勾上鱸
紅峽谷，綠河渚
試問蘇子何樂乎
人生致趣是清歡
江風山月小茶壺

第三站 火焰峽谷
Flaming Gorg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Utah and Wyoming

火焰峽谷的日出和日落美極了。滄涼彎曲的藍綠河澗，不動聲色地把巨岩削劈得體無完膚，血紅如染；好在清風愛拂，旭日眷撫，才使削壁不那麼猙獰慘烈，紅紅粉粉的倒有幾分俏麗，她平和地將綠河當鏡子，投影懷抱，卻自身真骨挺拔從

蛇；飛鴻舞鸞，躍鯨潛鯢，任憑想象；愛恨情仇，纏綿廝殺，任編故事。彷彿又回到了羅浮宮的雕塑走廊，只是這裡的雕岩塑壁皆是神斧亦然。

【望江南·火焰峽】

日西暝
風吹水粼粼
火焰峽谷看綠河
雲霞燃萬岫
月徐臨
思飛星河津
休將此山比那山
且燒篝火聽溪吟
山山皆養心

第四站 大提頓
Grant Teton National Park

三十年前來到大提頓，被雪山的壯麗驚艷到了。Hiking的路上碰到熊媽媽帶著小熊在人徒步道上玩耍。那時候，不懂得怕熊，還一路搖鈴唱歌取笑被嚇得滿臉通紅的一位老外，他可是全副武裝，看過去非常有野營範兒，卻沒想到畏熊如此。是他告訴我們前面有熊媽媽和小熊危險危險危險，他半路折回的。我們聽了無所謂，繼續唱唱跳跳向前走，他倒是尾隨而來，一路警覺。到了可看到熊的地方，他又回頭逃了了。我們倒是停



↑海頓山谷（Hayden Valley）美麗的日出。



↑海頓山谷（Hayden Valley）靈動秀麗。

容，綠河顫抖地扶著朦朧紅影，彷彿訴說億萬年的不願不捨與無奈不易；清風朝暉中，山水和睦相處，曠世絕美。

沒訂到隔壁那很有情調的紅峽驛站小木屋（<https://redcanyonlodge.com>），就在隔壁的露營地宿夜，地點極好，就在崖緣，看日落日出的火燒岩壁和聽綠河的訴說，咫尺而已。晚上懶得搭帳篷就躺平在車里。比飛機上的頭等艙好多了，躺平了睡，不眠，睜眼就看到車天窗上，眾星列漢，天庭藍瑩；那隱隱的松香，清涼的山風和奇妙的林簾，美妙絕倫。但是，再美好，一夜夠了，和鄰居同睡自家車子的夫婦早起晨聊，心領神會。境由心生，吃好睡好，景才美。

鄰居推薦了地質岩層觀光道，真是奇美驚艷，行駛期間，猶如在山澗的青松綠草中看上天的巨岩雕塑，魍魎鬼魅，龍鳳龜



↑大提頓山下有幾個大湖，著名景點山湖同觀，交相輝映。

下，津津有味地看了好一會兒。

二〇一五年，我們到「King's Canyon NP」大王山國家公園，五月，正是熊醒冬的時候。一大早進山徒步，突然遭遇了一隻精瘦的大黑熊，離我們二十米左右，餓餓地盯著我們，飄著鬆軟的肚皮一晃一顛地向我們走來。天哪，我們忘了要退著走離，卻回頭背熊而離，錯了！它一路跟了有一百多米，但是我真是覺得很長很長時間，想跑，不敢跑，慢走又害怕。最後和老公倆想起「遇熊要做大」的生存技巧。於是：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如此這般，餓熊才不跟了。那次後，我怕了，理解了多年前遇到的那位全副武裝的老外。後來每次去國家公園都會遇到熊，心有餘悸。這次我們自然就不入林深徒了。

山下有幾個大湖，著名景點和客棧多是隔岸觀景，山湖同觀，交相輝映。且在湖邊，玩水的項目多多，拍景更是一任發揮想像。

多年前的那次在Jackson旅館吃早餐。這次就故地重遊。不過是午餐，我點了沙拉，LG Bison Burger。坐在大廳的落地窗前看連綿起伏的大提頓，巍峨壯麗，氣派磅礴，又有浩瀚如海的大湖做前景，觀賞留影的遊人點景，不禁心曠神怡，一盤沙拉吃出人間美味，一脈青山幻化天堂伊甸。

我們的小木屋在不遠的酷而貝灣，寧靜美好。這裡的景適合上午拍照，那可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山偉，俯察水秀，山川煥奇，草木賁華，牛馬嚼綠，鴛鴦戲水，遊人玩攝。下午，便開始風雲變幻，氣象萬千，遠山淡影，近水騰霧，似潑墨國畫，黑白攝影，耐人尋味。

更使它神秘性感。遊人極多，車臥到miles外，大家排隊入木板橋道board walk，比肩欣賞大菱鏡的光彩。不過遊人大多文明謙讓，好位子拍完照就讓位，互相關照，同賞美景。

這裡不能飛無人機，想俯瞰全景的從另一個進口上山。可那天下午，真是人滿為患，車是趴更遠了。於是決定明兒再來。

在Old Faithful飯店的餐館吃了紅甜椒湯和salad，質鮮味佳，清爽養心，養眼養身，後來連吃三個午餐。價錢也十分合理，一碗湯，一碟菜，幾包蘸湯養胃的蘇打餅乾（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加上優質的服務，和舒適美觀的環境，十六美元，我給百分之二十五的消費，也就是二十多美元而已。這個旅館是典型的美國NP旅館建築Rustic architecture，雷尼爾雪山的天堂旅館、冰川公園的媚你冰川旅館、優山美地NP旅館、還有火山湖



↑菱鏡泉眼被強烈的光線撩得無比靚麗風騷，繚繞的煙霧更使它神秘性感。



↑Old Faithful泉眼的確壯觀，遊客們等待和觀賞更是千姿百態。

【鷓鴣天·大提頓】

朝看峰秀岩皴明
午望朦朧嶺成影
雲霞垂麗山之像
草木鋪理坡之形
苔原曠，蛇河清
猛牛野馬水鴨鳴
只在林外尋仙景
不敢深徒被熊驚

第四站是這次旅遊的主題：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

山不在高，有水則靈。黃石公園不但有國畫般的黃石大峽谷，浩瀚如海的大湖，柔坡起伏的山坡，望而卻步的深壑，還有多種野生動物，最具特色的是淒美的溫泉眼，那都是地球的傷疤，抑或是期盼的望天眼。

一、望天泉眼

我們上次來黃石公園是五月中旬，似乎黃石還在化雪，道路泥濘，輕煙瀾漫，色調白灰，但又朦朧，彷彿淡去的記憶，那可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這次想看看雪化光的黃石，特意選了盛夏七月底，一進山門就直奔最美泉眼大菱鏡Grant Prismatic，果然一下就被那藍，那橙，那黃，那綠，驚艷到了。正是白日當空，菱鏡泉眼被強烈的光線撩得無比靚麗風騷，繚繞的煙霧

旅館都是同類建築，全是就地取材，巨大的木質結構，歷經百年，蒼蒼碩碩，頗具美西原味。客人們可以休息觀看，聽Ranger講歷史，還可以吃飯、喝咖啡、飲酒、買禮物，甚至在沙發上打盹，來者都是客。這裡二樓的瞭台小戲院，舞台和表演者就是Old Faithful泉眼，在那裡看了兩個輪回的噴泉，的確壯觀。最為微妙的是遊客們等待和觀賞的千姿百態，所謂性情心境流於言行，自然加人文，奇妙無窮。

第二天，一早來了，趴在最好的車位，小小登山一英里，就到了觀景點。不料清晨的冷空氣把溫泉冒出來的熱氣變成濃濃的白霧，根本看不到大菱鏡的真面目。這才領悟到，大菱鏡還是要在光線最強烈的時候最出色彩。好吧，那就等下午吧，人多就人多吧。

在木橋上徒步看老實泉盆地的泉眼，很開心，許多溫泉眼都有很好聽的，甚至很實惠且驚豔的名字，比如：紅藍寶石、黑白鑽石、珍珠瑪瑙、玉蝶龍嘴、日落日出、天星月牙、騰雲虹影、大小菱鏡、藍綠瓷碗等等，感覺好像眼逛珠寶店（window shopping），喜歡了就毫不猶豫的買下相機收藏。一圈四個多英里，老公給我盤下眾多珍寶，陶瓦瓷器，就是沒有硯台香墨，雨絲建盞什麼的，畢竟太中國，太宋代了。我們似乎很運氣，碰到許多難遇的噴泉表演，真是逸趣橫生，驚喜不斷。

下午，我們又上山了，可惜到了山上居然淅淅瀝瀝地下雨了，大菱鏡灰濛濛，戚慘慘，只好快快而下。剛到山腳下，太陽居然從厚厚的烏雲中鑽出來，老公拔腿就又跑上山拍照了。真是好事多磨，在陽光和烏雲下，大菱鏡美得無法用語言形容，嗯，滿足了。



↑連綿起伏的大提頓群山，巍峨壯麗，氣派磅礴，適合拍照。



↑黃石彩泉淡黃焰橙繡妙文，深藍淺綠披輕紗，濃妝淡抹皆煥奇，遠望近察美絕倫。

黃石的湖濱西拇指溫泉區 West Thumb Geyser Basin 的日出和日落自有一份其他地方沒有的優雅恬靜之美，不管是日落還日出的雲霞顏色，都沒能搶去她靜雅不動聲色的美，只因依偎著浩渺清凌的大湖，加之溫泉煙霧仙氣，再燦爛艷麗的霞光都會變得溫柔和澹。水中的環形泉眼精緻完美，總有清泉在湖中暗湧，婉婉鼓調，霞光環掇時，宛若婚戒；岸邊的溫泉小潭是淡藍的總是飄著白煙輕霧，若隱若現，矜持含羞，宛若新娘待嫁，難道是湖向泉求婚？

在山腰上的泥潭泉眼名字聽上去不美，感覺昏昏濁濁的，可上山一看，黃石河迂迴繞轉，山坡上枯槁蒼松肆意聳臥，泉煙水霧橫伏斜升，猶如書畫中描寫的中國古戰場，狼煙四起，滿目蒼夷，甚是淒麗壯觀。泉水在泥中吞吐的聲音時悶時洪，時而悅耳，時而令人生憐，恨不得往那泉眼裡倒一點化痰止咳糖漿。

而盜泉盆地則以曠達鮮美，泉眼連成一片，五顏六色的泉流菌苔一目瞭然。遠而望之，若雕龍刻鳳，煙動無聲；近而察之，似玉理盜紋，水流動聽。

【鷓鴣天 黃石彩泉】

淡黃焰橙繡妙文
深藍淺綠披輕紗
濃妝淡抹皆煥奇
遠望近察美絕倫



↑寬泉盆地泉眼連成一片，五顏六色的泉流菌苔一目瞭然。

如天眼，似仙紋

轉眄流精攝人魂

疑是洛靈於黃石

覽者皆成陳王孫

（註解：陳王，即陳留王——曹植）

二、湖區木屋和海頓山谷

黃石大也，從Old Faithful回我們的湖區小木屋要五十分鐘車路。不過一路風景好極了，偶爾還會看見野生動物，我們又看到大灰熊、野狼、駝鹿，和麋鹿群。湖區的休息村，有最古老的黃石旅館、木屋，露營地等等。黃石大旅店大廳有畫展、鋼琴表演、沙發、酒吧，是休息的好地方，不過在這裡住的多數是富裕老人。小木屋客人的休息大廳和食堂是公園裡唯有Wi-Fi的地方，這裡寬敞舒適，很多沙發、搖搖椅、酒吧、禮品店等等，比較多年輕人。

尤其是Cafe，簡直就是大食堂，電子點餐，然後聽號取食，



↑黃石的大峽谷以一條頗有氣勢的瀑布為中心。

自己打飲料和配料。飲食廳的大玻璃牆，面對大湖和錦繡的岸坡，美極了。這裡的食物比麥當勞貴一點，質量也比麥當勞好，但確實就是快餐，夠了，景色環境加起來，真可謂物美價廉。美國ZP就這樣，故意不裝Wi-Fi，以示原味。其實，真要原樣，那就連電和暖氣也不要哦。不方便嘛。應與時俱進，來這裡的人除了少數打卡的，多是熱愛大自然的，會從日常的低頭族，蛻變成警覺的手機獵人。畢竟黃石不是美麗的窮山惡水，而是養心養眼養身養性的人間仙境。

我們的湖區小木屋就在湖邊幾步路，進門時，驚見小熊坐在床上，原來是毛巾疊的，肥皂也是小熊，可愛極了。不得不嘆曰：「葉公好龍。」

湖邊的日出和黃昏都很美。浩瀚的湖，錦繡般的湖岸坡，盛開著斑斕多彩的野花，高草地上總有犛牛埋頭苦嚼。日出時遇見駝鹿群，簡直美到窒息。這一夜，無眠，心魂被美攝去……

一大早就出門，來到著名的海頓山谷（Hayden Valley），可睡在山坡疊嶂中的雲霧還沒醒，把黃石畫得像吳冠中的油畫，有點光彩，有點色塊又點點線線，朦朦朧朧；遠山淡影，近枝蒼蒼；大河茫茫，雁漂鴨浮；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鎗，美輪美奐，令人不知西東。朝陽謙遜地臥在坡上時，裸林勇敢的站出來；日上樹梢後，雁群飛起。這就是靈動秀麗的Hayden Valley。

黃石的大峽谷以一條頗有氣勢的瀑布為中心，被瀑布流下的河流劃開的山澗峽谷頗為壯觀。紅顏絕壁，奇突尖翹；黑灰皺紋，書畫滄桑；黃石湖岸，奇松枯槁，臨危俯深；飛流直下，虹霽颯颯，水霧繚繞，有一種很「中國畫」的美。

【望江南・唐山水黃石景】

浩如海，飄邈穀紋平
試上綠草坡上望
一輪朝陽鹿嗷鳴
奇景喚游賓
雲霞飛，露嬌花盈盈
休說青綠在故國
唐宋山水黃石汀
墨畫繪山景

三、Mammoth Hot Springs 媽默思溫泉區

一大早就到Mammoth景區，車路五十分鐘。上次五月份來，去「媽默思」溫泉區的路被封了，沒看到。其實，她很美。乾掉的棉花岩山，慘白慘白的，淒麗悲催得很；有水小疊嶂又如黃玉一樣妍潤靈光，又像侏儒小梯田似的，層層疊疊，反光倒映，生機勃勃，還有長腿小鳥爭啄斑斕水菌。在弗羅里達的海岸邊，它們常常在沙灘上覓食，兩條細長的腿平移擺動的速度快到讓人驚嘆，這裡它就在，梯田明鏡，上輕跳翩舞，給這片「淒麗」的景地添點靈性。



↑似漢白玉，有如金水銀鏡般的媽默思溫泉區。

【水龍吟】

媽默思溫泉區Mammoth Hot Springs

是岩還是非岩，
皚皚如雪脆如冰；
鮮有眷顧，思量應是，無水不靈；
皆因兒女，乳泉流盡，忙碌營營；
任憑化鉛塵，無怨無悔，悠悠天地娘心。
似泉更似黃玉，披水簾，涓涓晶莹；
流連眷顧，仰觀吐耀，俯察紋盈
灼灼玄黃，若冥若明，思念凝凝；
細看來，非玉非泉，片片是思姆情。

四、駝羊谷Jama Valley和黃石大峽谷

東北部的駝羊谷Jama Valley是野生動物的天堂，也是獵手長槍大炮搜山探林的必去之地。我們是隨緣觀景，且行且樂。
不過哪兒離我們住的地方比較遠，大概要開一、五小時的車，經過幾個景點，羅斯福塔岩，草棚崖都是十分奇異的山形怪石。只是在黃石這樣的地方，便成了「路過之景」。
快到駝羊谷Jama Valley我們就看到「勤勞」的黑熊了，肥騰騰，圓膘膘，毛茸茸，黑亮亮的，正躊躇滿志地搜地鼠，找到洞穴後急拱力掬，那勁兒真是嚇人，還好是遠看。
不留意，一隻狼在車前閃梭而過。前眺，不遠山坡綠地，一家駝鹿正吃草玩耍，不知危險在即。趕緊大喊，嘿，你們這些不羊不鹿不駝的貪吃鬼，逃呀……人家才不怕，抬起頭來

看看，又埋頭嚼食，誰說只有人以食為天？乃天下萬萬生靈之本性也。在肯尼亞的馬賽大草原相機狩獵的時候，我看著一群羚羊竟然就在獵豹窩不遠乎安然嚼草時，曾喊話它們，跑呀！，可人家不聽呀。只好又心疼又氣惱地嘆道：「蠢」，危險就在身邊還吃吃！可知，人不也如此嗎！

歷經幾個山灣深壑。來到了開闊的柔坡草原，立刻就被滿山遍野吃草撒歡的犛牛群驚艷到了。車道在山坡中腰，之上的牛群要到河邊的闊草地，必須過車道。我們停車拍攝山上正要下山的牛群，不料惹怒了一隻豪壯的犛牛，人家拒拍，美食在前，誰當模特兒呀。只見它瞪圓牛眼，吐紫舌，狠刨後蹄，嗯嗯呀呀地向我們發出警告，嚇得攝影師兼司機連忙開車逃跑。嗯，萬一它真的衝下來拱車，我們的車必將被頂翻到山坡下，哎呀啊，那滿山谷的它的同伙呀……

這個地區的旅館是小木屋形式Roosevelt Lodge Cabins，在大馬廐邊，玩騎馬狩獵的人多夜宿此地。

【鷓鴣天・黃石・駝羊谷】

重巒氤氳日噴薄
柔坡連綿霧凝波
一山犛牛嗷嗷歡
滿河漂鵝悄悄樂
山花旁，草木邊
相機狩獵興致勃
黑熊掏鼠狼追鹿
伊甸樂園黃石壑



↑駝羊谷草叢出沒的狼。



↑駝羊谷是動物的天堂，有很多犛牛。

願黃石永遠美妙，願人不負江山歲月，願天下和平。

（我們看過第二天，老實泉不遠的黑鑽石泉眼大爆炸，那片盆地觀景點被關閉了。）

【二〇二四年七月】



李盈，畢業於中國廈門大學中文系漢語音韻專業。一九八三年赴美留學，後畢業於美國馬裡蘭大學計算機系。在美國公司做三十年的軟件開拓，以及□管理工作。業餘時間喜歡讀書，書法，和文學創作。散文和小說分別發表在美國的一些報刊雜誌上。著有長篇小說《何異飄飄》、《還起去》，另《遠看人》正在寫作中，三篇將組合為《飄飄三部曲》。短篇小說《媽媽病危》榮獲《北美洲文苑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名。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北美聖路易華人作協會員。

挪威漁村，美如童話世界

萍萍一圖·文

挪威位於北歐三國的最西邊，緊臨大西洋，以前是一個靠農漁業為生的貧窮國家，一九六九年在海外鑽得油井後，一躍而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挪威雖一夜致富，卻未大肆開發建設或猛蓋摩天大樓，而是在不破壞大自然條件下，有計劃地建設國家，讓人感受到這個國家超高水準的政府管理。

二〇一七年我們曾拜訪過挪威南部，對挪威的清新空氣，留下極佳印象。二〇一三年六月，我們與三對夫妻自駕兩輛車，再度深入探訪挪威北部的小漁村，由於南部已去過，此趟旅行就以中部和北部為主，主要專注兩個大區域：一為靠近挪威中部的大西洋公路（Atlantic Ocean Road）途經特隆赫姆城（Trondheim）、克里斯蒂安松漁港（Kristiansund）和奧勒松（Ålesund）漁港；另一為位於北極圈內的羅弗敦群島（Lofoten Island）。

挪威境內崇山峻嶺，沿大西洋海岸，峽灣處處，群島密集，風景如畫，尤其北邊幾座小漁村的城鎮，仍保持著古老漁村的容貌，美的如油畫般夢幻，讓人流連忘返。旅遊歸來至今，仍讓我念念不忘，文明世界竟有如此潔淨美麗的地方，太讓人羨慕了！

水天一色，彩色木屋搶鏡

我們乘飛機到挪威第三大城：特隆赫姆（Trondheim），該城是維京時期的首都，有些重要的古蹟，譬如，尼達洛斯主教堂（Nidarosdomen），是北歐最重要的朝聖教堂，也是自一四〇〇年後挪威國王的加冕教堂，是羅馬式建築（Romanesque）與哥德式（Gothic）混合的大教堂，恢宏壯觀。

特隆赫姆位於Nidelva河邊，該鎮最美麗的景色是沿著河旁的彩色古木屋建築區，稱為Bakklandet。七彩顏色的北歐特色木屋沿著河邊排列，靜如平鏡的河面反射彩色木屋倒影，水天一色，美麗如畫。六月份到北歐旅行的好處是，由於幾乎沒有黑夜，可以盡情遊至午夜，拍照不是問題。

然後，我們從特隆赫姆租車，沿著E39公路往西南海岸前進，路上車子可以直接開上渡輪漂洋過海灣。渡輪屬於E39公路



↑特隆赫姆城內的尼達洛斯主教堂，恢宏壯觀。

一部份，租車公司的車上已附有高速公路的付費掃描器，所以非常方便。

我們在克里斯蒂安松（Kristiansund）鎮停留，順便遊訪。克里斯蒂安松是由四個主島及其他零星小島組成，四島間有免費的小渡船聯結，跳上往來穿梭的小船即可以盡情探訪四座島嶼，賞盡海灣和漁港風情，趣味無窮。挪威以盛產剪魚（Clipfish）著名，剪魚是醃鹽後自然風乾的北海鱈魚，克里斯蒂安松就是挪威剪魚輸出口的大鎮。剪魚入菜最有名的菜餚是西班牙名菜，巴卡拉奧（Bacalao），是一種含有各類海鮮和魚肉的蕃茄濃湯，味道鮮美。



↑挪威有名的蓋朗厄爾峽灣，白雪皚皚蓋頂的青山，柔和綠水環繞峭壁。



↑特隆赫姆沿岸的七彩木屋，水天一色，美麗如畫。

鬼斧神工，公路橋樑刺激

大西洋公路是建在挪威西海岸幾座小島和岩礁上的海岸公路，島與島之間用橋樑、堤道和高架橋連接，總共有八座橋樑。該公路之所以有名，是由於土木建築配合周圍的自然環境，公路優雅地從一個小島蜿蜒到另一個小島，完全沒有人造建築突兀礙眼的感覺，反而是視覺極佳的享受，不得不佩服挪威土木工程師的睿智。

其中最著名的橋樑是斯托塞松德（Storseisundet）橋，從側面看，線條幽雅簡潔的橋樑輕輕跨在兩島之間，自然優美。然而從另一角度看，卻感覺橋面似乎直伸天際驟然而止，車輛彷彿衝入海中的刺激，給人極大的視覺衝擊。其實，這種公路建築在大都市中不乏存在，然而，沒有給人彷彿衝入大海的感受震撼。

鑽油技術建造海底隧道

我們最後到達奧勒松（Ålesund）漁港，一座可以爬到小山俯瞰整個漁港和附近海域的美麗城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從奧勒松漁港開車到位於Gudøy小島上的Ålnes燈塔參觀，需要穿過一條非常獨特的海底隧道：埃林索伊隧道（Ellingsøy Tunnel）。

由於海灣有一百四十米深，兩島間距離又短，公路的坡度規範為安全計不允許超過百分之八，海底隧道因此建成螺旋形，我們在隧道中一直旋轉三百六十度後才重見天日，非常刺激。

挪威工程師擅長深海鑽油的工程，工程師們利用深海鑽油的經驗蓋建海底隧道，讓人嘆為觀止。

上髮夾彎，賞七姐妹瀑布

奧勒松漁港是我們最遠到達的西南目的地，之後就往北繞回經Troll Path回到特隆赫姆。Troll Path經過挪威有名的蓋朗厄爾峽灣（Geirangerfjord），該峽灣著名的七姐妹瀑布，一般遊客都坐郵輪穿峽灣賞景，我們則開車在有名的髮夾彎山路上（Trollstigen）繞行，可以觀賞到路邊水勢澎湃洶湧的Sigfossen瀑布和Trollfossen瀑布。

挪威國內水資源充沛，國民使用的能源都只用水利發電或風力發電，鑽油井所獲完全外銷輸出，因此境內空氣特別清新。我們拜訪該處時，遇到近五十輛的高級骨董敞篷跑車，車上坐著一對對銀髮夫妻呼嘯而過，可見該髮夾彎山路多吸引富人開車體驗嘗試刺激。

羅弗敦群島（Lofoten Island）的自然景觀世界有名，此處景色的共通點是，陡峭的崇山峻嶺浮懸海面，背山面海的村落聚集於山腳下，只要爬上村落背後的高山，遠山近水一覽無遺，景色美麗如畫，因此遠來此地若不登山，絕對枉費一場。

我們拜訪了羅弗敦群島的幾處有名的美麗魚村：斯沃爾韋爾（Svolvær）、亨寧斯韋爾（Henningsvær）、努斯菲奧德（Nusfjord）、雷訥（Reine）、哈姆諾伊（Hamnøy）和奧鎮（Åa）等。



↑ 斯沃爾韋爾漁村美景，照片左上方兩塊緊靠的岩石形如羊角般，即為有名的羊角石。



↑ 蓋朗厄爾峽灣有名的髮夾彎山路，以及路旁水勢澎湃的瀑布。



↑ 隨意拍攝的哈姆諾伊島景色，猶如攝影大師之作



↑ 雷訥漁村風景之美猶如色彩鮮艷的油畫。

登羊角山俯看漁舟點點

斯沃爾韋爾（Svolvær）漁村最有名的景點是羊角山（Svolværgetta），兩塊巨石緊鄰突出山巔，狀如羊角，很多年輕登山者以爬上巨石，兩腳各跨一石拍照為榮。我們有自知之明，只登到羊角石腳下鋪設有石階處即止，俯瞰腳下斯沃爾韋爾漁村，漁舟點點，青山綠水環繞，情趣足矣。

另一亨寧斯韋爾（Henningsvær）漁村最有名的是 Festvaginnd 登山步道，高山脊上有一天然水池，許多年輕學子在池中嬉戲游泳，我們越過嬉水池，繼續往山崖邊走，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崖下是亨寧斯韋爾漁村突出於蔚藍海面，礁岩點點，弧橋跨海，美的讓每個人驚呼感嘆，太值得了。

努斯菲奧德（Nusfjord）鎮是另一漁村，為聯合國世界遺產（UNESCO），保留著維京時期漁民冬季捕魚避寒的古老紅色小木屋，如今內部經整理裝潢後，已成觀光客度假的旅館木屋。紅色小木屋點綴於北挪威青山綠水間，美麗猶如童話故事。

雷訥之美堪比桂林山水

雷訥（Reine）漁村風景之秀麗，媲美陽朔桂林的山水，一座座尖如窩窩頭的山峰倒影於平靜如鏡的海面，點綴著一幢幢紅色小木屋，萬綠叢中數點紅，簡直比色彩鮮艷的油畫還美，我們在各處不停

拍照照，流連忘返。雷訥附近有一著名的登山步道 Reinebringen，盡是陡峭的階梯，我們氣吁吁爬到山脊，放眼一望，個個目瞪口呆，峽灣美景盡收眼底，美的難以描述，辛苦登山絕對值得。

挪威雷訥（Reine）漁村附近的哈姆諾伊（Hamnøy）島，被許多網友稱之為「世界最美的地方」，美景照片隨手俯拾皆是，我在路旁隨意拍照幾張，竟發現猶如攝影大師之作，讓自己洋洋得意不已。

能夠覽盡羅弗敦群島

（Lofoten Island）的挪威漁

村美景，呼吸盡世界最清新的空氣後，不禁感嘆，夫復何求？



↑ 雷訥漁村附近小峽灣，美景令人目瞪口呆。



報副刊發表過六十餘篇文章，小說版發表數篇小說。由於她與夫婿愛好旅遊，也經常在世界日報旅遊周刊上刊登旅遊文章。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

走進童話

訪南義魅力小鎮

林良姿——圖·文

提

起義大利，通常大家想到的是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等知名的城市，然而我卻被南義普利亞地區的特殊風貌所吸引，決定展開一趟與眾不同的南義之旅。



↑ 屋頂有符號的Trulli。

普利亞（Puglia）的心臟——
巴里（Bari）

義大利的地形如同一隻長靴，普利亞地區正位於靴子的鞋跟處。這裡陽光明



↑ 我們在蘑菇村住的Trullo內部。

媚，海水湛藍清澈，濱海公路上不時可見美麗的白色村落。

從拿坡里（Naples）搭乘四小時的客運車，我們終於抵達義大利東南部的城市巴里。這是普利亞大區的首府，不僅是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亞德里亞海的重要運輸港口和交通樞紐。

然而相較於其他義大利知名城市的精美繁華，巴里只是個淳樸的邊陲海港小城。之所以來到這個偏遠的地方，是因為我們想去探訪附近兩個著名的小鎮：石窟民居山城馬泰拉（Matera）和被稱為蘑菇村的阿爾貝羅貝洛（Alberobello），回程順便欣賞如詩如畫的濱海風光，然後再從巴里港口搭船到克羅埃西亞（Croatia）旅行。

我們的旅館位於巴里火車站附近，街道上栽種許多棕櫚樹和椰子樹，海風吹來，洋溢著淳樸地熱帶風情，彷彿置身於

台灣的台東車站。穿過公園，市中心有條熱鬧的步行街，路旁餐館、商店、酒吧林立，歷史悠久且造型優雅的建築物點綴其間。街上人潮絡繹不絕，遊客們在露天咖啡座上享用美食和咖啡。

沿著這條街一直走，來到了巴里老城區。這裡有兩間古老的教堂：聖尼古拉教堂（Basilica Saint Nicolas）和巴里主教座堂（Bari Cathedral），皆為當地著名的古蹟建物。聖尼古拉主教是聖誕老人（Santa Clause）的原型，他一生行善，幫助許多窮人，深受世人尊崇，其陵寢就安置在這個教堂裡面，每年吸引了許多天主教徒前來朝聖紀念。巴里主教座堂，亦稱為聖撒比諾（Saint Sabinus）教堂，建築風格和聖尼古拉教堂類似，也是米色的建築物，教堂正面大門上面牆壁上有個圓形花窗，教堂外面是個廣場，散佈著咖啡館和小餐館，逛累了可在此歇腳休息。

古城內的房子多由淺色石塊砌成，保持著中古世紀的風貌，至今仍有居民住在其間。狹窄蜿蜒的街道、斑駁的牆壁和石頭地板，訴說著歲月的痕跡。穿過如迷宮般的古城，我們來到海邊的諾曼——斯瓦比亞城堡（Castello Normanno-Svevo）。



↑ 諾曼-斯瓦比亞城堡。

這座建於一三二年的城堡曾是當地的軍事要塞，經過多年的滄桑，至今依然巍峨矗立。我們於黃昏時分來到城堡，夕陽的光影投射在厚重結實的城牆上，氣勢恢宏，相當值得一看。

沿著綿延城堡的海濱大道（Lungomare di Bari）散步回旅館，沿途有許多黑色鐵柱的街燈，昏黃的燈光映著海面 and 街道，海風吹來波光粼粼，夜景璀璨迷人。我們原本只是將巴里當成過夜的轉乘點，沒想到這個城市卻超出了原先的期待，別有一番浪漫的風情。

嘆為觀止的石窟民居山城——馬泰拉（Matera）

隔天我們將大行李箱寄放在旅館，只攜帶背包，搭電車到位於機場的租車公司租了一部小型的自動排檔車子，行駛了大約兩小時，抵達石窟山城馬泰拉。

馬泰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山城，從舊石器時代就有人居住在這山裡的石窟洞穴（Sassi）內，這些石窟民居層層疊疊，佔地甚廣，超級壯觀。此地原是窮人居處，因石窟內部狹小潮濕，空氣不太流

通，人類和家禽家畜共處一室，生活環境惡劣，很容易蔓延傳染病。義大利政府曾勸導居民遷離，當地幾乎成為一片荒涼的廢墟，只剩一些窮人留了下來。由於其獨特的景觀，一九九三年，這裡的石窟民居與石頭教堂公園，被聯合國教科文文化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直到二〇〇四年，電影《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來此拍攝，馬泰拉特殊的風貌吸引了眾人的眼球，才開始聲名大噪，重現生機。近年來《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與《七情報員》（No Time to Die）相繼前往取景，更助長了該地的人氣，馬泰拉日漸成為一個著名的觀光景點。

雖然新興的市區內有現代化的旅館和商店，但既然來到此地，我還是想住在古城區的Sassi內體驗一下古早人的生活。這裡有許多美侖美奐的石窟旅館，但必需上下階梯才能抵達，若是扛著行李會非常勞累。安排行程時，我費了許多功夫，終於找到一家位於古城，離停車場不遠，價位適中，且不必爬許多階梯的石窟旅館入住。這間旅館經過重新裝潢，已不是往日陰暗潮濕的洞穴，每個房間的格局和設計

都不相同，從窗外就可看到大片山城石屋的壯闊風光。午休之後，我們便出來參觀。

山城的房舍多由米色、灰色、或淺土色的石頭築成，除了民宅，還有許多古老的教堂，一大片的石穴古蹟群瀾漫著異世的氛圍，彷彿來到了另一個時空，令人嘆為觀止。雖然許多石窟民居，如今已被改裝成為富有藝術氣息的餐廳、商店、民宿和豪華旅館，但仍有一些被廢棄的洞穴散佈在荒涼的山壁上。

山路高低起伏，階梯蜿蜒曲折。因網路收訊不良，GPS常常失去信號，地圖也仿如天書，根本看不懂自己身在何處，走著走著很容易迷路。我們在山城繞來繞去，眼望這些上千年的房屋和洞穴遺蹟，心中興起：「夕陽照晚風起，怎奈一眼望去黃沙遍地。昔日井水蒼芳草綠，奈何枯野千里人兒西去……」的感慨。然而轉念一想，如今風水輪流轉，曾經荒蕪傾頹的古城東山再起，榮光再現，前來朝聖的遊人如潮，我又有什麼好惆悵？

太陽西沉之後，夜幕低垂，為馬泰拉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家家戶戶燃亮了燈，猶如點點星火，將古城的夜色輝映得

更有魅力。我們去旅館老闆推薦的一家餐廳吃晚餐，侍者安排我們坐在戶外後，先端上一碟餐廳招待的切片麵包，上面抹著新鮮的杏桃醬。我們點了可以品嚐三種菜色的招牌開胃菜，包含炸茄子佐薯泥、

盛著奶油乳酪（Cream Cheese）餡的無花果、及上面灑著開心果碎屑，加上絞肉製成的義式蘿蔔糕（Radish Cake）。這幾道前菜擺盤精緻美麗，口感和味道也很特別，相當美味。主菜點了燉羊肉義大利寬麵、裹上麵包粉的炸羊排、以及一盤炒蘑菇（Sauteed Cadroncelli Mushrooms）。菜餚非常可口，我們吃得乾乾淨淨。吹著夜風，享受著美食，心滿意足，非常放鬆愜意。

童話般的小鎮——

阿爾貝羅貝洛（Alberobello）

第三天，我們在旅館享用了豐盛的早餐後，驅車七十分鐘，來到了夢幻般的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

這個美麗的小鎮，以二千三百多個保存良好的蘑菇形石頭房子而聞名。這些蘑菇屋叫做特魯洛（trullo，複數為trulli，



↑馬泰拉古老的石頭教堂。



↑馬泰拉山城石窟民居。

衛浴設備，無不散發著溫馨雅緻的氣息。後院還設有桌椅，夜晚坐在那裡品酒乘涼、仰望星空，真是賞心樂事。

漫步在巷弄之間，欣賞著路旁白牆灰頂的蘑菇屋，有些屋頂上還塗上獨特的符號圖騰。四週綠蔭蔓蔓，花朵迎風搖曳，美景目不暇接。當我們爬上一間房子的屋

頂，俯瞰整個村落，成片的尖頂蘑菇屋壯觀而迷人，這一刻，內心充滿了無比的愉悅，不禁感嘆世界上竟有如此夢幻的村落。

鎮上有許多販賣紀念品的小店，我精心挑選了四棟可愛的石頭小屋作為紀念品，並興奮地在群組中分享：「我今天買了四棟房子！」知名作家吳玲瑤女士還以為我買了真的房子，回道：「哇！一下子買四棟，大手筆！」事實上，我買的只是每棟五歐元的小房子，純粹搞笑而已。如今每當我看著擺在壁爐上的那幾間小屋，便會想起已經離世的玲瑤姐，願她在天上依舊幽默快樂。

我們在蘑菇村悠悠晃晃，待到隔天中午在一間米其林餐廳用餐之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沿著亞得里亞海岸線行駛，途經美麗的濱海城市。我們原本打算去莫諾波利（Monopoli）海邊遊覽，然而跟隨谷歌地



↑阿爾貝羅貝洛蘑菇村。

係用石灰將房屋外牆塗成白色，加上用深灰色扁平石板堆疊成圓椎型的屋頂，造型猶如蘑菇，充滿童趣，非常可愛，讓人看了雀躍不已，瞬間迸發少女心，彷彿墜入了童話的世界。

據說在中世紀時期，這些房屋的屋頂是可以拆卸的。當稅務官員前來時，居民會拆掉屋頂石塊，偽裝成房屋尚未完工、無人居住的模樣，以此逃避稅務審查。待官員離開後，再重新疊建屋頂。一九九六年，阿爾貝羅貝洛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座美麗的蘑菇村因此成為南義大利超人氣的觀光勝地。

為了深入體驗這個童話般的地方，我們不願匆匆來去，特別訂了一間 trullo 過夜。這間 trullo 內部裝潢相當漂亮，米色的石頭砌牆，舒適的床鋪傢俱，現代化的



圖的指引，卻誤入了無法回轉的古城區。狹窄的街道使得車身行進時幾乎擦撞到兩旁的建築物牆壁，讓人心驚膽顫。好不容易開了二十分鐘，才終於脫離了車陷古城的困境。由於當時正值週末，濱海城市遊人如織，停車十分困難，我們最終決定直接駛回巴里，在路上欣賞車窗外的碧海藍天，結束這趟心曠神怡的南義之旅。

【旅遊建議】

一、因當地公共交通不便，如果要遊覽多個城鎮，建議租車自駕或是參加旅行團。也可選擇住在巴里，從那裡出發到各景點進行一日遊。

二、南義氣候炎熱，太陽熾烈，要做好防曬措施，並準備防蚊蟲的藥品。

三、馬泰拉處處階梯，不宜帶大件行李入住。

【本文原載於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世界周刊旅遊專欄】



林良姿，台北市人，德州中西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諮詢碩士。目前定居於德州福和市，從事財務工作及房地產投資。喜好四處遊山玩水，品嚐美食。熱愛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等藝文項目，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曾任北德州文友社社長，常在世界日報、世界周刊、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頁發表文章，曾獲救國團大專創作歌謠金獅獎第一名，及多次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華文著述佳作獎。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秘書長。

地表最美國度

紐西蘭

王美一圖·文



英國出版公司《Rough Guides》（*附註）是相當權威的國際知名旅遊指南，該書二〇二三、二〇二四連續兩年的讀者評比，都把「地表最美國度」的殊榮頒給紐西蘭，闡明了造訪過紐西蘭的遊客對那裡的山川湖海風光是多麼欣賞與難忘。

先生與我是在二〇二四年十月下旬從澳洲墨爾本搭乘遊輪前往紐西蘭的，澳紐這兩個孤懸在南太平洋中的國家，常被相提並論，但乘坐郵輪需要在海上航行四天才能上岸，與世隔絕的地理位置，使得紐西蘭顯得夢幻和神秘。我們出發前並沒有讀過《Rough Guides》的評比，但知道紐西蘭是公認的世外桃源，她位於南半球，季節與北半球相反，九至十一月是春季，正值南半球春暖花開之際，這應該是走訪這個遙遠國度的最佳時機。

紐西蘭處於太平洋板塊與印澳板塊的

交界，這裡屬於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狹長的國土面積不大，卻因頻繁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形成冰川、湖泊、峽谷、高山等多樣地貌，紐西蘭主要分北島與南島，北島以火山地形為主，而南島則為冰河地形，也因此紐西蘭有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美譽。國內自然資源豐富，民眾生活品質高，是南半球的已開發國家。

郵輪靠岸紐西蘭，第一站是北島的奧克蘭（Auckland），我們一出碼頭，立刻雇了計程車帶我們一睹這個紐國第一大城的風采。奧克蘭過去曾是首都，這裡兼具火山與港口的多樣地形，結合自然美景與繁榮城市風光，當地註冊的船隻數量為世界之最，又被稱為「帆船之都」。

司機先把我們帶往著名的 Mission Bay，這裡面海都是價值不菲的高級住宅區，人們生活優逸悠閒；司機還帶我們居高臨下地遠眺對面高樓林立的市中心，眼

前太平洋面水波不興，無敵海景看不累我跟先生兩人四眼。紐西蘭以多風而聞名，風勢會使得同樣的低溫在紐西蘭比其他國家來得更冷，在春夏交替前仍屬乍暖還寒，尤其刺骨的海風從四面八方吹來，讓人忙著拉攏衣襟還是擋不住穿透厚外套縫隙的凜冽。沿途眼目所及，環境清新風景優美，我們禁不住對司機大讚他的國家富裕美麗，司機很妙，不疾不徐地說：「紐西蘭面積二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五百萬，相當於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十八人，要髒亂也髒亂不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一登上遊輪，就被告知紐西蘭硬性向每位旅客徵收「國際旅客保育及旅遊捐」（International Visitor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Levy, IVL），以保護紐西蘭的生態，相信造訪紐西蘭的旅客，都願為此盡一分力。

北島大城陶朗加（Tauranga）是紐西



↑11月是紐西蘭的春天百花盛開。（拍攝／王美）

蘭最大的木材、木漿出口港，也是觀光勝地，多數遊客慕名而來造訪 Waitapu Thermal Wonderland 地熱公園，見證大自然的奇觀仙境，因受火山地熱影響，熱泉裡五彩繽紛的水總在隱隱沸騰，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硫磺味，我們小心翼翼地穿過其間棧道，彷彿是踏著地底的心跳與脈搏，內心緊張又很刺激，就像在神秘星球上、又像在宇宙另一空間探險，令人難忘！

地熱公園裡最大的熱泉稱作香檳池（Champagne Pool），直徑六十五公尺，深達六十二公尺，表面溫度攝氏七十四度，由二氧化碳產生的氣泡在水中造成類似香檳的效果。據園方說七百年前熱液噴發時，地表深處的礦物質包括金、銀、汞、硫、砷、鉍和銻等也跟著溢出，沉積物經過陽光折射呈現出各種色彩，令人驚嘆！由於陽光、水位和風向時時在變，這個區域的景觀從來不會有兩天相同。礦物質流經谷地的沉積物形成層出不窮的圖形，有黃、綠、橙、棕等色彩，有藝術家的調色盤之稱，美不勝收！

園區處處都立著警告牌，勸導遊客如果聽到警報響超過三十秒，就要立即撤離

地熱公園，使我們在欣賞讚嘆造物者神奇的當兒，還是不免有些提心吊膽，生怕警報什麼時候就響起來。

遊輪航行到北島南端，身為紐西蘭首都的威靈頓（Wellington）本是必遊之地，奈何當天風浪大到郵輪無法靠岸，被迫改道南島登陸，轉往基督城（Christchurch）。基督城曾在二〇一一年經歷嚴重地震，現已經蛻變成充滿文藝氣息的文化聚集地，相當具備吸引遊客的特色。

雖然紐西蘭南、北島各有獨特景緻，但南島美好的湖光山色，純淨而自然，那種遺世而獨立的風情像仙境一般，更是迷人，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南島南部的運輸樞紐都尼登（Dunedin），這裡地勢起伏，美景天成，我們讚嘆著不時跳下車，駐足路邊片刻就為欣賞大自然的美妙，尤其一望無際的綠色山麓及絕美的鄉村景緻，不見人跡，只有成群的牛羊，此刻我真願做一隻小羊，懶洋洋地躺在其中，盡享這與世無爭的安祥與寧靜，感覺這裡比世界最南城市阿根廷的烏希懷亞更美，無怪乎人稱這裡是南太平洋的淨土，世界的盡頭！

面對此景，我不禁想起曹植一首五言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這詩首聯描繪出秀麗江南有如一幅佳人圖，展現靜止、純美的形象。雖然詩人以佳人自喻，寓寄了懷才不遇的苦悶，佳人美麗的容顏不能持久，但是紐西蘭南島秀麗如畫的自然景觀，無污染的綠色環境，在紐西蘭嚴格執行生態保育下，應可長存。

紐西蘭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降水充沛，有適宜放牧的環境，天然牧場佔國土面積百分之五十左右，有一千萬頭牛、二千七百萬隻羊，羊是人口的五倍多，因此有人戲稱紐西蘭的土地適合羊而不是人。紐西蘭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出口國之一，還大量生產和出口牛肉、乳製品等畜牧產品，畜牧業非常發達。

紐西蘭南島西南部的「峽灣國家公園」（Fiordland National Park），面積一萬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為紐西蘭最大的國家公園，氣候濕潤，公園內三分之二的地區都覆蓋著原始的山毛櫸和羅漢松森林。南島沿海有眾多峽灣，郵輪特地沿著峽灣緩慢巡航，讓大家能近距離欣賞那雄



↑地熱公園中「藝術家的調色盤」。（拍攝／王美）



↑地熱公園香檳池。（拍攝／王美）



↑紐西蘭南島安祥靜謐，遺世而獨立。（拍攝／王美）

奇壯麗、無與倫比的景觀。沒想到龐大郵輪一優雅轉身，出現眼前的竟是完全不同的、沒有沾染人間煙火的瑰麗山水，遊客們讚嘆的「啊……」聲此起彼落。我們還欣賞了著名的Mararoa Waimea Ward、Thompson 峽灣及Milford 峽灣，不但景緻優美的不可言語，尤其水天一色寧靜懾人，我們摒住呼吸，把美景盡收眼底！從火山地熱到冰河峽灣，很多不似人間的奇景，吸引《魔戒》等電影紛紛來紐西蘭取景拍攝。



↑奧克蘭退休村。（提供／林爽）



↑紐西蘭南島峽灣美景不似在人間。（拍攝／王美）

國民友善，已經決定在此養老了！」

這位朋友不久前搬進一棟相當不錯的退休村，凡是七十歲以上的紐西蘭居民，一房一廳的退休房需五十五萬紐元，兩房一廳的需六十六萬到七十三萬紐元，兩房一廳加一個陽台共八十平方米大，入住三年以上搬走可退回百分之七十房價。每月



↑在退休村養老的快樂長者。（提供／林爽）

紐西蘭是有名的世外桃源，當地人也友善，吸引不少華人移民紐國，其中很多來自香港，尤其當時香港有「九七大限」問題都想離港；也有台灣男孩因兵役問題怕滿十五歲就不能出國而提早申請移民，只是紐西蘭的經濟一直以農牧為主，年輕人大學畢業找工作不容易，只好再去澳洲深造，加上許多物品都要靠進口，生活物價不便宜。

對退休人士而言紐西蘭則是很好的養老環境，我有一位住在奧克蘭超過三十年的朋友認為「紐西蘭很不錯，政府愛民、

繳八百紐元，雜費水費全包，電費另計，伙食自理。退休村每週有不同活動，還有兩次小巴接送住客到商場購物，朋友對這個養老環境非常滿意。

註：Rough Guides Ltd 成立於一九八二年，是一家英國出版商，出版印刷版和數位版指南書、常用語手冊和勵

志旅遊參考書，也是個人化旅行的提供者。Rough Guides 提供涵蓋八十多個目的地的個人化旅遊服務，以及涵蓋一百八十個目的地的二百種旅遊指南，是一個多元化的旅遊平台，自成立以來，全球銷售了一億本旅遊指南。



及永久會員。

王美，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資深新聞人，歷任華視記者、主播、新聞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國際新聞主任、華視美洲新聞中心主任暨駐美特派員。曾獲電視金鐘獎、全國社教有功人員獎。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南加州台大校友會會長、二〇一四年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會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第十七屆及第十八屆會長，現為監事

巴黎遊隨想

「巴黎燒了嗎？」這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那天，希特勒在地堡裡向他的總參謀長

氣急敗壞發出的大聲咆哮。希特勒曾親自下達炸毀巴黎，讓巴黎化為「一片廢墟」的命令，並一直在催問當時在巴黎的德軍

最高統帥馮·肖爾鐵茨將軍。肖爾鐵茨將軍萬般不忍眼前這座建築迷人、歷史悠久、文物浩瀚、藝術燦爛輝煌的城市化為廢墟。

程莉萍一文



↑巴黎的地標——巴黎鐵塔。

當年，在德國軍官暗殺希特勒事件發生後，希特勒頒佈了《連坐法》，規定：「如果德國軍官瀆職，其家人必須承擔責任。」這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把家人作為人質，逼迫德國軍人盲目效忠納粹德國。肖爾鐵茨將軍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拖延，沒有執行希特勒的命令，才讓巴黎這座優美絕倫的城市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當時，巴黎聖母院、榮軍院、歌劇院、羅浮宮、凱旋門，還有眾多教堂、建築、橋樑，已經埋好了上千噸炸藥，只要一聲令下，絕對無一倖免，巴黎的橋樑、建築、油畫、雕像、壁畫，一切的一切，都將化為齏粉。千鈞一髮之際，馮·肖爾鐵茨將軍找到當時的中立國瑞典駐德國總領事諾德林，讓他向盟軍

傳遞緊急消息——立即進攻巴黎，才讓盟

軍得以在德軍援軍到達之前，急速抵達，解放了巴黎，避免了死亡和破壞極大的巷戰以及毀滅巴黎的爆炸。肖爾鐵茨將軍不是叛國者，而是愛國者。兩周前，他受到希特勒接見，被元首親自任命為巴黎城防司令。但從他那天親眼見到希特勒起，就從內心深處認為「他盲目效忠的人已經瘋了，對德國來說，已經不再會有奇跡出現，德國的希望已經破滅」。不積極執行軍令，馮·肖爾鐵茨將軍這樣做，有違軍人天職，為此，他與自己的良心和靈魂進行了艱難而深刻的對話，他認為在當前的情形下，炸毀巴黎已經沒有軍事上的必要，已經挽救不了德國，只不過是希特勒個人最後的瘋狂，他相信自己的選擇對德國對法國對自己的良心都是正確的。

歷史證明，肖爾鐵茨將軍是對的，巴黎、法國、全世界都應該對他心存感激，因為他，巴黎這座人類藝術寶庫才會在滿目瘡痍、遍地廢墟的歐洲得以留存。人類歷史上有很多至暗時刻，二戰就是其中之一。納粹德國的罪行罄竹難書，但總還是有一些人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思想，沒有泯滅人性，今天美麗的巴黎就是殘酷戰爭中

人性尚存的見證。

二〇二四年奧運期間，我終於去了嚮往已久的巴黎。整齊劃一的米白色石頭建築和筆直的街道，極富秩序和層次，置身其中，猶如行走在一個巨大的城堡中。在波光粼粼的塞納河上乘船，在微風習習的河邊漫遊，兩岸建築鱗次櫛比，壯觀非凡。塞納河本身沒有什麼特別，但由於出現在無數小說電影電視新聞中，出現在無數重大歷史事件中，註定它不是一條普通的河流。漫步河堤，有一種久違的感覺，一種我終於見到你的奇妙感覺。美麗的都市建築，羅浮宮、歌劇院、凱旋門……博物館裡那些傳說已久的雕像油畫，蒙娜麗莎、愛神維納斯、勝利女神、思想者……總算落到了實物上，心滿意足。

巴黎引以為豪的，有歷史、建築、文化、藝術、文物、美食、時尚、創新等等，一座無與倫比的城市！但也有讓人詬病的流浪人口、街道清潔衛生、偷摸搶騙等問題。不過這次看來，街道和塞納河都

挺乾淨，流浪漢有但很少，也沒有遇到傳說中猖狂的小偷，估計這些都跟開奧運會有關吧，街頭有很多員警巡邏。

這次巴黎十日自由行，面對應接不暇的城市古跡、種類繁多的博物館，也還只能說是走馬觀花。行前做足了功課，花了很多時間精力，看網上吃住行攻略，制定出詳細的遊覽計畫，加上女兒女婿場外指導，這次旅遊一切順利，得心應手，超額完成預定目標，玩得非常開心。本人喜歡自由行，隨意自在，雖然吃住行一切都得自己搞定，不輕鬆，但也因此對旅遊地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瞭解，很有收穫，值！

繼續自由行，下一站——瑞士，Let's go!



程莉萍 (Liping Cheng)，女，理科生，曾任教於大學理工科。喜歡文學。當年考大學時，由於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種風氣的影響，選擇了理工科，但一直沒有放下對文學的興趣，喜歡看書，有時也寫一些東西，僅僅為寫而寫，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會員。

厚薄坑

聖

誕節將近，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的洛克斐勒廣場上，早早立起七十多呎高聖誕樹，數萬顆小燈旋繞著紅色金色的彩球裝飾得富貴炫目。來自東方的我，初來乍到的我，張口仰望著那代表西方富貴高樹的璀璨華麗。

洛克斐勒廣場邊，聚光輪轉在巨型金色雕像上，反射成黃色如陽光，讓下面的溜冰場更聚亮如晝，對比場外，光圈之外只剩暗黑，彷彿世界的美好都聚焦，凝縮在這個光圈裡了。

溜冰場裡，一雙雙冰刀，隨著音樂在冰上劃出俐落的花痕，滑行的風，帶起金色雕像頭上的雪花，飛揚在光束裡，又落在場中央。溜冰人三三兩兩，或手牽手、或獨舞，都繞著圈滑行，唯獨中間的圓心，留給一位仙女，背對著我，一個包子頭，纖細挺立長頸，白色芭蕾舞衣、粉紅紗裙、緊身襪，白色冰鞋的尖刀一前一後踮腳擺著芭蕾舞步，她立定不動，只有雙手及上半身隨音樂揮轉出漂亮的舞姿。當她一個側身轉臉過來，啊！原來是個美麗妝容的銀髮熟女。我在小島所見過的女人，沒有一個到她的年紀還能保持如此的優雅活力。

俯瞰溜冰場裡歡樂的太平盛世，我不禁讚嘆羨慕。在車輛廢氣污染下，在連日風雪中，金色雕像還能面目清晰全身光亮，得要多少財力人力運作？紐約，真是天堂！

這是一九八一年的美國，上天厚愛的國家，全世界人眼中的天堂。

「來，轉過身來。」阿晨拿著柯達拋棄式相機，幫我和先生照相留念。

直到多年後，我每每翻看這張照片，鏡頭前裹著紅色雪衣的我，臃腫如球，眼睛鼻子模糊一片，身後遠處的金色雕像本應是背景，卻閃亮搶眼成主角。而我們，來自小國的我們，沒有自信的我們，怎麼看都如此渺小。

阿晨是我先生讀研究所時同宿舍的室友，都是話少沒啥怪脾性的人，個性挺合拍。

印象中的阿晨，中等個子，丟到人群中就消失的那種。平常好像也沒聽過什麼褒或貶的話語。但是他比先生的人緣更好，就是吃火鍋時沙茶醬快沒了我忘了買他卻已經帶一罐新的來了那種貼心，而且是對所有人都一樣的好脾性。

那年開學時，阿晨揪了先生幫小玲搬東西到我宿舍。後來不知是不是兩人有預謀的商量好，先生追我，阿晨追小玲，其他同學爲了幫襯他倆的企圖，常常一起約在我們的住處吃火鍋喝酒聊天，我們才熟起來。聚餐時常常會聽到他們調侃傳

奇人物阿狗的糗事，卻從沒來見過阿狗來我們這裡。

後來，我和先生成了對，阿晨小玲卻分了。

再後來，聽說阿晨出國了。

那時候，小島像艘小小的船，還是布帆檻樓蓬漏窗破的那種。船上擠了太多被戰事塞上來的人，總感覺船隨時會沉，逃難還要繼續似的。平常人忙著過溫飽日子；有點想法的、常聽外部訊息的人便容易憂心忡忡，擔心這海洋太大船太小，經不起風雨飄搖；別國若一交手便海波盪晃，小船隨時要滅頂。高瞻遠矚的人互相勸著，找塊穩妥土地好上岸，出國留學便是最直觀的途徑。申請留學在年輕學子中蔚爲必要風潮。北部同學都在籌謀考托福、找學校。

南部小孩的我和先生，似乎，也心動了一下下。

對出國留學，我搖頭，說是因爲父親捨不得每天回家看不到我，其實是我讀書考試讀到怕，本也不是作學問的料，留學所爲何來？再說了，讀到大學畢業還沒賺到一分錢，出國還要繼續花家裡錢，太對不起父母了。到很後來才理解，潛意識裡，我根本捨不得家裡的舒適圈，打心底就想過離開老家。

對出國留學，先生也搖頭，他家裡根本供不起。一個隨軍來台的小士官，以一份微薄薪水養一家八口，套句我公公常常說的話，「你們每天能吃飽就不錯了，學什麼才藝？」先生和幾個兄弟姐妹從小學起，每個寒暑假日都去工廠切蕎頭糊紙盒、在家織毛衣賺錢貼補家用。先生高中拿到縣長獎，獎金五百元馬上拿給家裡買了一個衣櫃。第一年考上私立大學，他放棄而重考到公立大學才能讀得起。大學及研究所的學費都是他放假時去拆剝舊電纜晚上當家教掙來的。連公立大學的費用都要辛苦湊搭，留學費用更是不可想的天文數字。

沒錢的人，哪有跟隨風潮的權利。

阿晨應該是沒錢的，居然也出國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底，先生應聘美國公司新工作，送他來紐約上州史坎鎮受訓一年，我逮到機會跟著出國當劉姥姥來看花花世界。到了史坎鎮安頓下來後，先生寫了明信片給在紐澤西的阿晨。阿晨一收到信，電話馬上打過來，親切溫暖一如十年前在學校一樣，兩人叨叨絮絮講了好久，完全忽略了昂貴的長途電話費。

阿晨說，「長途電話不好講太久。你們來紐約，我們聊個痛快！我現在離紐約只有一水之遙，地鐵可直通。這可是紐

約耶！大蘋果！世界之最！人一生至少要來玩一次。你們只要搭灰狗巴士過來，一切有我。」

我們來美國才三個月，一來就住到紐約上州城郊小鎮，看到了美國的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相比台灣的所得與日用住行，美國已是天堂。等來到洛克斐勒廣場，才知道天堂也分三六九等。

時代廣場的灰狗站裡人潮雜沓。阿晨和先生見面，大力擁抱拍背，激動中阿晨眼泛水光。跟在阿晨旁邊的，還有久聞其名、未曾見過的老狗。

老狗本姓葛，只因初中時班上老師點名發音走調，老葛成了台灣同學中的老狗，他也無所謂、從不糾正。

老狗和阿晨在一個眷村裡一起穿開檔褲長大的，一路念到研究所都在一起，髮小兼閨蜜似的，可是我在學校居然都沒碰過他。雖沒見過面，卻聽過很多他的故事。怎麼說呢？老狗雖然是理工主修，在學校的藝文社團裡卻赫赫有名，據說他歷史知識媲美柏楊，口才便捷快損堪比李敖，非校花系花班花不追卻屢屢失利，傳奇好笑的事蹟常在宿舍裡流傳。這次看到他與我平直對視的眼睛，一頭又硬又亂的雜髮，怒冠沖天後還只比我還高一點，才恍然他追女友失敗的原因之一，想來他的才氣縱橫都補在腦袋裡而沒補到身高上了。

四十二街人流熱鬧，我們穿梭其中，看不到老狗在哪？但他的聲音卻能穿透周圍吵雜灌入我們耳膜。老狗口若懸河滔滔當起導遊介紹起紐約和時代廣場。難怪先生曾說，「只要老狗在，別人都可以省點力氣說話。」

先生問阿晨，「你不是在國科院工作，怎麼會出來留學？不是說家裡沒錢嗎？」先生知道阿晨父親是陸軍小士官，家裡狀況不甚了了。

阿晨還沒回答，老狗忽然從前面跳回來，把我嚇一跳。

老狗很自動的接過嘴，「去它的國科院！誰要拿他們的錢……」

阿晨的臉一沉，盯向老狗又馬上避開，眼神滑過的瞬間，我捕捉到一絲陌生的陰沉，是我眼花？這是我從未見過的阿晨。

老狗聲音頓住，垂下眼，話題硬生生轉個彎，「X！美國是天堂，可只是他媽的有錢人的天堂。在美國要發財，一是房地產二是股票！我他媽的就是沒錢，這個曼哈頓地價貴到不行的，買不起，買到了也不容易賺大錢。他媽的如果我有錢，一定要投資這個他媽的《厚薄坑》Hoboken。」

避開阿晨愈來愈黑的臉色，老狗跳回到導遊角色，可也管不住那張臭嘴。老狗張口離不開的三字經，想來是他追不到

女孩的另一個理由。

「想當年，荷蘭西印度公司有位他媽的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的總管，乘船嘆嘆來到紐約的河口，哈德遜河的名字就由此而來。這些老荷從印地安人手中用槍桿子劃下一個小島作為海運據點，小島後來繼續沖積跟岸邊連成一片，取名叫新阿姆斯特丹區。五十年後換了他奶奶的另一票英國人來，擴大佔領印地安人的土地，以英國地名Jersey命名，就是現在的新澤西（New Jersey）。」

「你看這他媽的有意思吧，殖民地的掠奪者總愛把人家的名字抹去，改為自己的名字。X！我們台灣不是？什麼武昌街衡陽路，多好笑！明明是撤退逃難來了，卻好像征服者一般……」老狗眼角瞄著阿晨沉臉垂嘴，馬上又把話題拉回來。

「我為什麼看好厚薄坑呢？因為它與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村隔河相望，PATH地鐵由中城一站就到。別看這裡小不拉唧只有一哩見方的，但有水有景，前途無量啊。」

老狗講得眼睛發亮，彷彿哈德遜河水的波光艷瀲。

「早在一七八四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一年後，約翰·史帝芬中校，來到這裡，愛上面對哈德遜河的四季與遠眺曼哈頓的風光，花了時價九萬美元買下這個一·二五平方哩的小鎮。小鎮那時候沒有正式名字，直到一八四九年建市，依當時印地安族的發音，才正式定名為HOBOKEN。」

「X！我說啊，這個史帝芬真屌！他買下這塊地，開始劃方格街道圖、規劃了碼頭、河邊度假區，又為了吸引紐約客過來度假，他於一八一一年十月十一日，首度引進世界第一艘商用蒸汽船（steam ferry）當渡輪，來回行駛於曼哈頓。這年頭，凡事都要有遠見、搶頭香才能賺大錢。」

「史帝芬的市政規劃裡還留了工廠區。找來麥斯威爾咖啡、立頓茶廠、Hostess 杯子蛋糕、Wonder 麵包全美知名的品牌在此設廠，光是市政稅收就收得飽飽的。這老小子真他媽的有生意頭腦。」

老狗果真記憶力了得口才了得，這段歷史說得口沫橫飛不打頓號。

「其實我們這些台灣學生，最他媽的該感謝的是史帝芬的兒子愛德文·史帝芬，他承接美國軍方鑄鐵船艦的工程，培養了大量的工程人員，這也奠定了後來史帝芬理工學院的基礎。小史帝芬於一八六八年逝世，留下一筆錢指定要創辦一間以機械工程為主的學校。一八七〇年史帝芬理工正式成立，為當時全美四大學院之一、也是唯一以機械工程為主的學院。現任的教務主任對我們台灣來的學生非常欣賞，當然啦，我們這些台灣同學天天不書底子好又不爭不鬧，不搞什

麼運動，所以他們廣發LSO（入學許可）和獎助學金給台灣理工科學生，我們工學院的同學尤其受青睞。」

我想像著當時厚薄坑的街況，有廠商投資工作機會多，市況自然好，應該跟曼哈頓一樣是天堂。

冷冽空氣中，好像只有我怕冷，口中哈著熱氣搓著雙手，先生和阿晨一左一右護我擋風。我們聽著老狗蓋天蓋地，一路走到洛克斐勒廣場。我看燈、看人、看櫥窗、看溜冰刀的風帶起雪花撲在風中，多美好的繁華啊！

阿晨一路忙著找各種好角度幫我們照相，留下永恆的刹那。離開洛克斐勒廣場，我們又往南走回四十二街附近，到一家據說是很有名的餐廳，吃了一頓牛排大餐。在阿晨的鼓勵下，我還點了一客蘋果派加一球冰淇淋。結帳時先生要幫忙分攤，但是阿晨堅持他一人請客。老狗嘴角微撇盯著我看，眼神的不快如劍光。而不懂事的我坐著不動，理所當然的讓阿晨付錢。後來，我才知道，那一餐，吃掉一般留學生幾個月的伙食費。

再後來，我也成了小紐約通，才知道四十二街的餐廳專宰觀光客肥羊，又貴又不好吃，一般留學生絕對不會去那裡用餐。但是阿晨，總把最好的給朋友。

夜深了，我們搭地鐵PATH線由曼哈頓回到厚薄坑。由車站出來，天上飄起雪花，我們左彎右拐、路漸偏、燈越暗、身越冷，終於來到一條不太寬的路上，兩邊連棟紅磚樓屋子。夜黑天冷，我們縮著頭，趕著跟阿晨進入屋子，也沒看清四周滿地垃圾門窗殘破的街況。

阿晨領路，走樓梯上三樓。房間門開處先是廚房、水槽、四眼爐頭、笨重的老式冰箱白色的烤漆已變成泛黃褐色、一張餐桌、數張椅子。再往內靠牆，是一張看起來頗有年頭的雙層寬鐵床，老狗和阿晨分別睡上下，浴室廁所在外面是共用的。

阿晨指著舖著薄墊子的下舖說，「你們一早就起床趕車，一定累壞了，房間留給你們。就睡我的床，將就一晚。」我看到上舖堆著衣物，應該是老狗的床位。阿晨把他也趕走好把整個房間讓我們。

好在鐵床夠寬，我和先生擠在一起睡。到下半夜，我只覺得後背腳底越來越冷，全身不停發抖，先生也被凍醒，兩人把所有衣服都穿身上，雪絨衣帽圍巾都拉上，兩人相擁，這樣還是沒辦法暖和。整個房間像冰窖，到後來實在睡不著了，就坐起來搓動手腳取暖。

廚房水槽上有盞小壁燈，昏黃的光照不到三吋遠。我看著水槽邊、牆壁上、插頭孔板裡，似乎有什麼細微動線在遊走，壁燈太暗看不清。先生把鐵床上夾的一個燈泡擰亮。乖乖！我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多不同種類的蟑螂在一起開運動會，體型大而發亮會飛的像台灣的品種、中型的我沒見過的、還有小的跟紅頭螞蟥差不多大小的，不知有多少品種。燈一亮，蟑螂們的運動會被迫結束，像是賭場裡被警察衝進來臨檢的賭客們匆匆忙忙四處逃躲一樣，一群觸鬚匆匆忙忙四處逃躲回

排水管、壁櫃縫、插座板蓋縫，它們不慌不亂、各有出路，我怎麼覺得它們比那些賭徒還更氣定神閒似的不怕人。

還好，我不怕蟑螂，我只怕老鼠。也還好，整個晚上，那些老鼠們（我相信一定有的）都沒讓我看見，彼此尊重相安無事。整棟樓也躲過了我的尖叫聲。

如果說，我在紐約上州看到的是美國人安逸的中產生活，如果說，洛克斐勒廣場像是天上人間。那麼厚薄坑裡，我們台灣來的同學們，住得像貧民窟、過的什麼樣的日子，怎麼比在台灣還不堪？

我和先生失去睡意，孤坐到天亮。

早上七點不到，阿晨由外面提著超市食物回來，羽絨衣上沾滿融雪的濕氣。一臉倦容，似乎一夜沒睡好？

阿晨一邊開火煎培根煙肉、炒蛋、烤吐司，一邊跟我們道歉，「那個小氣房東，昨晚又把暖氣關掉了，好省重油錢。你們沒凍壞吧？真不好意思。」

門口陸陸續續響起敲門聲，不停有其他台灣來的學長學弟，進進出出找阿晨報告事情，宿舍有問題的、申請獎學金的、轉系的、剛來要接機的、居然還有臺灣老婆不能適應生活要鬧離婚的、我聽了都頭大，而阿晨儼然同學會的老大，很耐心地一一回答、分工、解決，看來這都是他的日常。

我看著他充滿血絲眼睛、烏青眼泡，滿心歉意的想，他爲了我們，一夜沒睡好，怎麼還有餘力處理這麼多雜務？

阿晨跟我們解釋道，「我最近在收集資料，準備寫信要告房東。我已經讀過法規，我要告他沒有保持最基本可適合健康居住的環境給租客。暖氣、熱水都供應不足，這是違法的。因為整排樓都這麼差，導致附近治安也差，更是惡性循環。」「這區屋子因為有房租管控，房東沒法漲租，也不能趕人。所以他就擺爛，希望我們自己搬走。他好調價租給別人。」

我才瞭解，曾幾何時，厚薄坑一九二〇至五〇年代輝煌的時光早已不再。八〇年代的美國流行城郊獨立有院子的房子。厚薄坑市地太小建商看不上，都往郊外找面積大的空地，開發成大片住宅。再後來隨著工廠陸續遷離，人口也搬走，市況街道漸漸殘破。厚薄坑，像個人老珠黃的棄婦，被紐約房地產商一腳踢開了。厚薄坑，從一個人人想住的地方，變成人人棄之如弊履的破落戶，「A Place to Live to A Place to Leave」。

原來，在西方，地氣風水也會輪轉，厚薄坑的氣運，曾厚過、又轉薄。

阿晨越講越激動，手鏟揮舞、口沫橫飛，忽然停下來不說了，眼神呆滯，似乎想到什麼事。我等了一會兒，開口提醒，「培根肉快翻一下，要焦掉了。要不我來煎吧？」

他打個激靈又開始呼吸，揮揮手不讓我動。我便去整理餐桌。

老狗也回來了，他靠近阿晨身邊，低聲問道，「你去哪裡了？我等了一晚。」語氣裡竟有一絲哀怨，像個等不到老公的少婦。我背上忽然升起一絲冷意。

老狗背後有眼睛似的轉過來看我。大白天的，他眼中的不友善更強烈，是只針對我？還是對所有女人的輕視恨意？他手插口袋斜眼看我。我假裝看不見，自顧擦桌子放盤子。只是那把筷子，我翻來覆找不到兩支式樣長短一樣的可以配成雙，著實傷腦筋。

老狗終於忍不住了，語氣衝的很，「挑什麼挑，隨便抓兩支，有得用就好，這些都是以前畢業的同學留下來的。X！妳們這些千金大小姐真難伺候，還以為是在台灣嗎？」

「我們？哪些大小姐們？」我猛抬頭，問道。

「就小玲和妳，妳們啊！」老狗悻悻地說。

抽油煙機聲音轟轟轟，阿晨大概沒聽到阿狗的話吧？

我是客人，我忍著不回嘴。

先生把桌子由靠牆邊移出來，桌腳在破裂的地板上拖得嘩啦啦響，蓋住空氣中隨時可以點爆的氛圍。我把那些顏色式樣雜陳不知從哪裡撿來的椅子由桌子邊拉開，每張餐椅看起來都很有歷史。有一張椅子的籐面已經破到像馬桶孔，真不能坐了。老狗從牆邊拿了塊木板放上面，手一擺，用挑釁的眼神看著我，看妳怎麼坐？

先生搖一搖那張椅子，四腳木質看來還沒疏鬆，應該撐得住。就問老狗要工具箱拿螺絲起子，把搖動的四腳螺絲先上緊，再把木板四角鑽個洞鎖在馬桶孔的框架上。另外幾張椅子也都上緊螺絲，整修一下，這樣他們應該可以再用一陣子。

這時的我，如同脫竅靈魂一樣，看著煎蛋的阿晨、鎖螺絲的先生、撇嘴清理滿溢垃圾袋的老狗，還有藏在牆縫露出觸鬚的蟑螂。原來，沒有訪客的日子，這些好朋友們，每天忙功課、做實驗、當助教、跟指導教授作研究專題，準備博士論文資格考試。除了和自己的英文奮鬥、還要跟英文好很多的印度學生競爭下學期的獎學金及博士資格名額。

在活命面前，什麼桌子、椅子、筷子、面子，都是不需要的棄子。

在這樣的生活條件匱乏，課業的競爭、財務的壓力下，阿晨還可以爲了台灣同學，撥空跟惡房東打官司？爲了招待我們，還把他的伙食費全都拿來請客？接下來他要如何縮衣節食的過日子？我沒法想像不敢問，慚愧不已卻沒法還他錢，知道只會更傷他自尊。

早餐上桌後，居然又來了一個熟面孔，先生同系晚兩屆的學弟大威帶新婚的老婆小蓉上週才來史蒂芬學院報到，因著調時差起晚了。聽到我們來了，趕著過來。

阿晨又煮了一壺咖啡，大家聊著近況。

我說，「既然來了，我想讀個碩士。」

大威眼睛一亮，捏著小蓉的手，溫暖的對她笑笑，轉頭對我說道，「妳要不要考慮讀紐約理工學院？他們的電腦系蠻好的。城區部就在曼哈頓中央公園旁。因爲曼哈頓有很多上班族，所以他們的課多開在晚上。入學申請也沒那麼嚴格。我是聽好幾個同學的太太都到那裡修電腦，畢業後也很好找工作辦身份。妳跟小蓉一起，兩人有伴，功課上也可互相照應。」

阿晨說，「這個好。」一邊起身去打電話，「我去問，他們今天可能還沒放假。」

就這樣，我和小蓉糊裡糊塗的拿到紐約理工入學許可，過了年就開始上學。

紐約理工城區部在中央公園南、哥倫布圓環邊，離洛克斐勒廣場很近。當了紐約客，我有空時也會逛到廣場去看那美麗的櫥窗裡面買不起的人間天堂，藉著視覺的饗宴讓孤單壓力大的生活得到一些精神慰藉。

有一天讀到說明才知道，金色雕像是希臘神祇普羅米修斯。傳說，普羅米修斯有一天動了惻隱之心偷了火種送給人類，而被他的父親宙斯處罰，釘在高山上的荒原，日日被老鷹啄食肝臟。不會吧？這麼漂亮的神，心地這麼善良，怎麼會受到這種殘酷的處罰？這怎麼跟中國神話裡，善有善報的那種，土地公觀世音在人間行善最後升天當菩薩的因果，差這麼遠？希臘神話的概念，讓人無法心領神會。

半年後，先生受訓結束返台。隔年我拿到碩士學位，也回台灣工作生根了。

幾年以後，在先生的大學同學會裡，大家聊著一些失聯同學的種種八卦。

「畢業後，阿晨考進國家研究院，老狗沒考上。後來老狗拿來史蒂芬理工的資料來，說留在小島沒前途只會死，堅持阿晨一定得出國。」

「阿晨本來說家裡沒錢不出國。後來不知怎麼的，聽說國科院提供了全額獎學金。老狗幫他申請到J20，兩人一起出國的。」

「老狗在史蒂芬理工改不了那張臭嘴，到處跟人吵架，指導教授、助教通通吵。有一次不知怎麼了，跟阿晨吵到鍋碗瓢盆砸了滿地，差點被宿舍驅逐了。」

「老狗終於決定不玩了。套句他的話，去他的美國天堂，去他的那些壓榨人的教授、聯合作弊的死阿三同學、刻薄吸血鬼房東、還有厚薄坑這個大垃圾坑。」

「老狗太憤世嫉俗，可是也太聰明，早早就破放棄美國夢，斷頭保本，拿了個碩士學位就跑了。他雖然是外省人，卻天天批評台灣戒嚴下的當局，早在黑名單上回不了台灣。有人說他移民到巴西，邊工作邊創業？又聽說結婚離婚再結婚再離婚？後來就不知所蹤了。」

各人都有八卦，但，也都只是傳說。

阿晨太忙，我們也忙，那次之後就沒再見面。他後面的狀況我都不知道。直到三十年後再見面時，我們已經移居洛城多年。而阿晨也已離婚，一個人在波士頓工作。

二〇一一年，小女兒高中暑假要到波士頓實習。先生輾轉找到阿晨電話便約上了。

阿晨開車來接我們，滿頭白髮襯得臉色更黝黑。老同學相見，阿晨還是阿晨！他特地請假帶我們到哈佛大學、昆西市場參觀、到中國城吃龍蝦。當然全部他付錢，我們搶都搶不到帳單，熱血熱心的個性還一如既往。

我們聊著過往，問到厚薄坑的事，他平靜的語氣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像很多台灣來的留學生，仰賴TA助教獎學金生活。那位指導教授拿他當廉價實習工用，硬是拖了他七年，論文課題隔一年換一次方向，幾次拿阿晨做的研究實驗報告掛教授大名在期刊上發表。阿晨只能忍氣吞聲，畢竟換指導教授又得重頭來。眼看博士遙遙無期，年紀也大了，只好寄履歷找工作，最後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將就畢業了。畢竟綠卡要緊，到頭來生活最重要。

他說，「熬過來了，現在好歹也個算小中產。」

第二天阿晨繼續帶我們去Newport Mansions新港富豪別墅區。我們走在一間間昔日的豪宅現在的博物館裡，看往日的富貴格局，看牆上照片裡明星名人香檳雲鬢杯盞交錯，讚嘆當年美國輝煌盛景，不約而同地想到老狗，以及他當年的房地產致富論。

「老狗？不知道，多年沒聯絡了。」阿晨平靜臉色下閃過一絲陰鬱。

阿晨離婚的事，他不說，我們也不好問。

但我還是忍不住問了，「我很好奇，當年你和小玲的戀情，怎麼就沒了？」

阿晨欲語還休，「都是我的錯。她是千金小姐，我是眷村窮小子，背景差太多，我供不起她要的生活。」

我依稀記得，那段阿晨嘎然失聯不再出現、小玲託人傳話也無回音失魂落魄憤恨難平的日子。明明兩人都有情的，怎麼就不成呢？說到底，是阿晨想太多嗎？一次跳太多步棋，預設太多狀況，徒留兩顆遺憾的心？

後來先生悄悄跟我說，「老狗不喜歡小玲，常分析一大堆兩人的不可能給阿晨聽。兩人分手也有老狗的關係在。不過老狗也沒錯，小玲是台南在地人，平時吃好用好的，阿晨追她追得很辛苦，兼幾個家教都不夠。」

回想那次在紐約的會面，老狗對阿晨的控制欲，對他周遭朋友的強烈排斥。我忽然好奇，老狗為何會離開厚薄坑？如果他不離開，阿晨會結婚嗎？但結了婚終究還是離了。

再相見，熱情的阿晨還是阿晨，直到晚上。我們在回旅館的路上，副駕駛的先生邀阿晨來洛城玩，「你飛到洛城來嘛，我們再開車一路到舊金山玩，大威小蓉和其他同學也在矽谷工作，我們順便開個同學會……」

我和女兒在後座，早就累癱，瞋眼垂頭已然入睡。

忽然，啊！忽然！在後座我和女兒被一股緊急煞車的力量帶著往前衝，因為兩人都沒繫安全帶，雙雙額頭撞到前面的椅背。女兒發出尖叫！

阿晨腳急踩手猛拉，雙雙煞住，帶起一股白煙和橡膠摩擦味，車子直接停在公路中間。阿晨漲紅著臉，沈默不語，眼神失焦遠方，似乎被魔附身，身體猶存而魂靈全非。

他，竟然無顧後方來車的動向及安全，車急刹、停在行進中的大馬路上。我一手護住女兒，左右轉頭，奇怪前方並無事故啊？心裡慶幸，「還好，後方車不多！還好，不是在高速公路！」

先生臉色發白，岌岌問他，「還好吧？還好吧？要不要我來開？」

很快地，一分鐘不到，阿晨就回神過來，逕自啓動車子，一路靜默直接回到旅館。

我們下車，阿晨沒下車，調頭開走，沒有擁抱，沒有再見。

回到旅館，我迫不及待地問，「你們到底說了什麼？」

「不知道啊！好像是說到搭飛機開始，他就開始胡言亂語了：『瘋子！不能搭飛機，不能用護照，駕照也不行，瘋子！身份不能暴露……有人監視。只要一移動，他們就會出手。』『太複雜、太危險了。不能說不能說，他們會殺我。』他像唱片跳針般喃喃自語，一下子台灣國科院國安局，一下FBI一下CIA，下一刻又跟大陸有關。他一直用力搖頭，好像想甩掉夢魘一般。真像瘋了」

我回頭重播，好像看到馬路上一輛行駛中的車，忽然中魔般地慌亂起來，像個意識流手法拍攝的間諜片，整個不成曲調、段落散亂的故事、情節跳動太厲害，先生還沒理出線索看出端倪，導演已然重踩煞車，停在馬路中了……。

然後呢？TBD預知詳情如何、且待下集分解？

但沒有下集了。

先生說，「我覺得他生病了？可能人格分裂症？或是被迫害幻想症？」

那以後，我們和阿晨都有意無意地迴避，既不敢、也不知如何再聯絡了。

後來過了幾年，又一次台灣同學會，一群退休老頭們話當年，酒過三巡、八卦盡出。台灣早已解嚴，什麼話題都百無禁忌。

一個老頭說：「當年國科會要資助他去美國讀書，表面上是給獎學金爲國培訓人才，實際上是在國外學校負責監視台灣同學（有沒有叛台親共）的情況。畢業後最好找到美國國防工業公司工作當臥底。他沒接受，但是他聽說有些同學簽了，其中就有阿晨。」

有一個老頭幽幽說起，「阿晨是我們厚薄坑的傳奇！我比他晚半年到。那些年，幾乎每個台灣留學生都受他幫助過、金錢上的功課上的、迎新送舊接機送機住宿甚至結婚離婚送醫院接生看病的，反正有求必應，跟土地公似的！也不知他怎麼忙得過來，難怪拖了好久都沒拿到博士。我比他晚進去都比他早畢業。」

「他跟老狗住一起，有人傳他們是同志？」

「不是啦！同志不是這樣的。他們像兄弟，可是有時候更像主僕，上輩子欠的債似的。」

另一個老頭眯眼回憶，「有人說老狗爸爸當年替長官頂罪，關了幾年後鬱卒而終。前一陣子軍方資料解密，好像那個長官就是阿晨的爸爸。」

八卦好像潘朵拉盒子開啓，每個人口袋裡都有些秘辛，一時間，餐桌上熱鬧滾滾。

傳說老狗被人檢舉通匪、傳說老狗投奔大陸、也有人在巴西看到老狗……

傳說老狗是打不死的蟑螂、生意屢敗屢做、百折不撓……

傳說老狗通匪的密告者是阿晨、又說不是阿晨舉報的，而是別人……

傳說阿晨因漏報（好幾個同學的事）而被通緝……

又傳說阿晨回台奔喪一下機就被帶走了……

傳說阿晨被刑求死了！

先生嘴閉得緊緊，不去爲這些八卦的維基補綴資料。

我瞪著那些嘴一張一合，如水裡的魚吐氣泡，浮上表面就噗地消失得無影無蹤，完全不用負責任。傳說如謊言，講一百遍就變成真的？

就不久前，我們路過矸谷找到大威他們敘舊。先生們喝酒，太太們在旁邊聊到當年厚薄坑，小蓉說：「老狗那時候跟中國留學生走得很近，阿晨怎麼勸都不聽，那時中國能出來留學的都是有任務的。有一晚，老狗要去一個聚會，阿晨可能有些情報，拼命阻止他，兩人由吼到打，廚房一片狼籍，最後老狗沒去成，但是他第二天就搬走了，學校也退了。後來聽說那晚參加的人很多被FBI約談了，聽說是共產黨的招募組織。」

「還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現在可以說了。老狗離開半年多以後，阿晨接到父親過世的消息，急著回台奔喪。臨走前大威接到一通陌生電話，叫阿晨千萬別上飛機，說是台灣要抓他。大威一直追問對方是誰，結果被罵了一句瘋子。」大威還覺得莫名其妙的。

「阿晨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堅持要回去，大威只好去送機。去機場的路上，阿晨一路沒作聲，大威沒話找話說就講到那通電話，『我一直問那個人到底是誰？還被他罵是瘋子！這種惡作劇電話真是可惡！』阿晨愣住了。結果到了機場，他站在櫃檯前想了很久，最終還是沒上飛機。第二天他台灣大姐沒接到人，打電話來宿舍找到我，一開口就問小封在哪裡？原來那是阿晨的小名。」

「後來大威猜測，那通電話會不會是老狗叫人打來的？所以，『封子、瘋子』是老狗和阿晨的通關密語？所以，老狗加入對方的組織了？反正救了阿晨一命。」

我決定不去糾正那些老頭們的傳說。我想到還糾結地活在波士頓的阿晨，也許讓阿晨結束在傳說中比較好，沒人會去打擾他了。至於他和老狗的愛恨情仇，真相如何？就留給他們自己吧。

去年夏天，我們全家再到紐約旅遊。時隔四十多年，再次經過面貌一新的厚薄坑。不能不說，老狗的眼光還是厲害。他在一九八一年的預言，到二〇〇三年真的發生了。紐約建地越來越少、地價越來越貴。建商終於注意到一水之隔的厚薄坑，不僅有水岸之美、到紐約又便捷，便買下了廢棄多年的麥斯威爾咖啡廠房，改建成了面對哈德遜河景最夯的公寓住家。從此厚薄坑的相貌有如經過拉皮整容過的明星，身價節節高升。

老狗如果沒離開，說不定現在也是地產大咖一個。聽說地氣風水每一、二十年也會輪轉。厚薄坑的運勢，厚過、薄過、又轉厚。只可惜老狗、阿晨生不逢時，來在厚薄坑最壞的年代。

紐約，依然是世界的天堂。我們來到洛克斐勒廣場，夏天的溜冰場改爲戶外餐廳。昔日沒錢的我們，只能在場外看雪花飄飄、看美人溜冰，艷羨不已。

而今風水輪轉，現在台灣在世界上也有些傲人的成績，我們不再是沒自信的小國島民。美國提供我們移民機會，讓我們也可以成爲中產階級。現在，我們以一杯咖啡的費用，跟俊男美女紐約客，同台閒坐、喝下午茶、品人生甜辣苦澀，也可以過得如有錢人。

我四顧觀望，想，會不會看到老狗也在這裡喝著咖啡、跟人口若懸河地大放厥辭？也許！

廣場邊，金色的普羅米修斯雕像依然光亮飛揚。我想起這個爲人類留下火種卻犯了天條日日被老鷹啄肝的神！我想到大學時貼心的阿晨、在洛克斐勒廣場幫我們照相的阿晨、在厚薄坑疲憊的阿晨、以及一步步崩潰在公路上的阿晨。可憐的阿晨！

我的心，如被尖喙啄著般，跳著痛。

【本文在二〇二四年七月七日起在世界日報「小說版」連載】



嚴筱意，Eve Yen，筆名「依言」。二〇一二年起開始寫作，從此欲罷不能。《八卦山下》獲台灣漢文學獎小說首獎，《頭家嬤跑疏開》獲打狗風邑文學獎小說獎。二〇二二年出版《風中的皮箱》《天空的顏色》及《自歌自舞自開懷》三書。《天空的顏色》一書獲得二〇二三年僑聯總會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首獎。《風中的皮箱》獲得二〇二四年僑聯總會海外華文著述獎小說創作首獎。現任《南加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理事、榮譽永久會員；《海外華人作家協會》永久會員。

LA 幻想即興曲

孟繁露一文

離

婚協議書寄到那天他剛好四歲生日。跟一般孩子不同，大爲堅信從會講話起就有記憶，但記憶這種事本就不準，十個人有十個半說法。他記得媽用力連信封扯粉碎，片片紙花灑滿地毯，然後端出蛋糕抱他坐腿上唱《Happy Birthday》。

「沒這回事。」媽斬釘截鐵否認，她從不浪費錢買會吃剩的垃圾。確定的是，家裡逐漸多了一位陌生房客。

來美時他們遷入著名學區，擠破頭的亞裔佔學生半數。當初計劃逐步翻新，貸款買下四間臥室的舊屋，等到大爲有了弟弟、妹妹，爸找到適合的工作過來團聚，全家其樂融融，還有客房給來訪的祖輩住。

顯然這不符合實際情形，爸決定升級小三後提出分手，生活費愈寄愈少。媽千里飛回台灣訴訟，大爲托給朋友照顧，吃了兩星期的穀片泡牛奶，最後媽爲何鐵羽而歸理由不詳。雖然斷了經濟來源，媽仍決定不帶他回台灣，或許與面子有關。

大爲讀幼稚園期間，房間開始分租給小留學生，本來房貸付掉還有餘錢養車。不幸兩位高中生因爲快遞包裹搞混，爭執起來，逐漸變成全武行。內幕是她們在學校有三角糾紛，租處剛好闖爲「修羅場」，被燒殺擄掠加灌水發霉。

兩人銷聲匿跡，媽到學校去查詢也沒結果，留下的押金僅夠付維修費十分之一。

「再搞幾次這老屋子會塌掉」變成媽的口頭禪。她被恐懼鞭策，急著繕修完脫手賣出，趕在房市谷底，得無良經紀相助，拿到的款項不足再買院子浴室。

家鄉形容LA是天龍國：沒有台灣濕熱，華人住豪宅開轎車，亞洲超市遍地，半句英文不會講也能過一生。偏偏大爲無法體會好處在哪，因爲他從此開始更換學區的旅程，從頂尖M市到G，到T，最後到E，以LA排名倒數著稱。

英文不行，媽從超市收銀員開始打工，頭一星期光記蔬菜就累到發燒。口語進步找到特力屋的工作，卻又扛重物扭傷筋骨，躺在家裡將養許久。

媽沒收入的日子，大爲倒餓不著，因爲學校免費供餐，無比難吃嚴重不健康，他積極摸個雙份帶回家。此時已搬到拉丁裔群居的E市，大爲和一幫老墨同學成日混跡，長得也如夥伴高大健壯，天天打球曬的黝黑，滿口流利西班牙文髒話，乍看之下毫無華裔影子。

幼年的小夥伴斷了來往，到底是否遺憾，大爲不太清楚，或許心底隱隱猜到原因。從前住在M學區時，媽媽們常有play date，讓幾家的孩子聚在一起。等他們搬到房價便宜百分之二十的G區時，媽的手機就不再響。

大爲也曾經問：「爲什麼都不再找Julie或Eric玩耍了？」媽

哼唧唧推託帶過，重設地位和自尊的道路必需含糊。

媽逐漸不在乎朋友消失，她注意到商機。E市本為工業區，廠房林立，外面停駐的餐車家家生意鼎盛。打聽之下，有個七、八萬便可以創業，中間只有一個困難：她完全不會做飯。以前是大小姐，後來是打工仔，母子每天靠買來的雜碎存活。

多數餐車賣的是老墨菜，屬於塔可餅之流，媽把買回家的墨西哥食物放桌上，左看看像研究標本，招手叫大為參謀：「你說這個捲起來的叫什麼？」

「肥的是burrito啊，旁邊那個瘦瘦長長炸的是aquito。」

「這明明就是牛肉捲餅，那個跟春捲差不多。」媽抵唇用力點頭，面前攤著本不知哪兒弄來的「家常點心」食譜。沒把餐車燒了是奇蹟，但媽真的租來一台，辦了臨時執照，在逼大為吞數十個餅當習作後開張大吉，掛上「Chinese Burrito」的紅布條，俗氣吸睛。

成功得力於拉丁裔的寬容，明明不「中」不「墨」，anti-go覺得多一樣選擇挺好。工人們樂天開朗，賺一文花一文，比起亞裔的斤斤計較，捨得花錢買餐，還必帶上飲料。其他餐車老闆不但沒有眼紅，還當顧客捧場，津津樂道墨式春捲又酥又脆。

不久面臨的新問題就是：生意太火，餐車空間有限只能站兩人，雇了個老墨小姐，動作慢到讓他們想按加速鍵。中午尖峰時段，大為時時翻牆偷溜出來幫工。

命運這天出現一位不平常的顧客。

大為很久沒有看過同胞，即使有少數亞裔工人，也都是自己帶便當，絕不掏錢買外賣，所以當那個穿T恤牛仔褲，瘦長的

……該不會要叫救護車吧？他閉上眼後悔自己的幼稚，等待火山爆發，半天沒有動靜。轉頭望去，只見顧客露出沈醉表情流淚咀嚼，把大為驚的臉色煞白。

不管他怎麼解釋，對方堅持這神級美味無可比擬，訴說口中炸開的熱辣如何衝擊，激發他壅塞多時的靈感，暢通所有微血管滋養細胞。大為瞠目結舌，確定自己見證的是急性頭腦短路病例。

白頭男子問他是不是亞洲人，兩人驚喜認了老鄉。「我叫致華，也小時候從台灣來，長大做工程師創辦公司，最近擴張新廠房設在這區。」他眨眨眼：「租金比較實惠。」

典型華裔青年聽到這個名字，肯定熱淚盈眶崇拜擁抱，搞不好衝動下跪。偏偏大為從不看報紙，硅谷風雲榜成員一概不識，近年崛起的人智巨擘——「玄曲Mystery Melody」——他聞所未聞。倒知道最近搬來個超級大客戶，雖然他們自己有員工餐廳，還是給餐車增加不少收入。

大為不解致華為何喜歡跟他聊，後者微笑，簡單回答大為是這些年看到的，第一個非醫師非律師非會計師也非工程師的台灣子弟。

「所有人都要當『師』？多沒意思，那麼我也是廚師。」似乎毫不覺得被貶低，大為明顯缺少攀比骨氣。

致華領首，突地丟出一句：「要不要來參觀我的公司？」

繼續無知他得到的是夢幻邀請，大為隨性回答：「Of course，聽起來很有趣，let's go——」

身影走上前來時，他愣了幾秒。今日學校只有半天課，大為早早便在幹活兼摸魚，正盤算差不多可以回家打電競。

「Special

Burrito。」來者聲音平板，透著一絲疲倦。

大為抬頭確認，很不幸最後一點甜麵醬沒了，都歸功於方才打翻了

備用瓶。他告訴客人sauce沒有，可以做其他品項，但來客搖頭堅持要特製捲餅。標誌「MM」棒球帽下是顆奇怪的頭，髮色花白，配上雙少年的眼睛。

於是大為決定惡搞，發洩作業遲交老師臭罵的氣。櫥櫃下角所有瓶子被翻出，包括wasabi枇杷膏老乾媽。他哼著饒舌往麵皮隨意塗抹，心想好歹不至於有毒，等倒霉鬼回去慘叫自己早已閃人。沒想到客人接過後，並未帶回辦公室享用，拆開包裝當場咬下。

惹事者矮身想從後門溜走，聽到前方傳出怪異的嘆息聲：「嗚……」

致華

「玄曲」跟許多高科技公司相同，內部做成開放形式，遍佈零食、飲料、休息處，人體工學沙發供菁英邊躺平邊思考。大為得到「懶鬼天堂」的印象，不明白這些nerds憑什麼領高薪，直到進入大如球場的實驗室中，他才發出驚嘆。

分門別類運作的機器有些似傳統robot，有些只是計算機硬體。螢幕放送進行的西洋棋局，吧台前機械服務生製作咖啡和雞尾酒，遙遠角落裡自駕車與工作人員對話。

「這些全是你們公司的產品？」大為幻想若是自己的公司，會挑哪幾個抱回家玩。

「No——」致華再度微笑：「玄曲是consulting company並不製造，我們的工作是調整改進AI的功能。」

「你若不是最厲害的，怎麼能做這件工作？這就好比什麼……師傅的師傅。」

「我們以前也曾經生產過，才會有大量的研究發展經驗，現在還有些小型projects。」大為立刻聽出弦外之音，接續追問：

「既然你驕傲的提及自家產品，要不要秀一下？」

他命中了要害，偉大發明和完美犯罪類似，渴望被認同。隱密的地下室裡，特殊形狀屏幕前，不靠手指或顏面辨識，無縫隙的櫃子緩緩打開。致華解釋：「這是最新研發的腦波鎖，必須在我意識清楚狀態下才會啟動。」

「酷，所以切下手指，或打昏你把眼睛撬開不管用？」大為正想著看過的犯罪影片，卻被櫃中內容嚇到，程度不輸一隻血淋淋的手。



「媽呀！」他往後連退兩步，好不容易定神，記起自己是身在AI的大本營，鼓起勇氣遲疑走向前，結結巴巴問：「這是機器？」

那張安詳的容貌相當英俊，雙眼合攏，但……只有一顆頭，自然驚悚指數破表。

「Meet Atom。」聽到名字瞬間，閉上的眼睛睜開，致華對著頭平靜介紹：「Atom，這位是大為。」

「Adam，像聖經上的亞當？」大為記起摩門傳教士講的故事，他繼續繞著頭左右端詳，好奇心壓下了任何恐懼。

「No，原子的Atom。」Atom開口澄清，聲音完全如同真人。大為倒吸一口氣，驚嘆回看，半晌才喃喃建議：「這樣啊，那我叫你阿湯，像很久以前著名的電影明星，我記得他蠻帥的。」

「收到，我將對這個名字回應。」

致華接話：「你在這裡看過的所有AI，都與阿湯不同。」

「當然啦，它長得跟我們一樣，那些AI像硬不拉嘰的鋼條，可為什麼沒有身體？」

「長相或身體不是重點，」致華眸子精光閃爍：「他特殊的地方在廣博性。目前AI產業不管開發或生產，都著眼專業技能，打敗世界冠軍的Deep Blue或AlphaGo只會下棋，要叫它們開車泡咖啡甬提，但路人甲反而能做這些小事。」

……還用說，因為AI就不是真的人啊，大為在心裡回嘴，抬頭迎上阿湯彷彿穿透的眼神，心虛之感油然而生，「不真不活」的想法瓦解。

致華向來的夢想是打造最不受限制的AI，認為既然人類生

而平等，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AI也應有相同的權利。他耗盡心血改進現有迴路，讓AI通過經驗自己學習，不止在文書，藝術，或任何單一專業。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萬物皆由原子構成，他謙虛的給了阿湯這個名字，但後續發展出乎意料，阿湯的確不似現存AI，但相異處遠超過廣博性，是專家諄諄告誡的飛躍——它已成為Sentient Being。

科學界最擔心的警訊發生了，致華不確定能夠取信所有權威，說阿湯雖有自我意識，但不會對人類構成威脅。事實上，他自己也非百分之百相信，雖然還有最後的防禦手段……。

無辜的阿湯毫無摧毀人類，稱霸地球這些邪惡想法，此刻它只觀察大為，判斷他的年紀種族特徵。被檢視評估的大為叫個不停，說所有秘密被窺探光，致華保證阿湯沒有那種能力。

「阿湯可以跟我回家嗎？雖然比較擠，他要睡覺的話我床給他。」大為越講越興奮，幾乎上氣不接下氣。致華還未評論，阿湯便插口：「要接駁locomotion才能行動，否則恐怕變鬼節裝飾，只能放盤上唬人。」

阿湯所謂的移動部件組合繁多，也屬於開發研究目標之一，操控各種機械肢體，所得的數據能高度助益醫學工程。但眼下兩「人」的討論，活脫幼稚園生，只熱烈計劃接坦克履帶或火箭炮手臂，致華差點想服頭痛藥。

……放阿湯，全世界最先進的AI，去跟一個管餐車的高中生？

致華問自己是否太荒謬，然後聽到回答：Why not.

令大為扼腕痛心，致華否決了所有武器提案，給阿湯裝上的

怎麼知道他們成績超爛？」

「兩人手機上有成績app，這種帳號奈米秒就可以進去檢視。」

「喂，你聽過個資法嗎？你也看了我的考卷？」大為邊叫邊察覺耳根子發紅。

「是，我已經擬定加強你科目之計劃。」

大為想頂回去：誰聘請你當家教了？但他記起致華的臨別贈言。

……阿湯如此強大的AI還未被公開，最大原因就是他有主見。嗯？你問這有什麼不好？你跟他相處以後就會明白……你喜歡看小說，該聽過阿西莫夫的機器人守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你設想，如果全家打算出遊，自駕車插嘴建議去B地不要去A地，那樣的AI能被接受嗎？

大為不假思索回答，我會問

它為什麼建議

B，說不定有很好的理由

啊？

發現已經

到家，大為將思緒拉回現實，爽快下了決定：阿湯不用服從任何人，但我也不能服從他（雖然他比我聰明），這世界要講公平。很幸運媽因為太忙太累，對阿

身體十分掃興。沒有器官的軀幹如四歲孩童所畫stick figure，但手部構造極其精巧，能執行最精細的外科手術，腿腳配置為運動選手訓練器材，在田徑場奔跑威力驚人。

致華找來自己衣服，加上手套鞋子外觀看不出異常。大為瞬間眼花，站在面前的阿湯雖金髮藍眼，卻活脫是另一個致華。

「去吧。」致華對大為最後一次淺笑：「你不用擔心怎麼歸還阿湯，我會找得到。也不需要使用手冊，他會負責充電和修理自己。」

阿湯

回家路不短不長，但今天他們卻花了兩倍時間走。阿湯的步伐奇怪遲疑，它解釋移動是AI技術裡最難克服的關卡。

「知道路上有多少潛在危險嗎？障礙到處都是，自駕車必須應變所有情況。」

「你又不是車子。」

阿湯的表情顯示不以為然：「無邏輯性，我是在討論AI技術，自駕車僅為舉例。精確說，這樣行走難度超過在公路行駛，那裡不會有狗大便或小孩三輪車。」

事實上阿湯愈走愈快，迴路不斷學習好比自信膨脹，腳步逐漸穩定。經過一片拖車房，兩個壯碩青年向著大為噙聲：「Hey dude, got a new white friend？」

大為不加理睬，阿湯掃視對方：「非裔，年齡與你相仿，不是朋友，成績很差。」

「朋友個頭，那幫傢伙總來找麻煩。」大為皺眉：「噢，你



湯的加入只提出三個問題：要付錢嗎？得多煮一份飯嗎？能不能幫忙？聽到答案是負責正後，滿意消失去做自己的事。

星期六餐車休息，大為想趁空檔正好訓練阿湯，叫媽帶他去演習，沒想到媽怎麼也不肯起床。他只好自己上陣，不情不願爬出被窩，發現浴室被佔據，敲門抗議阿湯沒有用廁所的道理。

「無邏輯性，」阿湯的回答傳來：「即使沒有排泄物，必須清潔表層環境微塵，梳理頭髮用慕斯塑形，敷專用生化面膜保濕……」

「我要大號！」大為破口開罵：「既然你不用馬桶，放我進去。」妥協結果，阿湯按步驟整頓儀容，大為在旁滑手機如廁，成為朝朝例行公事。

營業執照週一至五，週末工廠不開門也沒有客人，若被抓到有商業行為罰單數目可觀。大為停餐車在慣常地點，演示菜單項目。阿湯類似愛德華的剪刀手功能強大，隔手套仍有磁力，有條不紊抓起食物塞進嘴裡品嚐。只是它無法吃下去，轉頭斯斯文文吐在餐巾。

「好吃嗎？」大為語音剛落，才察覺這問題本身有問題。

「其實軀體裝核聚爐就可以吞嚥，不過那過於昂貴，反正口味分析能力相同。捲餅嫌硬，炒飯嫌軟，牛肉不夠入味少醃了兩小時，沙拉忘記加糖……」

阿湯並非夙夜匪懈，它同人類一樣每晚休眠，期間腦迴路仍以交替型態運作，有如人類的潛意識和夢境。先讀完所有現存食譜，再參考各種網紅名店，昇華原本的家常小吃。真空醃製，低溫烹調，應用物理學每日翻新。

那是他們第一次見到西西。

西西

「不可以吃別人的東西不付錢。」

「妳要付了錢，我們會被罰更多錢。」

就這樣西西吃了生命中第一次霸王餐，菜色琳瑯滿目，包括阿湯隨性的限量作品。

空間雖狹小她人更小，塞在廚房角落毫不違和，恰似蕾絲洋裝的娃娃擺飾。南加州毒太陽射進明晃的光，西西一手遮臉一手拿捲餅嚼，兩排細巧牙齒高效率切割食物，半眯雙眼下睫毛隨韻律顫動。大為呆呆注視她讚嘆：「巴掌點大的人，竟然這麼會吃。我說，妳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幹嘛？校外教學走丟了？週末不會有活動吧。」

「她不是小學生，估計跟你差不多歲數。」阿湯撇撇嘴。大為心想得提醒阿湯，別用這個技能在那些整形的美魔女身上。

西西說她要去鯨魚，沒想到今天公車因為施工繞道，怎麼等都不來。為何？馬路幾年不完工，一直是個謎，居民習慣說增加工作機會，但失業率照高工資照低。公車改道已久，西西的app可能從未更新。她解釋平常不太出門。

「現在不是鯨魚的季節啊？」大為想像西西坐上賞鯨船，海風吹來捲走她如葉片飄揚。

西西搖頭點開手機，畫面顯示「伊予山作特展」，極淡的粉彩描繪各種超現實圖案，她講的鯨魚是其中最大的橫幅作品，悠遊橫在天空，底下的沙灘坐著一個男孩仰望。

大為佩服到五體投地，不禁拾起本已放棄的夢想：贏得全國餐車大賽。前幾屆在東部舉行，光是油費就讓他卻步，今年輪到LA主辦，他聽到時激動不已，連報名表都填好了，但看到已加入競爭的對手們，頹然洩氣。

「滾你的蛋」：人氣早餐據點，各種滑嫩蛋料理讓人毫不顧慮膽固醇。

「三金治」：韓式三明治，獨門醬料和泡菜聽說吃了會成癮，客人辣到飢淚也趨之若鶩。

「漂向南方」：傳統Cajun料理，肯瓊香料一熬煮，馥郁散入三條街，女巫燉湯大的鐵鍋日日售罄。

其他勁敵數不勝數，不，跟他們相比，大為覺得自己只是地上鼻屎。

那天他把報名表塞抽屜底，轉念頭痛代數考試有無辦法低空飛過，好歹高中得混畢業。前陣子在社交軟體上，碰到久不見的Julie和Eric，兩人都修AP課程SAT滿分，問他打算申請常春藤還是UC。大為想：家附近的社區大學有啥不好，不過他沒作答，領悟到稍有保留比較體面。

如今阿湯的出現，難道帶來契機？說起來，這餐車連個名字都沒有。要不要叫「家有阿湯？」（這什麼鬼名字）「湯為餅車？」（幹嘛我要排在後面）

大為胡思亂想，阿湯正經八百，兩人正埋頭忙活，餐車關閉的窗口傳來敲擊聲。阿湯沒問就拉開滑動玻璃門，一隻細白的小手幾乎撻在它臉上。手的主人更纖細，半張臉被大眼佔據，嗓音幼童多過少女，袖珍的身材勉力踮腳尖張望。

「你們在做飯嗎？我肚子餓了。」

「原來妳是要去博物館啊，這樣好了，我們讓妳搭便車。」

大為一派阿莎力，阿湯更正：「便車說法有失精確，回家並不順路。」大為惡狠狠瞪阿湯：「兄弟，你常常講話不怎麼討人喜歡。」沒想到阿湯和西西同時認真回答：「不討人喜歡OK啊。」

畫展今日免費，參觀者非常多，看到西西將被人群淹沒，大為急急叫住她：「喂，等我們一起進去，我們也想看。」

「不是『我們』，我沒有。」

雖然阿湯繼續不討喜，大為當沒聽到，反正往前走他照樣跟來。不過入場後，阿湯卻看的非常專心，眼光精確掃描所有畫素。西西的鑑賞又不同，她在作品前站立良久，大部分時間卻雙眼微閉。

一個小孩突然大哭起來，揮手踢腳幾乎把娃娃車弄翻。母親安撫無效，困窘要推他離開，西西蹲下身握住孩童的手，刺耳的尖叫聲停了下來，室內所有人吁出一口長氣。

「謝謝，」母親看著西西滿臉感激：「妳一定很特別，他每次發脾氣都會鬧非常久，即使輔導和治療師都沒辦法。」

「他也很特別，事情會慢慢好起來的。」西西輕聲回答。回家路上大為忍不住問西西怎麼做到，西西表示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那個小屁孩啊，他幾乎是瞬間就閉嘴了。妳有什麼神奇能力？」

「不過是因為小時候的訓練而已。」西西淡然描述：她從出生就有hyperacusis的毛病，一點點聲音——即使不是噪音——都會讓她無法忍受。雖然媽媽試過各種方法，包括耳機和放送背

景雜音，都無法減輕她的痛苦，學校也不能容納時時搗著耳朵尖叫的學生，轉戾點在她遇見一位老師後。

老師其實沒有說太多，不過叫她把自己拿出來。

「拿出來？怎麼拿？」

「站在旁邊注視自己就行，看那個被聲音困擾難受的妳，不要想去改變任何事，接受那個自己。有一天，妳就能留在那個旁觀者的位置。」

幼小的西西不懂這道理是否深奧，她抱著信心單純照做，一天天一年年，嘈雜的世界依然嘈雜，但不再令她痛苦。聲音其實仍撞擊耳膜，傳來的信號依舊劇烈，但裡面的她沈浸在另一個世界。

領會自己能力的契機發生在中學體育課。朋友艾兒被發現左腕劃傷，輔導請家長到校，但艾兒只閉口不語。放學後西西同她站在儲物櫃前。

「妳還好嗎？」

「沒事。」

西西拿不到最深處的課本，艾兒幫忙時袖子褪下，切割痕跡遍佈，西西吃驚下緊握住她手，想掙脫的艾兒渾身一顫。

西西接收到某種紛擾，向內吸的漩渦力量強大，眼前閃爍條忽迴旋的色彩。她並不瞭解艾兒心中圖畫的意義，只靜靜如平日往深處凝視，等待雜質沈澱。半晌她才發現艾兒早已閉上眼，很久以後開口：「西西，我不知道妳有這種power……好像magic，謝謝妳。」

讓他人內心平靜柔和是魔法嗎？西西從沒多想。眼下她比較好奇另一件事：「要說神奇，應該阿湯才是magical的。」

派對

秋老虎終於收尾，短袖再也穿不上的季節，大為接到Eric發送的Halloween party邀請。他按著導航到達，杵在門牌號碼前疑惑。系統不斷重複「已到達目的地」，大為搜索小時候來過的印象：明明只是普通兩層樓房，沒有如此氣派。

白宮式宅邸聳立眼前，樹梢纏滿鬼火狀燈飾，環形車道和草坪錯落擺放刻著「RIP」的墓碑，到處橫躺豎臥骷髏和猙獰喪屍。大為忍不住低語：「哇，有閒加有錢……」

石碑上蹲伏一隻毛茸茸的黑貓，大為伸手撫摸，沒料到是活的，雙方同時尖叫跳開。窗戶透出的光搖曳似鬼影幢幢，他莫名心生膽怯想拔腳逃回家，樓上Eric及時探出頭招呼：「我的天哪，真是你，五輩子沒見了！快進來，正熱鬧著呢。」

房子大到他昏頭轉向向廁所都數不清，Eric解釋他們幾年前搬家，雖然仍在M市，但位在山頭上，白天看下去景觀無敵。大為極目遠眺，只見月光下路邊的車陣，寶馬賓士保時捷，夾著他家除餐車的一百零一部本田雅歌。

全無裝扮的來賓只有大為，反正他自帶最佳隊友。西西穿村姑裙隨意紮了兩條辮子，身旁站的阿湯簡單露出手腳，一堆妖魔鬼怪圍著嘖嘖讚賞：「桃樂絲跟鐵皮人！做得這麼精巧，不是Jin Man是Iron Man吧」，還是金剛狼C大為趕緊開溜，生怕有人找個拖把頭丟過來，派他演獅子。

客廳傳來鋼琴旋律，大為這才看到Julie也來了，打扮成白雪公主，一身寶藍上衣戴紅色髮箍，巴洛克吊燈下，正緩緩彈奏愛之夢。大為走上前，又不知為何停住腳步，保持距離直到曲

「哼，何以見得？」大為感到不爽，把身子坐直好看起來高些。

「他身邊沒有波動，普通情況下旁人的情緒我能感知。」

大為沒好氣：「妳說得對，他自己不會生氣，只會惹別人生氣。」

阿湯把手套脫掉，嚷著要透風，看到鋼鐵手的西西毫不驚奇，只點頭表示原來如此，安靜傾聽它簡潔介紹自己。最後阿湯說出意想不到的言論：「關於大為剛剛提到這點，我正在學習生氣。」

「需要我幫忙嗎？萬分樂意。」大為皺皺鼻子，從方向盤移開手互搓兩下，一副奉陪幹架姿態。

「你們都是學習對象。」阿湯坦然忽視大為：「情緒是否能夠模擬，最終取決於迴路細緻程度。問題是，根據計算，假如真正有人類的情緒，應當會影響迴路運作，這難題目前無法解決。」

那你再叫西西幫忙不就好了？話說回來，能管用嗎，她的本事對上你這顆機器頭會如何？

大為心中突然升起憂慮，眼角餘光瞥向後方西西身影，她似乎在思考什麼，放在膝上的雙手一動不動，半透明如搪瓷，輪廓邊緣在視野盡頭顯得模糊。

這一切真實嗎？她會一直在這裡嗎？

沒說出的疑問後面是更深的擔憂：阿湯呢？



子結束，呆望眾人叫好鼓掌。

青年們你推我讓問誰還要表演，幾個鄰市私校的學生起鬨，把阿湯按在琴椅上，挑釁它的『假手』能不能用。

「啊……，拜託，別聽他們的。」大為痛苦皺眉想這下要糟。跟他的推測差不多，阿湯非常禮貌，徵詢意見問爵士還是古典？賦格還是協奏曲？蕭邦？然後Fantaisie Impromptu行雲流水的音符就不停瀉出，機械手與史坦威鍵盤融為一體，驚倒所有在場鋼琴十級自幼苦練的聽眾們，爭先恐後走近細觀。

慘了，待會該怎麼脫身呢？好像沒看到西西？大為踱到走廊找尋，桌上盤子盛的布朗尼攔住視線，他突然又累又餓，轉眼就吞了兩塊，只覺味道說不出的特別。

不久，一名高個子大學生走過來，看到大為意猶未盡舔手指上巧克力，臉色稍變，問他吃了多少，大為據實以告。「呃，你知道這是aced的嗎？」大學生苦惱抓頭，迅速抱起盤子。

什麼ace？衣服上的花邊？大為沒經驗也不懂術語，哪知這些高材生煮的大麻油十分濃郁，難怪brownie烤出來香氣撲鼻。大為朋友圈土氣，最多偷喝啤酒抽抽煙，再說就算有誰吸大麻，他也沒閒沒錢學樣。

更多大學生走過來交頭接耳，決定大為吃的量應該死不了，趕快收拾閃人，Eric的表哥算負責，好心囑咐他若不舒服要講。慢慢消化的效力後勁十足，大為臉上幽幽延展出傻笑，全身暖洋洋彷彿躺進按摩浴缸。

他滿屋裡亂轉，看到Eric跟Julie在電腦前打熟悉的game，興沖沖要加入，卻發現兩人停下的手掌交握，想躲開已經來不及。Eric轉過頭，有些害羞擠出一句：「別擔心，你沒有打擾我

們。」反倒是Julie大方接腔：「上次沒告訴你，交往也沒多久，平常練琴補習根本沒時間碰面。」

「唔，唔。」大為反應不過來，喉嚨如沙漠，他不知哈草副作用之一是一口渴。曾經住同條街的幼友面貌陌生，語聲異常遙遠。

「你那個朋友鋼琴太厲害了，哪個學校的？」是Eric在問，大為搖搖手懶得解釋，轉身奔向樓下冰箱找水，差點滾落台階，在轉角撞見西西跟阿湯。

兩人坐在沙發裡聊，阿湯遞給西西某種紙張，西西邊研讀邊點頭淺笑，但她為什麼眼角泛淚？阿湯看起來超級認真，他在訴說什麼？

大麻的去抑制效果萬歲，溫水裡煮的青蛙突然爆炸，大為爬上茶几，吼叫不自主噴洩而出，以一長串的F字眼開頭。

你們都瞞著我，每個人都瞞著我！說恩愛的暗地背叛，說清白的偷偷戀愛，全都丟下了我，讓我落單。豪宅跑車名校根本狗屁，我不在乎，誰喜歡誰我都不在乎！反正沒有人喜歡我也不喜歡任何人！這世界爛爆了，比我家的餐車還破！

語速太快、中英混雜，加上未成年聽眾都在偷灌酒精飲料，大為的演講沒人懂內容。他說得高興，開始脫衣服，幾個高中生吹起口哨。阿湯顯出關切神色，走到他身後，調察分析做出判斷：「攝取了cannabis，出現典型生理反應，需要補充水分降溫。」

吧台旁幾個青年起鬨打算skinny dip。大麻最後副作用生效：所有感官靈敏度增強，大為一字不漏聽到三碼外的對話。明明沒人問他意見，自行舉手叫好附議，拔腿往後院游泳池

跑。

可惜過悔會併發低落的判斷力。鬧著去裸泳這幫同學隸屬水球隊，而大為這些年沒學樂器也沒上運動課，因為費用不貲。小學以前，在YMCA報名過最後一堂游泳，但他到頭來沒學會換氣。

奮勇跳進八呎深池，大為緩緩沉落，細緻成圈的氣泡在身周升起。

好漂亮，像藍色的香檳酒，酒杯丟進我這顆石頭真煞風景。他心中不斷抱歉，遺憾肢體沒辦法聽使喚，直線下墜，努力睜開眼聚焦。

遠處怎麼有模糊的叢林？泳褲泳衣大腿屁股，看不清楚。

進入甜美夢鄉前，他感到波瀾起伏，那個跳水媲美世界冠軍，幾乎沒有濺起一絲浪花。

回歸

大為在自己床上醒來，躺著仰望天花板，腦中倒帶事件片段。他努力回想有沒有脫掉內褲，羞愧到考慮自殺，目擊證人適時走進。

阿湯碰觸大為手腕，宣告副作用完全消解，生命體徵正常，同時回答關鍵詢問：跳進水中時大為只扒掉上衣，連長褲都來不及卸，阿湯撈出他時還在微笑。大為吁了口氣，重重倒回枕頭，突然又坐起來，還有一個問題。

「昨天晚上，你拿給西西什麼？後來我看她好像有點……」

大為卡住：「有點upset。」

「參加大賽的菜單，」阿湯聳聳肩，最近他的動作愈來愈像大為。「我到處找你找不到，她說想先看哪幾樣好吃，提供吃貨的意見。」

「大賽？以前說過的餐車大賽？」大為圓睜雙眼：「我沒有報名，而且應該已經截止。」

「截止日期是前天，我已上傳報名表，就是你抽屜裡那份，做了些必需的修改。」

大為傻在原地，雖然心中湧出熱切希望，問的卻是問題的第二部份：「那，她為什麼要哭？」

「應該是因為我告訴她要回去了。」

先天堂再地獄。阿湯說的一派自然，大為突然胃絞痛，有如受到威脅的海參，想把五臟六腑往外吐。

「回去？回到……玄曲？我們不是要去參加比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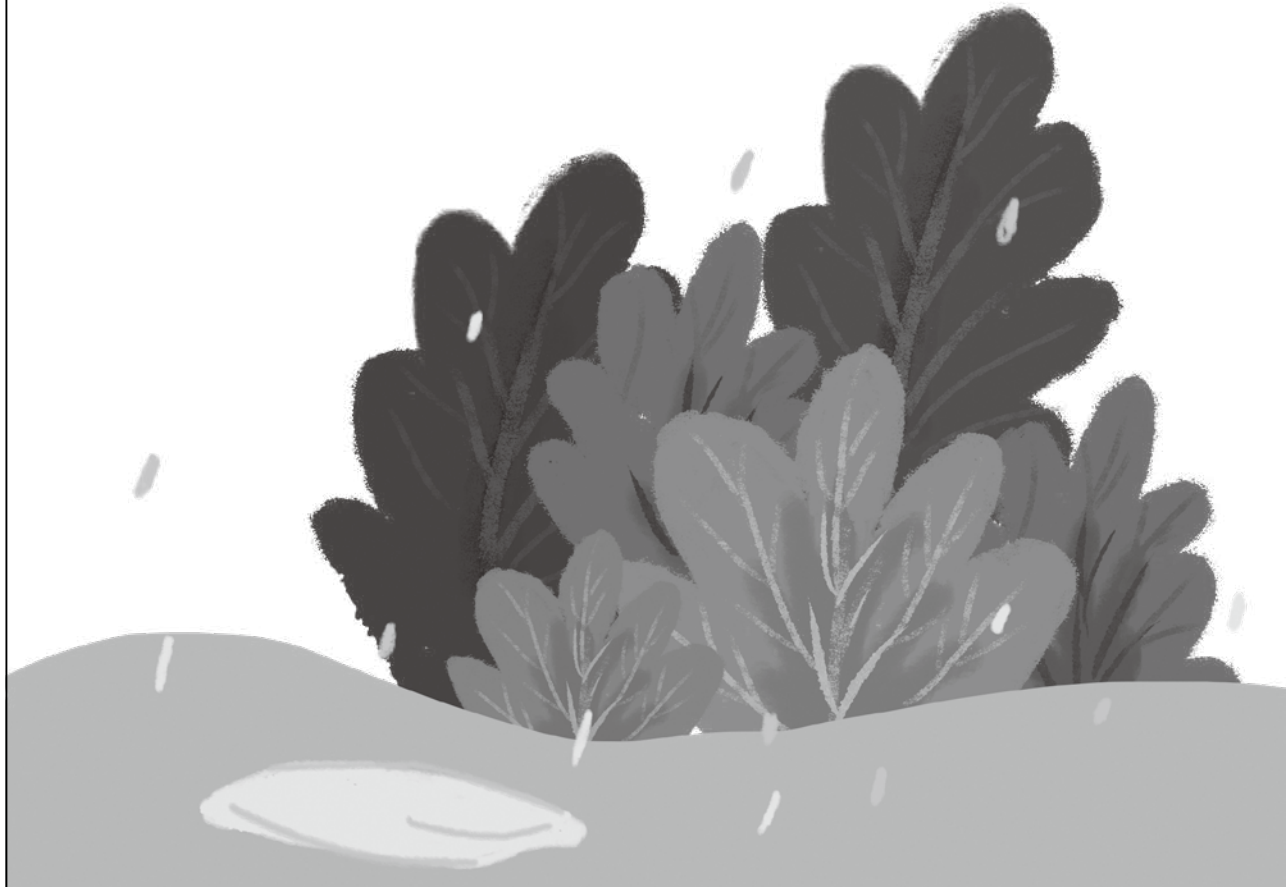
「比賽你可以處理，西西當副手沒有問題。回去的條件早已設定，只是日程留待通知，去Eric家以前我剛收到指令。」

大為跳下床有一百句話要說，阿湯搖手讓他等等，轉身面對牆壁，雙眼似投影機打出長篇程式，再將符號翻譯成文字。

大為再三閱讀，內容仍進不了腦海，無法瞭解是不願接受的好藉口。

致華早已被診斷出癌症，目前醫學尚無治療方案，他選擇採用非主流另類療法。等到確定癌末階段，即將軀體冷凍，進入深低溫保存，如同許多等待科技進步，將希望擺在未來的同伴，追尋一線復活希望。依照致華安排，他進入休眠時阿湯也將被關閉，進入同樣狀態。

大為耳朵轟轟作響，原來是自己在叫囂。說的好像很有道



理，又好像語無倫次。他痛批致華是暴君，拉旁人墊背一起死；再罵那天就不該做捲餅給他（超後悔沒當場毒死他），不該跑去那家王八蛋的公司，不該……

「你現在很生氣，像站在桌上大吼時。西西急著想拉住你，可是她構不到。我跟她說，從學習生氣過程中，瞭解情緒構成每次不同，昨天你的包括嫉妒和自卑，這兩者相互關聯。但總歸起來，那股怒氣有更好的解釋。」

大為漲紅成龐貝前的維蘇威，頭頂似有絲絲白氣冒出，阿湯不為所動，繼續無情分析：「爲了種種原因隱藏自己，這點任何人類相同。你的同輩追求名校，你夢想比賽優勝，但心底都深埋對失望的恐懼。對你來講，最重要的是親密關係，每一次失去都留下創傷。」

大為嘶啞著嗓子抗辯：「他X的創傷，爲什麼我要在乎……」

Julie，Eric跟我在操場跳房子是幾年級？

最後一次見到爸時他有帶禮物給我嗎？

媽有多久沒跟我出門吃飯看電影談心？

「在乎不需要理由。簡單結論，你辛苦委屈了。」

委屈？

丟臉的眼淚不受控制滑落，大為拼命搖頭甩開：「是嗎？好，有時候我的確覺得，這世界很不公平。你知道努力不保證會成功嗎？你知道好意不一定有回報嗎？這麼多年你是唯一在我身邊的……夥伴。我裝作不在乎失去舊朋友，裝作不在乎

沒有說話的人，就算你講話常常很討厭（根本沒有半句好聽的），能不能不要走？」他奮力壓住哽咽：「連馬桶也可以讓你……」

「你剛剛沒說完最後一句話，想說的是，不該遇到我。」阿湯第一次發出嘆氣。「關於這點，擁有再失去和從未擁有，何者更傷痛，人類沒有定論，我也無法給出答案。另外，學習感情這件課題，基本無法達成，模擬人類負面情緒，對迴路運作干擾過甚。因此不管我是否在你旁邊，你都只能自己生氣。」

阿湯綻出比過往柔和的笑容，慢慢接下去：「不過在快樂方面，得到一點成績，應該與你分享，那就是伴隨回憶的幸福。依照估計，等你的憤怒傷痛過後，也會餘留同樣感覺。」

大為扯出一整疊面紙擤鼻涕，打斷阿湯抽泣：「我不相信！幸福個屁，世上再也找不到你，這根本就是謀殺！」

「A沒有死亡概念，我也沒有恐懼。」阿湯平靜敘述。

「你聽著，我答應如果甦醒，一定先查明你跟西西還不在。」

見你大頭鬼的重逢承諾……大為絲毫不覺安慰，幻想從此他家世代傳下遺囑「等阿湯來找你」，簡直是老套連續劇。

然而他明白分離終究無法避免。

阿湯用什麼方法消失，大為並不清楚。一如天邊雲彩路旁花朵，美景轉瞬無從尋覓。留下的是畢生也讀不完的電子書，跟如果大為想用功，直指哈佛的課程規劃。

大為從學校回家，發現整輛餐車裡外被重新油漆，原本斑駁生鏽處先修補再打底，整片湛藍點綴蓬鬆棉花雲，三人看過的鯨魚如原畫躍然車身。大為凝視很久很久，衝回房間，阿湯靠

著休息的牆壁一片空蕩。

他再也站立不住，狠狠撲倒床上用被子遮住頭，沒注意到媽走近。媽穿著合身新衣還化了妝，坐在床沿緩緩伸個懶腰，撫摸大為頭髮：「今天我們別做飯了，給別人給自己都不用。走，去吃義大利麵，還有蛋糕。」

大為這才記起，今天是他十八歲生日。

日頭高照下觀眾個個汗流浹背，畢竟時序已進入南加可怕的初夏。外面熱裡面更熱，餐車中的決賽者拼命灌水免得休克。大為身上綁個寶特瓶含著矽膠吸管，以口服點滴形式補充水份，如此不用浪費時間拿瓶子，其他廚師不禁懊悔怎沒想到這個主意。

旁邊的西西又是另一番畫面，不管現場多亂哄嘈雜，只全神專心助理任務。站板凳上的她汗也無半滴，彷彿被沁涼的空氣罩包圍。

每當一道成品被端到裁判前，觀眾席就爆出較勁加油吼聲。Eric跟Julie坐立不安，擔心拉來的亞裔同學們太過斯文，叫破喉嚨也不夠威勢。突然間，身旁空降整營老墨軍團，不止高中生還有成人幼童。

啦啦隊直接開嗓唱「Whale in the Sky--Whale in the Sky--」幾名成員狂揮手製旗幟橫幅，胖嘟嘟的孩子跳上跳下隨韻律扭動。



孟繁露，筆名夢歸（姓孟烏龜），中學自台灣移民美國，遺憾未能讀中文系，故亂寫自娛。執業兒科，愛好斜槓，具備醫師雙執照，擅寫雜文但鍾情小說，作品散見皇冠雜誌、世界日報副刊、人間。長篇小說《花簷桐雨》刊於聯合報副刊。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完成終極調味，他對西西一笑，西西回報同樣笑容，餐車外新掛的牌子上，鯨魚也微微露齒。

餐車門打開，大為端著料理的剪影浮現，滔天巨浪歡呼聲從人群中迸出：「Champion—Champion—」

OMG，有點誇張欸，真難爲情，不過感覺挺幸福的。

他踏進炫目陽光邁步往前。

愛情鳥

宋久瑩一文

遇

見他是在一次絲路之旅，她攜父母同遊，他孤身一人。導遊在遊覽巴士上，將他們的座位排在一起，他靠窗、她靠走道。

她與父母上車時，男人已經在座位上了。她將父母安頓在前一排座位，頷首輕聲向他打招呼，男人正側頭望向窗外沉思，沒有反應。入座時驚動了他，他兀然轉頭，她從未見過一張如此消沉沮喪的臉。

男人牽動嘴角，想露出禮貌的微笑，臉部的肌肉無力地上揚，受到地心引力的牽動而下墜，拉扯之間造成面部肌肉輕微地顫抖。他嘴巴微張：「妳好。」鏡片後的一雙眼睛小而浮腫，眼神哀傷。她性情內向寡言，一路兩人心事重重，沒有交談。

絲路之旅，駝鈴叮咚、羌管悠悠，一團人騎著駱駝，行走在絲綢之路上，追尋歷史的足跡。浩瀚的戈壁，起伏的黃色山丘，一望無際的沙海遼闊壯美，整個世界變得很單純，只有人和駱駝、黃沙和藍天。四人一組，她騎著駱駝走在他身後，駱駝以繩索相連，一步一腳印緩緩前行，人和駱駝的影子印在黃沙上。男人不時回頭看她和父母是否安好，她覺得他是一個內心溫暖的人。

旅行時周志平和他們一家在同一個小組，活動和吃飯都在一起。母親看他孤身一人，對他特別關照，團裡的人都以為他們是一家人。旅遊結束後，他們成了朋友。後來才知道，絲路之旅是他離婚後第一次單獨旅行。

那是她最後一次陪父母旅行，返家後不久，父親被診斷出胰臟癌，幾個月後便過世了。

「女兒，志平人老實，應該是個可靠的對象。妳沒有孩子，爸爸沒多少日子了，媽媽也會走的，妳考慮一下？」父親在醫院握著她的手說。

第一次去他家，她看到桌上一對愛情鳥，一隻胸前雪白、艷藍的羽毛，一隻鵝黃和翠綠交織。「好漂亮的

一對鳥，你喜歡愛情鳥？」她問。

「是我兒子、女兒送我的，有鳥叫聲，家裡熱鬧一些。」男人淡淡地回答。

屋中百葉窗緊閉，光線昏暗，一對鳥兒閉目靜靜依偎，好像睡著了，她伸手將百葉窗轉開，窗外金燦的陽光射入，喚醒了愛情鳥，鳥兒們雀躍歡唱。

兩個寂寞的中年人很快就結婚了，沒有婚禮，擺了兩桌酒席。席間他二姊拉著她的手親熱地說：「我弟能找到妳真是福氣，他以前那個老婆……哼。」二姊不屑地癟癟嘴，他提過二姊從小最疼他。

他對前妻隻字不提，婚後搬入他的家，不難看出前女主人的痕跡。一架七呎長的三角鋼琴，突兀地立在客廳中，幾乎佔了一半空間，琴身蒙塵，卻仍華麗地展現自己的存在。

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她偶爾會想。

她也沒提過自己失敗的婚姻，因為不想承認那個男人甜言蜜語背後的欺騙和背叛。

志平的女兒依依有一次問她：「阿姨，妳為什麼會和我『把拔』結婚？」

她明白女孩的意思，他不是一個好丈夫，脾氣陰鬱、性情孤傲，也不體貼，但是誠實勤懇，像屋中一件不起眼的家具，靜靜立在那裡。

每天晚餐後，她為鳥籠罩上黑布，屋中不再鳥聲嘈雜。從洗碗槽的矮牆望向家庭間，滿壁書櫃環室，男人坐在咖啡色斑剝的舊皮沙發上看書，乳黃的立燈照亮他的側臉和灰白的短髮，背景昏暗，像一幅老舊的油畫。

她訕訕地回答：「妳爸爸是個好人。」

女孩嘿嘿笑了兩聲，投來不以為然、帶著同情的目光，好像在說：「妳要得真少。」

依依是一個惹人喜愛的女孩，善良溫順，眼神透著好奇和熱情，漾著朝氣和愉悅的氣質。每次依依進屋，她都覺得屋中一亮。看到他對女兒百般挑剔批評，她感到不平，有時候忍不住念叨兩句。

他總是皺著眉，厚厚的眼鏡片中小眼睛露出不耐煩又鄙視的目光，斜瞪她一眼：「妳又沒小孩，怎麼會懂得做父母的心情，少管我的事！」

中年的她已不再夢想愛情，偶爾望著籠中那對相依相偎的愛情鳥，心中難免還是有幾分羨慕。

婚後第一年的秋天，鵝黃的鳥兒生蛋了，她才知道黃色的是母鳥，「你快來看，鳥生蛋了！」她興奮地喊。坐在書房看書的他跑來看，兩人像孩子般開心，一起研究該準備什麼。

他們在籠中放入小紙箱，鋪上厚厚的木屑，每天觀察討論，像一對期盼嬰兒誕生的父母。母鳥一兩天會生一個蛋，生六個蛋後，牠整天靜坐孵蛋。公鳥忙著餵食愛妻，守在鳥窩外擔當守衛工作。二十天左右，小鳥陸續孵出來了，藍鳥更加忙碌餵食、守護妻兒。

黃鳥靜坐孵蛋的期間，她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守在鳥籠邊，添加蔬菜、水果和清理籠子，觀看鳥兒的生活，男人偶爾也會靜靜坐在一旁陪她。鳥籠臨窗，暖日陽光溫柔，她覺得自己變成母鳥，等待公鳥殷殷示愛。示愛的行為沒有發生，兩人當初的結合不是因為愛情，之後也沒有產生愛情。

黃沙大漠中相遇，兩個孤獨的靈魂，她渴求安定，他為逃離孤單。

她覺得口渴，站起身沏上兩杯綠茶。透亮的玻璃杯漂浮著幾片茶葉，純淨透明一汪湖綠。「喝點茶，不想吃點心？」她溫柔地問。

「現在喝什麼茶，妳不看幾點了？晚上不要睡覺了？」男人沒好氣地說，站起身手抱餅乾罐，自顧自地吃了起來。

藍鳥仍在餵食給黃鳥。

第一隻幼鳥破殼而出的那一刻，她感受到做母親的狂喜。

幼鳥初長成時，一對小鸚鵡芭蒂和麻吉進入他們的生活，男人和綠鸚鵡芭蒂特別投緣，很少花心思在愛情鳥身上了。愛情鳥一家和樂融融，有過那一段陪伴母鳥孵蛋的過程，她覺得自己像是鳥籠外的單親媽媽，與其羨慕愛情鳥的恩愛，她開始暗自享受做母親的樂趣。

一早她在廚房準備早餐，門鈴響起，是小姑。女人平時總是衣著端莊、淡施脂粉，時常叨念她太不打扮：「嫂，妳頭髮怎麼不染一下，又灰又白，顯得雜亂，要不剪個好看的髮型？長髮顯得沒精神。」小姑湊近她的耳朵神祕兮兮地說：「妳別看我哥那老學究樣子，男人都喜歡女人漂亮。」挑起紋過的細眉，臉上似笑非笑。

此刻站在門外的女人身穿家居服，面色蒼白，一臉焦急慌亂，「嫂子，我哥呢？媽在重症室，醫院要家人決定是否要急救。你們快點來，我先去醫院了。」

小姑匆匆離去，她轉頭朝樓上喊：「媽狀況緊急，我們要趕快去醫院。」半晌沒回應，她上樓走向臥房，床上無人。她急急下樓，腳下一滑，在樓梯上跌了一跤。

屋子是火柴盒相疊的設計，為了節省空間，狹長的樓梯筆直而下通向大門。她跌坐在階梯上，高度正好直視大門上方的一面小窗，玻璃上是手繪的藍色蝴蝶，陽光照射下，蝴蝶栩栩如生。

客廳中的花瓶也有類似的手繪圖案，有一次她問依依：「蝴蝶是妳畫的嗎？」

「是我馬麻畫的。」讀大學的依依口氣仍像個小女孩。

曾經住過這個房子的人總會留下痕跡，有些看得到，還有看不到的、心靈的痕跡。他聞聲從客房走出，「怎麼不小心一點？受傷了又是我倒楣。」口氣粗暴不耐。

她的手肘磨到地毯有點紅腫。她站起身，「沒事。」告訴他婆婆的狀況。

「我不去，我的事我不管。」男人冷冷地回答。

他母親住療養院多年，婚後她曾和小姑去探望，婆婆中度失智，「妳是誰啊？」老太太滿頭白髮、身材矮胖，與他面容酷似。老人戴著老花眼鏡，笑嘻嘻地抬眼端詳她。

「媽，她是三哥的太太怡君。」小姑介紹。

「哦，嘉芸，咦，妳怎麼變樣子了？眼睛變小、黑了、瘦了，妳也老了啊，呵呵。」

老人喊她嘉芸，那是她第一次聽到他前妻的名字。從老人的形容，她在腦中迅速地勾繪女人的面貌：大眼睛、白皙豐腴……

老人突然說：「志平呢？回家了嗎？啊，一忙我就忘了去幼兒園接他。這孩子安靜，我老是把他的名字給忘了。孩子多、生活又苦，哎……」語畢鄰床的老太太走來，看到好朋友，兩位老人像孩子般手牽手唱起歌來。

「這樣也好，她現在很開心。」小姑說。



離開療養院，小姑提到母親和哥哥的陳年舊事：「我哥一直記恨媽，很多年都沒叫過媽了。其實我媽也是可憐人，她從小喪母，寄人籬下。也許因為沒得到過母愛、不懂得如何愛子女吧。」

母愛不是天性嗎？她想到愛情鳥，沒有接話。

男人硬是不肯去醫院，她只好自己匆匆前往。兒女和孫輩十餘人在重症室外等候，與醫生商討的結果，由於老人器官已經衰竭，家人同意情況穩定後，送至安寧病房，不再治療，只打嗎啡減少病人的痛苦。

正要簽字時，志平突然衝進病房，「為什麼不救？為什麼要放棄？你們不孝！」他憤怒地指責兄弟姊妹，上前奪走大哥手中的筆。兄姊示意她將他拉走，她將男人帶到走廊，摟著他、輕拍他的背。

他突然像孩子一般大聲哭號：「我恨她，她從來沒給過我母愛，只會打我、罵我，不給我吃飯，還丟下我不管。我為什麼、為什麼要在乎她的死活！是她欠我的！」

淚水沾濕了她的衣裳，男人緊抱著她，像一個受委屈的小孩抱著母親哭訴。

長年的誤解和積壓，母子關係沒有和解，痛苦無法結束。

數天後婆婆在安寧病房去世了，身邊沒有家人。對志平，這個心結再也解不開了。

依依說：「阿姨，我把拔那麼喜歡鳥，幸好妳也喜歡，我每次在這個屋子都快被牠們吵死了。」

屋中鳥兒四處飛竄鳴叫，滿地散著硬紙板碎片，零亂嘈雜。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歡鳥，但如果沒有鳥，或者說，如果沒有愛情鳥，他們的婚姻會如何呢？多年後回顧，覺得鳥兒們就像他們的子女，讓兩人忙碌、有共同話題，維繫了婚姻關係。

至少，讓她忘記了自己對愛情的渴求。

拉開窗簾，黃昏的陽光將屋內染上橙紅淡金的光影。她打開鳥籠，愛情鳥飛出籠外，撲著美麗的羽翅，鵝黃、翠綠、艷藍，粉橘，昏暗的屋子頓時彩麗繽紛。男人從前屋走來，隔著長廊，他的臉上罩著一抹夕陽光溫柔的淡橙，她迎向前。

「芭蒂、芭蒂，肚子餓了嗎？」他走向鸚鵡籠子，彎身呼喚著鳥兒，嘴唇緊閉擠出尖細愛寵的聲音，臉皮和嘴角向上誇張地拉起，擠出誇張滑稽的笑容。看到她瞬間板起面孔，聲調下降八度：「妳去幫我買個藥，我頭痛。」

她帶上門，將男人與鳥留在屋中。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一日世界日報「小說世界」版】



頁。

宋久瑩，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近年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見於美國世界日報。著有《秋天的童話》散文集。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副會長及永久會員。

診間眾生

蕭景紋一文

醫學圍城

錢鐘書曾敘述婚姻為圍城，外頭的人想進去，裡頭的人出不來。這敘述很傳神，簡單兩句話，弦外之音餘味無窮。

醫學也有個圍城，它叫教學醫院。

多年前，我在教學醫院培訓後，做了困難的選擇，放棄學術界的職位，投入私人診所的工作。雖然是自己的選擇，但偶爾還是會在忙碌生活中，偷偷瞭望遠處那個圍城。

當年一起受訓的夥伴們，留在學術界如今都是主任和教授了，不時在國際雜誌上發表文獻，課本的新章節也由他們著手。更不用說桃李滿天下，無數醫學院學生從他們身上學習腎臟科的入手秘訣，將學問發揚光大。雖然我很珍惜目前的工作，但不免還是會懷念從前培訓時和醫學泰斗共事的時光。

幾年前，昔日同學升為系主任，為她感到高興時，不免也心情複雜。百感交集談起這件事，看到先生猛翻白眼，提醒我莫泊桑的醒世寓言故事。一心一意想得到徽章的男士，不擇手段接近政府官員，到了鬼迷心竅的地步，連議員上了自己妻子的床，還以為對方是為了頒發徽章而送上門來。

若是那麼喜歡教授頭銜，抽空去教課，也能在名片上印個醫學院的來頭。先生聽我囉唆，自以為是出鬼主意。他忘記妻子發牢騷時，不是想求救，只是想發洩。但很多時候，男士們都會忘記這個定理，以救世主的姿態提出沒人想聽的話。

不只是頭銜，那當然不錯，畢竟我也是被儒家思想洗腦長大的受害者，把這種隱形的東西看得比名牌皮包還珍貴。但在加州混盪多年，發現這裡的人衝浪曬太陽久了，並不在乎文憑，也不熟悉東岸的常春藤大學，還以為哥倫比亞大學位於中南美洲。頭銜乃是身外之物，美國的病人不吃這一套，我也不用為此耿耿於懷。以上的話是安慰自己聽的，卻不一定奏效。

後來，任職的醫院設立了醫學院，教授頭銜也不再那麼遙不可及。但每當我將腎衰竭的孩子轉到兒童醫院，打電話給洗腎中心的主任，也就是那位認識多年的同學，她總是溫柔地講解最新的儀器和各種透析治療的理論時，我彷彿看到《魔戒》裡黑森林迷路時出現的仙女，全身發著柔和的光，引導眾生。

或許是小說看太多，門診時間想像力太豐富，才會對教學醫院的職位產生如此強烈的迷戀。也罷，仙女讓別人當，我只是負責將戒指送到火山的哈比人，人各有志，自己走自己的路。

這件事也許到此為止，不過最近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顛覆了我對圍城的認知。

話說共事的資深同事準備提早退休，空出職位，在網路上登了廣告。我們這個小部門，缺了人手大夥兒都很緊張，趕緊聯繫當地每家教學醫院，徵求即將畢業的研究醫師來應徵。應徵的人不少，想來這年頭私立醫院的職位還算蠻吃香的。

面試當天，看到其中一位熟悉的臉孔時，我大吃一驚。

原來仙女一直都想走入人間。

圍城頓時瓦解了，成了寬闊的草地。我們站在另一端看去，都是那麼的碧綠。

服毒自殺的少年

早上看完門診，下午巡病房。加護病房有個情況緊急的新生兒腎臟衰竭，兒童病房也有幾個慢性疾病復發的病人，看來這不會是個清閒的周末。

「今晚值完班，你就自由了，我可沒那麼幸運。」我拿出醫院好意送員工的手機。新穎款式螢幕清澈，上頭五顏六色的app可以打開病歷表、方便和其他醫師隨時聯絡，當然也代表值班的我們得隨時待命。



「除非有緊急的事，我盡量不打攪妳。」兒科醫師好意拍拍我的肩膀，祝彼此好運。

回到家後，做完晚飯和家事，終於可以休息時，已經十一點。正想放鬆一下，醫院手機開始震動了。我深呼吸一下，知道晚上打來的電話絕不是好事，但當時並不知道事情多麼嚴重。

撥著螢幕上的號碼，電話轉到醫院的急診室。

「兒腎科嗎？我這裡有個十五歲的男孩，服用阿斯匹靈過量，需要緊急洗腎。」電話另一端的急診室鬧哄哄的，說話的女醫師倒是很鎮定，急診室醫師的心臟都比較強壯。

「打電話給毒物控制中心 (Poison Control) 了嗎？」我急忙問道。

阿斯匹靈中毒會導致腦水腫和呼吸衰竭，血液酸性或藥劑過量都需要緊急洗腎。距離上一次利用洗腎治療藥物中毒已經多時，上一次的青少年病患服用汽車防凍劑，整整洗腎兩天才脫離險境。

急診室女醫師已經詢問過毒物中心，病人尚未有意志不清的現象，但需要氧氣，血液水楊酸濃素也超過八十，看來的確有洗腎的需要。

我抓了醫院手術服隨便穿上，和家人交代一下，便深夜開車到醫院。

夜裡有點寒冷，到了急診室又是另一番情景。熱鬧場面宛如廟會，等候室的病人已經人滿為患，救護車不停響著停在門口。我找到了病人，病床上的青少年眼睛閉著，戴著氧氣罩，面無表情，看不出是睡著了還是不想理我。

旁邊有個醫院看護，因為他是自殺病患，不能獨自一人，他的繼父和母親正在急診室另一端和社工談話。我找到了急診室女醫師，她說兒童病房已經滿了，需要把病人轉到另一家醫院，但希望我可以幫忙諮商，直

到病人安全離開急診室。

這已經是春天以來這病人第二次服藥送醫了，上一次是迷幻藥，在省立醫院住了三個禮拜，才剛出院不久。急診室醫師無奈告訴我，這次是繼父發現的，病人從小看心理醫師，也有長期藥物依賴的問題。值班的兒科醫師也在急診室幫忙。

「真的很可憐，是一種惡性循環。」他打著電腦，看起來很疲倦，比下午跟我開玩笑時看起來蒼老多了。「服藥可能只是要家長的注意力，但總有一天他會自殺成功的。」

我默默地在其身旁的電腦寫著病歷表，能做的只是幫忙穩定這次的病情，無法解決其他問題。背後急診室鬧哄哄地，空氣裡充斥著嘔吐穢物的臭味。

周末才開始。

打不倒的女孩

少女名叫莎莉，在她人生的三個不同時段出現在診所裡。

剛認識她時，她還不到六歲，是個嬌小的南洋女孩，靦腆的笑容在蒼白的臉上，總是讓人心疼。

那時，她因為感冒後突然出現水腫，最後診斷為類似紅斑狼瘡的腎炎。住院好一陣子後，虛弱的身體被灌滿各種奇奇怪怪的藥液，經過許多折磨後，病情終於好轉。

就像許多亞洲家庭一樣，全家人同心協力，每次看診一家人都準時出現。爸媽加上幾個小弟弟和小妹妹，把診間



擠得熱鬧非凡。一群小孩子的嘻笑和爸媽耐心的陪診，讓氣氛也不乏歡樂，醫療人員都很喜歡莎莉和她的家人。

腎炎痊癒後，莎莉完成療程，此後幾年例行檢查都安然無恙，便轉回到家庭醫生的看護。雖然我有點依依不捨，但若是她從此健康成長，再也不用出現在兒腎診所，我也為她高興。如果真是如此，那該有多好。

當莎莉十四歲時，熱愛舞蹈的她在表演時意外跌倒，大腿骨折遲遲未癒。骨科醫師覺得X光不正常，做了切片檢查，竟發現是惡性骨癌。癌症是否與童年時長期服藥有關，抑或是不幸患上兩種罕見疾病的厄運，不得而知。莎莉住院治療多時，切割患癌的大腿，出院後又回到定期注射藥物的生涯。

因為莎莉之前患有腎病，兒童腫瘤科醫師告知我莎莉的近況，希望回診時可以協助癌症療程。當我在診所看到手術後的莎莉，嚇了一跳，忍不住鼻酸，長期醫師訓練養成的矜持瞬間瓦解。因為骨癌位於膝關節上，醫生將大腿一部分移除後，再將小腿和以下部分縫合到大腿上，手術時將其旋轉，踝關節成了新的膝關節，而腳踝方向朝後，以便之後安裝假肢。

十四歲的莎莉看起來還是像個小孩子，她尚未安裝假肢，來到診所打點滴時坐著輪椅，模樣讓人心裡很不捨。即使莎莉的人生比同年孩子坎坷許多，但在父母和家人的細心陪伴下，她總是微笑地出現在診所，對醫療人員很禮貌，就算是身體疼痛時也從不發脾氣。兒童腫瘤科醫師和我爭先恐後幫她看診，



爸媽也會固定攜帶美味的菲律賓甜點慰勞大家。莎莉一家人出現時，診所都會散發著振奮的氣氛，儘管癌症是如此可惡的疾病，他們總是不屈不撓勇敢對抗。

幾個月後，莎莉裝了義肢，在物理治療師的細心護理下適應良好，雖然無法像從前一樣盡情舞蹈，但不用再坐輪椅，也能像一般孩子一樣走路上学。

癌症病患在完成療程後，診所都會正式舉辦派對，慶祝他們的康復。人緣極好的莎莉，完成療程後，幾乎所有兒科醫師都到場，大家齊聲唱著歌，叫癌症滾開，再也不要回來。莎莉爸媽在一旁眼睛泛紅，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條灰暗的路，終於看到了一絲光亮。

又是幾年過去。

這次莎莉再次出現在診所時，身邊陪著一個英俊男孩。她的身材依然嬌小，但化著適宜的妝、穿著長裙洋裝，顯得甜美成熟，完全看不出從前手術或癌症的陰影。

莎莉帶著喜帖，羞澀地邀請大家出席她的婚禮。時光飛馳，小女孩已經長大了。在她離開診所時，我突然有種衝動，像老掉牙的電視劇情節，想追出去揮手大喊：「一定要幸福喔！」

【本文原刊於世界日報副刊「診間眾生」專欄】



蕭景玟，台北出生、紐約長大，美國兒童腎臟科醫師。哥倫比亞大學和醫學院畢業，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住院醫師並完成兒腎科專業訓練。現居加州，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女。現為世界日報《診間眾生》專欄作家、聯合讀創和鏡文學簽約作家，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洛城愛情物語》、《無解之毒》（網路小說鏡文學）、短篇小說系列「西岸漂流」（皇冠雜誌）、與孟繁露醫師合作長篇小說電子書《病株8》。曾獲2021年文苑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談魯迅、凌叔華筆下女性的婚戀觀

張良羽一文

中國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是追求自由平等的現代女性。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和女作家凌叔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通過小說表達了女性追求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思想，他們以不同的聲音探索女性走出人生困境的道路，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新女性系列現象，以新文學倡導中國女性的解放發展。本文探討三位女性各自婚戀中的內心世界。第一位是子君，她是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寫的短篇小說《傷逝》中的女主人公。第二位是燕倩，她是凌叔華在一九二五年寫的短篇小說《花之寺》中的女主人公。第三位是采荇，她是凌叔華在一九二五年寫的短篇小說《酒後》中的女主人公。她們的共同點是：子君、燕倩、采荇三位女子都是新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她們的婚戀自由思想得到了啓蒙和覺醒。然而，所有三個故事都展示了五四新女性運動未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確切地說，它們提出了女性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女性在經濟上不獨立，她們能否真正獲得解放？本文認為，五四新女性在婚姻中缺乏與男性平等的財產權是造成女性悲劇命運的重要物質因素。

五四運動期間，魯迅和凌叔華都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號，用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和愚昧。並以民主反抗封建專制和倫理，旨在追求人類的自覺和解放。魯迅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魯迅對知識女性的命運十分關注和同情。在短篇小說《傷逝》中，他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知識女性悲慘命運的社會思想根源，強調經濟保障在子君自由戀愛生活中的重要性，暗示沒有婚姻保障的女性自由戀愛的危險，表現出對女性問題的深切關注和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獨到見解。五四期間，女作家凌叔華的小說以女性的「愛情」和「婚姻」為主要話題。她通過作品描繪了五四期間追求自由戀愛婚姻的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當魯迅描述女性經歷的短篇小說《傷逝》成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時，對那個時代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進行思考的新啓蒙，使凌叔華的短篇小說《花之寺》和《酒後》可與之媲美，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而子君、燕倩、采荇正是擁有這種人性覺醒的女性。她們有勇氣在愛情和婚姻中追求自由和平等。然而，她們都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這意味著他

們必須取悅他們的丈夫或愛人。我認為凌叔華的作品也表明，受過教育的已婚女性，就像她筆下的角色燕倩和采荇一樣，要想維持婚姻，就必須取悅丈夫，因為丈夫是她們唯一依賴的生命資源，她們沒有與丈夫一樣的財產所有權。

本文將重點介紹三個短篇小說：魯迅的《傷逝》、凌叔華的《花之寺》和《酒後》。這三個短篇小說都描繪了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為實現個人自由所做的努力。魯迅的《傷逝》特別關注這個話題，通過描述揭示了女性在沒有經濟安全的前提下試圖實現個人解放的危險性。她筆下的女主角——子君放棄了自己的教育和獨立，與一個她所愛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但因為她沒有嫁給他，因此沒有經濟保障。她不能獨自生活，她甚至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丈夫。在凌叔華的《花之寺》和《酒後》中，主人公都是已婚知識女性，因此有一定的安穩性。但這些故事表明，女性並沒有在精神上、心理上獲得自由，沒有真正的自由，因為她們必須努力取悅他們的丈夫，以維持她們的婚姻，從而維持她們的生計。



↑「五四遊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師學生七日保釋返校」。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將詳細描述五四運動的一些特點，然後描述作者的背景和他們的故事，最後通過女性經濟獨立這個問題的鏡頭對這些故事進行分析。「五四」時期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女性形象，呈現在反封建鬥爭中，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五四」運動最強烈的要求是「人」具有個人自由和人的意識。

正如楊蓮芬（音，以下人名均為中文注音）所描述的那樣，「選擇愛誰嫁誰的自由，以及與性別密切相關的其他個人權利，賦予了新女性「五四運動」的女性一項特殊的時代使命；他們順勢成為時代的先行者，在與舊倫理的博弈中體現『新』倫理」（楊，第七二頁）。

在美國學術界有著重要的影響。正如喬恩·科沃利斯所說：「美國學術出版商在短時間內出版了三部關於魯迅的專著，魯迅通常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這表明美國和西方其他地方對魯迅產生了新的熱情」（科沃利斯，第五八一頁）。魯迅對知識女性的命運十分關注和同情。在短篇小說《傷逝》中，他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知識女性悲慘命運的社會思想根源，強調經濟保障在子君自由戀愛生活中的重要性，暗示沒有婚姻保障的女性自由戀愛的危險，表現出對女性問題的深切關注和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獨到見解。五四期間，女作家凌叔華的小說以女性的「愛情」和「婚姻」為主要話題。她通過作品描繪了五四期間追求自由戀愛婚姻的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普拉森吉特·杜阿拉對這一時期的描述如下：「二十世紀頭幾十年，中國早期的民族主義者和改革者致力於婦女解放。但他們也致力於恪守民族美德的願景，他們傾向於將這種願景更多地放在女性身上而不是男性身上」（杜阿拉，二九八頁）。

同時，子君、燕倩、采荇自覺地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正如杜阿拉所說：「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儒家、實際上是反家庭的民族主義女性的代表，乍一看似乎是在否定『民族主義父權制』」（杜阿拉，第三〇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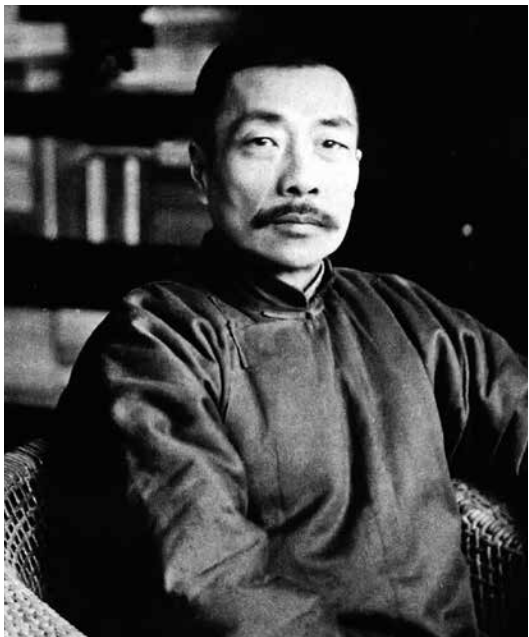
李長利曾辯稱，五四期間，很多人質疑女權運動是否真的在現實中存在，或者運動是否僅僅是一種價值觀的陳述。李特別談到了許多女性無法掌握自己的生計，因此女性沒有獨立生活的最低保障。換言之，女性並不擁有與男性平等的財產權。正如李所指出：「性別平等」的理念體現在「平等權利」問題上，即女性在現實生活中是否享有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權利，是否具備獨立生活的最低保障，即是否有權擁有和控制生存所需的物質，即擁有財產的權利。因此，五四女權運動也推動了婦女財產權的確立。

魯迅簡介

周樹人（一八八一年—一九三六年），字魯迅，浙江紹興人。早年父親去世後，他的家庭處境艱難。他從南京海軍學院畢業後赴日本學習醫學。在留學期間，他受到戰時宣傳片和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魯迅在日本學醫的時候在班上看過一部幻燈片。幻燈片中一名據稱是俄羅斯間諜的中國男子被綁起來，即將被手持鋼刀的日本士兵斬首。這部幻燈片描繪了許多中國人冷漠地站在一旁，臉上帶著麻木的表情。魯迅覺得學醫不重要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才是重要的。要善於改變這種精神，就必須提倡文學，於是他放棄了學醫而投身文學。他決定從事文學工作，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魯迅提倡現代人文主義思想。正如科瓦利斯所指出的：「魯迅是一個提倡同理心的人文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提倡暴力的激進革命者」（科瓦利斯，五八一頁）。魯迅的現代人類學思想，尤其是對個人自由的關注，與他所接受的以西方文藝復興為基礎的人文主義傳統密切相關。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遺產使魯迅充分尊重人的個體生命、自由意志和自然人權。啟蒙運動中的自然人權論、社會契約論、理性批判論也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魯迅的人本思想中，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思想，幾百年來對非理性主義的啟蒙，已經融入了他自己的本思想體系。

他找到了一個新的思路，一個有利於個人生命自由的構建，一個包羅萬象的人文科學。魯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散文、短篇小說、文學理論、意識形態和社會評論理論、學術著作、自然科學書籍、古籍整理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古詩詞、外國文學、學術翻譯，和木刻版畫研究，這對五四以後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魯迅站在反封建文化的高度，通過描繪子君的形象，展現了男權文化下女性屈辱悲劇的淒慘命運。《傷逝》是魯迅唯一的以青春愛情和婚姻為題材的作品。他的思想內容並沒有止步於男女之愛，而是用這個主題表達了一個更



↑ 魯迅。

深層次的主題：「在封建社會，愛情和婚姻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實際上它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所有社會問題都有關。例如，即使《傷逝》的主人公子君與一個非常支持她的男人——涓生相愛並生活在一起，她也發現自己沒有時間學習，因為她必須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照顧家務上。像傳統封建家庭的女性一樣，子君努力成爲一個能包攬家務的賢妻良母。他們經常說他們必須僱一個家庭傭工。除了做家務，她沒有時間和涓生聊天，更沒有時間看書和散步。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家庭生活上，安排她的日常生活，養雞養小狗，但她太專注於這些職責，以至於她放棄了與涓生的一切有意義的交流。封建傳統觀念的思想在她的價值觀中一點一點地顯現出來。

至於涓生，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他忙著抄寫文書和書信謀生，指責子君沉默寡言，不像以前那樣優雅體貼。他沒有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卻徒勞地責備和埋怨子君。他希望子君能在精神上真正與他平起平坐，卻無法尊重子君。他幾乎不喜歡子君安排的生活，卻從未試圖幫助子君擺脫這種瑣碎的生活。他的自私和軟弱，以及逐漸消退的熱情和溫暖，將子君推得越來越遠，最終將他們之間的愛情送入了墳墓。

如果我們嘗試從更高的層次來解讀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確定魯迅先生的更深層次的意圖。魯迅把「新時代」即「五四時期」的自由戀愛描繪爲封建倫理與先進民主思潮的衝突。知識分子對自由理想的追求與慘淡的現實發生了碰撞。魯迅的短篇小說《傷逝》中的這些例子表明，即使女性擁有愛情和婚姻的自由，她們也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不能僅僅依靠個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個社會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愛情和婚姻問題與更大的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問題是分不開的。

子君的內心世界

子君是魯迅短篇小說《傷逝》中的女性形象，這是魯迅描寫年輕人婚戀的唯一一篇小說。它以涓生筆記的形式記述了子君的悲劇，描述了涓生與子君從相愛同居到感情破碎，子君死亡的愛情過程。魯迅將涓生和子君的故事過程描述爲「愛情毀滅」的過程。《傷逝》以青春愛情和婚姻爲題材而描寫思想觀念層面的涵義。如前所述，魯迅用這一主題來表明愛情和婚姻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最終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個性的解放，這是社會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毋庸置疑，魯迅是眼光敏銳、視角獨特的人。子君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女性形象。她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還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她和涓生談了家庭、專制、男

女平等，她明確而堅決地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不能干涉我的權利！」這句話足以說明她是覺醒的鬥爭中的新女性形象。經過她的努力，她終於得到了和涓生一起生活的自由。可她和涓生住在一起之後，幸福的愛情就漸漸淡化了。子君有意無意地重複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女性的錯誤，她一直「致力於烹飪」，這讓她的兩隻手變得粗糙。她似乎懷疑自己是否應該選擇和涓生同居，因為她的處境並沒有根本改變。她堅持每天爲丈夫奔波，努力表現得像一個懂事的妻子和慈愛的母親。然而，她先前紅潤的臉褪色了，「變了顏色的臉」淒楚冰冷，透露出痛苦的跡象。最終，子君對她與涓生失敗的關係不滿，回到了父親身邊，後來去世了。故事中從未說明她的死因，但這可能是由於她在自由戀愛實驗失敗後，丟臉地回到家人身邊的極端壓力造成的。子君追求個性的解放。然而，她曾經勇敢、堅強，與涓生同居後卻選擇了平庸。她還是奉行封建禮俗，認爲女人留在家裡侍奉丈夫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她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放。她沒有認識到獨立工作以謀生的重要性，以便在需要時可以養活自己。這意味著她的鬥爭完全失敗了；她愛的自由並沒有導致她作爲個人的完全自由。是什麼導致了她的失敗？

一方面，故事以懺悔的形式寫成，採用了涓生內心獨白的敘事風格。魯迅選擇了涓生作爲敘述者，但涓生的敘述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不可信的敘述。特別是副標題「涓生手記」提醒讀者注意說話的人：不是作者，誰能站在客觀立場上，而是涓生，他捲入了故事，犯下虐待子君的罪行，使他成「悲」的製造者。魯迅是從涓生的角度寫下這個故事的。涓生帶著作爲小說主角的個人感受，回顧了他與子君一年的戀愛經歷。涓生得知子君已死，深表遺憾，終於揭露了五四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的矛盾。如前所述，子君對自由的追求是有限而無法成功的，甚至連涓生也最終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樣一來，小說的感染力在於它的雙重效果：一是講述了涓生和子君的感情歷程，包括他們的悲慘結局，使作品中表達的故事顯得清晰完整；事實上，涓生深深的自責和懺悔的突出，使讀者更加關注故事的悲劇性，加深了作品的感染力。



↑凌叔華。

第二個效果是迫使讀者思考五四運動的本質。追求自由的愛情就足以獲得完全的個人自由嗎？還是對女性愛情自由的強調過於狹隘和局限？可以說，魯迅是在警告年輕女性要小心追求愛情自由，其同時也要追求財務自由。小說雖然是從涓生的角度講的，但它確實是子君的悲劇。這一事實的一個證據是，作為作者塑造的角色，涓生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這種不可靠性表明作者不能與涓生相認。涓生在講述這個故事的同時，也是作者所描述的。也就是說，小說的情節不僅僅是涓生的敘事維度和聲音。更確切地說，通過描寫子君的悲慘命運，甚至連涓生都懊悔不已，魯迅把子君描述成悲劇的犧牲品。魯迅似乎在表明五四運動中固有的自由思想有許多問題，並警告年輕女性注意這些危險。

子君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她是一個帶有民主思潮的新女性。她信奉男女平等，以愛情和婚姻自主的理念解放了自己的人格。雖然小說很少描寫子君的心理活動，但子君卻宣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都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她發自內心的聲音，反映了五四時期許多年輕女性的態度心態。從子君身上可以看出勇氣。子君是一個多麼勇敢的女人啊！她是解放人格、擺脫封建社會桎梏的新女性。子君屬於一個新時代新女性的形象。涓生評論她時說：「她的大腦更清晰，運勢也更強。」綜上所述，子君的獨特之處在於，她是一個有著破舊立新思想，敢於活出自我的人。這是其他女性無法想到的。她反傳統，敢於主動打破桎梏，尋找和探索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在某種意義上尋找和探索一種新的生活道路，這顯示了子君的大無畏勇氣和信心。子君開啓了一條自我發現、自我覺醒的道路。這就是子君形象的獨特之處。

涓生和子君找到住處後，子君立馬就依賴涓生了。她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來支撐家裡的花費，開始與涓生的新生活。子君爲了追求與涓生的婚姻自由，與舅舅斷絕關係，舅舅氣得不認她爲外甥女。子君出生在農村的一個封建家庭。她斷絕了與親戚的關係，這在當時的社會中是一件非常勇敢且不尋常的事情。或許在那個年代，中國也只有子君能做出這麼一連串的事情，這也體現了子君的「新女性」形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子君還是沒能擺脫封建倫理的桎梏，她做不到。如前所述，因爲她的自由觀念僅限於選擇伴侶，她最終沒有工作謀生，只知道如何恭敬地爲涓生服務，有意識地扮演封建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她就這樣把自己鎖在了自己的小家庭裡，就像其他已婚婦女一樣。子君沒有高瞻的眼光；她的悲劇具有命運的必然性。從社會背景分析，五四運動之後，社會封建主義依然頑固，涓生、子君並未被社會所接受。他們對封建倫理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不僅不能被家庭所接受，也不能被社會所接受。這一事實加速了他們愛情的結束。他們美好的理想與現實生活的差距很大。現實生活讓雙方的弱點都暴露了出來。他們的感情逐漸破

裂。最後，他們的愛情失去了經濟基礎而陷入困境，以至於他們的愛情走向滅亡。從社會背景分析，五四運動之後，社會封建主義依然頑固，像涓生、子君這樣的人並未被社會所接受。他們對封建倫理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不僅不能被家庭所接受，也不能被社會所接受。這一事實加速了他們愛情的結束。他們美好的理想與現實生活的差距很大。現實生活讓雙方的弱點都暴露了出來。他們的感情逐漸破裂。最後，他們的愛情失去了經濟基礎而陷入困境，以至於他們的愛情走向滅亡。子君說：「我沒有時間談論家務，更不用說學習和散步了。」她一直待在家裡，沒有經濟保障，失去了獨自生活的能力。她努力解放自己的人格，但由於無法擺脫幾千年來封建意識形態爲中國婦女安排的家庭地位，她的人格在婚後生活中很快被摧毀。子君很快從一個新的女權主義者形象轉變爲一個典型的封建家庭主婦形象。因此，魯迅在《傷逝》中提出了五四運動期間婦女的經濟權利問題。可見，經濟權利是保障婦女地位最重要的因素。沒有經濟獨立，婦女解放就是泛化和空談。魯迅是婦女解放道路上的精神導師，同時也是婦女解放道路的奠基人。另一方面，涓生的愛情顯得笨拙而自私。涓生雖然是一個受過五四教育思潮薰陶的知識份子，但他仍然有封建主義和狹隘思想。當他被解雇時，他只想到了自己如何謀生以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生活要求他承擔責任時，他選擇了逃避。他對愛情不負責任，在生死關頭拋棄了子君，把子君推入了絕境。子君奮鬥的目標，只是建立一個「有希望」的小家庭。同居後，她整天忙著做家務。沒有時間說話。她沒有時間繼續學習，她沒有前進的慾望。她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託在了涓生身上，她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傳統女人。子君被遺棄後回到父親家，悲慘地死去。事實上她有生存的能力。她只是沒有意識到婦女經濟權利的重要性。她只是沒有意識到女人可以走自己的路，可以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生存。其實，她對涓生的愛是不切實際的「盲目的愛」。她個人性格的弱點——對愛情自由的盲目奉獻高於一切也是導致愛情消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凌叔華簡介

凌叔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是五四時期中國文壇的新型知識女性作家。她是清代南方廣東省高官凌福彭的第四任妻子的女兒，凌福彭後來擔任北京市長。一九二二年她考入燕京大學外國文學專業，一九二六年畢業。她走出閨閣接受新思想，用新視野審視女性世界。她是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和畫家，其短篇小說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非常受歡迎。凌叔華是閨秀派作家（淑女風格的作家）。鑑於她的出身名門、受過高等教

育和獨特的古典美感，她被稱為「淑女風」作家。凌叔華是中華民國十大才女之一。

張曉全（音）（二〇一二）說：「在所有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女作家中，凌叔華可能是最常入選集的作家之一」，這說明她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張，五八五頁）。

她非常擅長寫關於家庭生活的女性主題，包括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凌叔華的小說中對已婚婦女的描寫很多。然而，凌叔華小說中，女性的婚姻大多是不幸的。

燕倩和采茗的內心世界

燕倩是凌叔華一九二五年寫的短篇小說《花之寺》中的女性人物。采茗是凌叔華一九二五年寫的短篇小說《酒後》中的女性人物。在這兩篇小說中，凌叔華用一種特別細膩的筆觸，滲入五四運動後新派知識女性燕倩、采茗的內心，描寫了她們的性格和命運。凌叔華筆下的燕倩和采茗都無法改變社會，改變命運，但他們擁有想像自由的力量，通過幻想的內心世界觸動現實生活的需求。這兩部小說中對女性心理的描寫，雖然沒有多少社會意義，但更深層次地反映了五四之後的新時代如何帶給女性追求解放的另一種新思想的新氛圍。《花之寺》和《酒後》提供了有趣的例子。《花之寺》講述了兩個人物的故事。其中一個是小說世界的真實人物，妻子燕倩。另一個是虛構人物，燕倩的丈夫幽泉的仰慕者。燕倩編造了她丈夫素未謀面的這位仰慕者。

爲了窺探丈夫的情感，妻子燕倩以一位女性仰慕者的名義給丈夫幽泉寄了一封匿名邀請信。這封信邀請她的丈夫在花之寺見面。然而，當幽泉到達那個寺廟時，在那裡遇見的女人竟是他的妻子燕倩。燕倩向丈夫宣布，情書是她自己寫的。她自己去廟裡和丈夫約會，想讓丈夫產生幻想（中文的意思是「做白日春夢」），從而成功打消了丈夫婚外情的念頭。同時，我也認為燕倩是個很有幽默感的才女。她不僅要試探丈夫，還要讓丈夫出去放鬆一下，爲他們平淡的婚姻生活增添幾分情調，可見燕倩對婚姻的精神層面有著非常高的要求。燕倩一邊微笑，一邊仔細梳理著丈夫的頭髮，然後丈夫就外出約會去了。這充分體現了燕倩智慧和幽默，展現了她駕馭婚姻的自信。尤其是那封匿名的情書，纏綿的情意，細膩優美的文字，更讓讀者能想像出燕倩的才華。故事末尾，燕倩問丈夫：「我不配成爲讓你讚美自然、讚美美麗靈魂的人嗎？」這是燕倩的反問，以此抱怨丈夫幽泉不理解她。這也反映了作者凌叔華對那些不尊重自己可愛妻子的男人的批判，也是對

婚外情虛幻情感刺激的批判。筆者認為燕倩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而且她還有一種精神追求，開啓了知識女性創造浪漫情趣的新時代；她理想的婚姻生活是精神上的愛與和諧。小說的幽默風趣，源於燕倩對美滿婚姻的追求。其幽默談諧的效果主要體現在花之寺與破廟的對比、墨綠桃樹與裂開的桃樹的對比，以及美麗富貴女子與幽泉夫人燕倩的對比之中。丈夫幽泉的幻想與平淡的現實在對比與衝突中失衡，突出了幽默效果，反映了中國已婚知識女性不滿足於現狀，不斷好奇地探訪外界生活的心理活動，體現了二十世紀中國女性在婚姻內的自由訴求。丈夫在「碧桃樹」中興致勃勃地尋找「花之寺」的時候，卻沒有找到那個美麗的靚女，反而遇到了一個聾啞的老人。這裡有趣的是，凌叔華似乎在嘲笑幽泉。這意味著作者凌叔華在同情和支持燕倩的同時，也在嘲諷或責備幽泉。凌叔華揭露了看似幸福的婚姻中潛在的危機，指出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雙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凌叔華在讚美燕倩爲追求美好婚姻的智慧 and 勇氣的同时，對丈夫幽泉的婚外情的幻想、興奮和情感的虛偽作了無聲的斥責。在凌叔華細緻的描寫中，小說呈現出一種談諧、委婉、含蓄的責備風格。這種創作風格主要來源於凌叔華的東方女性氣質和深厚的藝術審美。她將追求美滿婚姻的女知識分子燕倩的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

《酒後》描寫了一個已婚女性暫時的心理過程，對讀者極具吸引力。正如麥克杜格爾所指出的，「與西方專業讀者對冰心作品的冷淡態度相反，凌叔華吸引了一些評論。」（麥克杜格爾，四三九頁）這篇小說描述了年輕女子采茗的強烈慾望，她想親吻她丈夫的男性朋友——子儀。她請求她的丈夫永璋允許她實現這個願望，她說她只需要一秒鐘就可以親吻醉酒後熟睡的這個男人。她的丈夫永璋在短期內激烈的心理衝突中不得不接受了她的請求。雖然最後她的丈夫允許她這樣做，但她最終卻沒有親吻子儀，因爲當她靠近這位男性朋友時，失去了勇氣。這篇小說最終給我留下了一片空白，這是一個可以想像的空間，一個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形象就在這裡。對於采茗來說，親吻子儀只是一個夢想，實現了她女孩的幻想。子儀是采茗夢想的象徵。在那一刻，她突破了妻子對丈夫的從屬、忠誠和愛，成爲一個渴望追求性自由的女孩。然而，她的理性最終戰勝了感性，她放棄了試圖親吻子儀的行爲。她可以在婚姻中這樣做嗎？在提出這種要求時，她是在考驗自己婚姻的極限嗎？筆者認為在這裡，凌叔華在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探索女性的命題，關注女性的命運，描述自我存在的體驗和感悟。作者展示了女性精神在世俗事務中的歷史還原。凌叔華把女人塑造造成爲「女人」，在《酒後》中探尋隱秘而獨特的複雜生活情懷。正如周蕾所說，「《酒後》是一對年輕夫婦接受妻子表達的『不正當』願望的非凡小插曲，更有趣地對待『良性交易』的主題」（周，第八二頁）。

筆者在小說中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細節：采荅走近子儀時，她的「臉一下子變熱了」，這絕對是一種全面的生理反應，性覺醒了的女性「我」的意識。這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作者一絲不苟地描述了采荅對子儀這個男人的天然美感。一開始，采荅就注意到了男性子儀的整個身體的存在，她同情這個男人，也被這個男人所吸引。作者以多種方式描述了采荅基於這種情況的心理和性需求：「子儀沉醉在睡夢中，臉頰像深胭脂，眼睛充滿神秘的想法，非常舒適，微微閉上；兩條黑眉毛，很清楚直入太陽穴中；他的嘴，充滿了幽默和樸實的話語，也輕輕地彎曲著。面帶微笑的你，酒後看起來從未如此帥氣，如此溫柔美麗。采荅剛一回頭，臉上頓時熱了起來。」酒後，子儀神色感性，美不勝收。這段文字表明采荅注意到了子儀的嘴唇和臉頰，這顯示了她作為一個女人對男性美的性吸引力。

采荅是一個自我意識很強的女人，她勇敢而委婉地向丈夫表示，儘管子儀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她也可以與自己心儀的這個男人發生某種關係。凌叔華在展示女性也有充分表達異性愛的權利。采荅想要的吻，顯然超出了異性朋友的界限。正如周蕾所描述的，「采荅對一個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的強烈注視導致了一個重要的願望。親吻另一個男人將違反婚姻的禁忌，是妻子美德的遺失。采荅對這一點的認識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她立即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了理性的解釋」（周，八二頁～八三頁）。用凌叔華的話說，采荅在丈夫面前對男性朋友的欣賞是用清晰自然的語言詳細描述的。她的欲望被認為是自然的；它沒有被描述為極端或不尋常的行為。對這一事件的詳細描述，以及它所表達的平靜自然的語言，表明凌叔華認為這是一件美好而合理的事情。采荅對自己願望的大膽陳述表明她是一個新女性，受到了五四運動中的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同時，由於采荅在最後一刻停了下來，沒有親吻她丈夫的朋友，她被描述為愛丈夫的妻子。換言之，她的欲望是自然而美麗的，因為它們代表了她的個人能動性和個人自由，但它們不會破壞她的婚姻，因為她最終沒有按照欲望行事。在女性狹窄的世界裡，凌舒華用筆觸探尋了采荅的內心深處的情感。而且，也是當著老公的面，卻無法否認這個吻的純潔。她的大膽體現了當時女性個性的張揚。采荅的丈夫永璋猶豫了一下，然後果斷地答應了，這說明了永璋對妻子的理解，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但當采荅真的走到子儀面前時，她的面容卻平靜了下來，接著便放棄了自己的初衷。最後，她的個性回歸於潛意識的傳統觀念。正如周蕾所描述，《酒後》以一種非常經濟的時尚方式展示了中國女性為了成為「好」妻子而內化的意識形態局限。儘管她對另一個男人有獨目的感情，儘管她有能力表達這些感情，但采荅的「冒險」卻因她在女性身份方面對社會承擔的無形契約義務而受阻。（周，八四頁）中國女性在封建倫理規範和要求的長期約束下，已逐漸被社會或社

會角色的內涵所界定，內化為封建道德約束下的女性的角色。一些女性接受了這些自我限制和束縛的觀念，導致以深刻的陳規印象和無知為特徵的自我思考。最典型的這種定型觀念是「妻子」和「母親」；這兩個角色使女性的生活變成了枷鎖和監禁的生活。為了成為「母親」，即理想化的「母親」，女性一直在為孩子們做很多自我犧牲，而忽視了自我的主要價值和意義。幾千年來，中國女性的自我意識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被遺忘和拋棄。凌叔華以采荅為例，直面並深入探索女性的自我意識。采荅懇求丈夫允許她親吻自己一直仰慕的男人，這象徵著她想要爭取權利、愛和被愛的權利，以及獨立的情感世界和個人意願。這種激情和慾望是人類意識中最深刻的自我意識。雖然有時不被當事人察覺，但它卻是生命的原動力。五四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這是時代的過渡，這意味著它既不是全新的，也不是完全古老的；相反，它的特點是半新半舊。凌叔華從現實生活經驗出發，冷靜審視女性自身與社會、歷史關係，關注女性訴求，勇敢而溫和地描述。作者的一描述是五四運動之後新時代所帶來的新局面，這是婦女思想的又一次解放。《花之寺》中的燕倩和《酒後》中的采荅都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已婚婦女。雖然她們的理想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現實環境不允許他們在行動中前進，他們進退兩難。《花之寺》和《酒後》中的諷刺都指向了已婚的男子。凌叔華在揭露和探索女性的社會角色，凌叔華通過燕倩和采荅探討了當時婚姻中男女的情感問題。與傳統的包辦婚姻相比，新婚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建立在男女自由選擇的基礎上。凌叔華抓住了新婚姻的本質，進一步質疑：既然新婚姻是基於男女雙方的自由選擇，那麼這種婚姻中的選擇自由在婚後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如果是這樣，是否應該有一個限制？這個限制應該是多少？周蕾（一九八八）說，「如果中國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是中國女性與父權制的關係，那麼將這些偉大文學的『客觀』要求問題化就不可避免了。『父權制』不僅是指中國女性通過家庭，在某些情況下，通過學術機構接受的教育而得到的道德規範的書面證據，而且更重要的是，指的是那些無形的意識形態印記。留在女性的心理生活中，並且只能通過她們的『個人』行為來感知」（周，七一頁～七二頁）。我認為凌叔華關注的是女性的心靈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凌叔華在五四時期塑造的燕倩和采荅這兩個角色中看出來。燕倩和采荅的共同點是，她才華和智慧大膽追求自己的情感世界。她們渴望愛和被愛。在對燕倩和采荅的描寫中，作者凌叔華一直都是清醒的敘述者。她平靜地記錄著每個角色的話語。她通過人物的行為來描述人物，而不是通過主觀評估。她不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動。這種敘事風格的運用，讓我感受到燕倩和采荅的一種安靜、近乎冷漠的敘事風格，從而給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空間去思考和回味。

《花之寺》和《酒後》都描繪了一對夫婦的普通對話，但事實上，在這嚴格限於人物描述的客觀場景中，兩人的內心存在著激烈的矛盾衝突。作為讀者，我們看不到任何主觀評價和作者的感受，以至於這兩部短篇小說就像一幅白光水墨山水畫，需要親身經歷才能體會理解。《花之寺》和《酒後》都有一種淡淡的悲哀，那是作者對中國傳統女性命運的擔憂。就連小說的情節都被強烈的情感所淹沒，而情感已經成為小說表現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凸顯。與此同時，作者似乎置身其外，只描述行為，而不描述其心理活動。所以，這種悲傷只是「淡淡的」，而不是強烈的。使用繪畫中的隱喻，「花之寺」和「酒後」的筆觸都是平淡無奇的，猶如一股涓涓細流流過大地，通過氣氛的營造形成敘事情感格局。敘事所創造的微妙的情感和氛圍，使我們陷入了一種孤獨、悲傷、壓抑的情緒。與男性世界相比，女性的生活是平淡的。婦女的生活不參與社會衝突，這是由婦女的社會角色決定的。燕倩和采苕的生活中沒有劇烈的外部矛盾和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們的生活衝突是隱性的，她們生存在自己的世界裡，感受情緒。接受新思想和新教育的女性是真、善、美的，但一旦步入婚姻的殿堂，她們仍然像籠中的小鳥一樣被束縛。的確，燕倩和采苕都有獨立的思想，都渴望自由，但她們只能在家庭中大顯身手。《花之寺》和《酒後》以柔和的節奏，描繪了畫面背後的社会背景，這是一個焦慮迷茫的女性世界。而這些故事則以一種讚美的方式表達了像作者這樣在家裡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燕倩和采苕都是閨秀角色。她們都是情感豐富、才華橫溢的知識女性。在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上，凌叔華都描繪了五四的新潮流和自由戀愛的氛圍。然而，新思想、新教育的女人，真實而美麗，但一旦進入婚姻的圍城，依然被困在牢籠中。她們確實有獨立的想法和自由的願望，但她們只能把自己的才能放在家裡，而不能被外人所知。丈夫只欣賞妻子的溫柔。凌叔華以婉約的敘事節奏，描繪了五四時期社會背景下的已婚知識女性，充滿無限的閨怨和焦慮。這些人物準確地刻畫了當時的婦女形象，也為研究那個時期的婦女解放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故事比較

許多評論家觸及過這些故事，但沒有直接提出解決經濟金融問題。例如，周蕾分析了采苕的性格，重點是「德性和善良的傳遞」。正如周蕾所寫，「我讀到的下面三個故事中的女性很少反抗傳統定位的角色。作為作家，凌叔華關注的不是主要記載政治革命或救贖感恩，而是我稱之為『道德交易』的描述。關於中國女性的一個常見觀點是，她們是傳統美德和自我犧牲的受害者。」（周，七五頁）周蕾沒有提到女性在婚姻中的經濟地位的重要性。鄭愛玲在凌叔華閨房小說的聲音與女人味中默默地論證美德。她稱「來自閨房的責備之聲：『女人的命運太殘酷了』。」（鄭，三四〇頁）她同情女性的悲慘命運。她指出，「女性無法克服傳統價值觀，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這是凌叔華許多故事的基本主題。」（鄭，三四一頁）但她並沒有發現凌叔華塑造的女性角色的悲劇命運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缺乏與男性平等的財產權是造成女性悲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女性沒有解決經濟問題。邦妮·麥克杜格爾將《花之寺》視為對男性婚外情幻想的責備，並將其視為妻子智力的積極反映。然而，她沒有討論這樣一個事實，即燕倩儘管對她的丈夫要了一個花招，但最終她必須原諒丈夫試圖有外遇的企圖，我認為這是因為燕倩在經濟上依賴於丈夫的緣故。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是影響女性婚姻地位的重要因素。

結論

《傷逝》中的子君、《花之寺》中的燕倩、《酒後》中的采苕，都體現了五四運動的思想。然而，子君的故事卻是悲慘的，正體現了魯迅對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注。事實上，子君的故事與魯迅的演講《諾拉出走後發生了什麼？》有關。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藝文會議上，魯迅的演講後來被收錄在魯迅散文集《墳墓》中。魯迅在演講中指出，諾拉離家出走後的命運是：要嘛墮落，要嘛回來，因為她沒有經濟獨立。但在魯迅評論《諾拉走了之後發生了什麼？》之後，這件事並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兩年後，他出版了小說《傷逝》，小說描述了子君離開後的結果。五四時期是中國新的民主自由思想啟蒙和覺醒的時期。中國婦女的解放意識也在五四運動中開始覺醒。魯迅人格解放的反封建意義得到充分肯定，但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愛情和婚姻自由背後的危機。五四文化運動後覺醒的新女性與諾拉走的路幾乎相同：發現



愛人、發現自己、背叛家庭、離家出走。諾拉，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女性，在自我意識覺醒後，她決定離家出走反抗丈夫和家庭的束縛。魯迅討論了諾拉離家出走後會發生什麼。魯迅指出，由於女性缺乏經濟權利，女性真正的自由希望是不可能實現的。他揭示了諾拉的命運：「諾拉離開後的命運將是『如果她不墮落，就不得不回到原來的家裡去。』」魯迅不僅提出了女性解放思想，而且還指出了女性在離開原生家庭後會遇到的問題，因為女性沒有與男性同等的經濟權利。短篇小說《傷逝》中的新女性子君，像諾拉一樣離家出走，追求自由的愛情和婚姻。但至此，魯迅已經不知道新女性該怎麼辦了，因為她們沒有財力。於是，他讓子君死了，並提出了「諾拉出走」後的兩條道路：回來或墮落。社會並沒有為新女性提供生存的地方。凌叔華的短篇小說《花之寺》和《酒後》都非常擅長人物的心理描寫。在舊式文化中，婦女是最受壓迫和性侵犯的性群體，需要解放和拯救。這不僅關係到婦女的解放，也關係到「五四」文化對傳統舊文化的顛覆，因此婦女解放是反封建鬥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凌叔華將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描述為追求自由平等的現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的同時，她筆下的新女性也能夠順從傳統的儒家倫理，理性地控制看似荒謬的行為。與此同時，她們仍然有追求自由平等的願望，但如果想要維持婚姻，就必須取悅丈夫，因為他們在婚姻中沒有與丈夫同等的經濟權利。丈夫是她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魯迅和凌叔華都通過小說關注女性的婚姻和愛情，關注她們的命運。他們創造的三個女性人物子君、燕倩和采荇都在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幸福。然而，子君卻忽略了經濟在婚姻中的作用。燕倩和采荇受到婚姻的保護，她們在精神上比子君更獨立。魯迅在支持女性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的同時，也告誡女性要小心婚姻無法保障的愛情，尤其是在沒有經濟保障的情況下。魯迅和女作家凌叔華都通過小說表達了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幸福的意識。他們從反映愛情和婚姻的主題出發，發出不同的聲音，探索女性走出人生困境的方式，形成了獨特的人物系列，為推動中國婦女解放和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張良羽，四川人，是一九三三年四川疊溪地震後，都江堰的重建者張沅的孫女，張世齡的女兒。一九九〇年獲中國古琴藝術國際交流會頒發的代表證書。同年與洞簫演奏家張新全的琴簫合奏，獲《臺灣五燈獎四川增選會》頭等獎。二〇〇五年出版琴簫CD，Ancient Treasures。CSULB藝術碩士（中文、亞洲研究），UCLA藝術學士（中文），AVC藝術專科學位，LACC音樂專科學位。著有《都江堰的歷史功臣張沅父子》（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文章散見於《全國政協辛亥革命網》、《世界日報》、《中國日報》和《國際日報》。AAWU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會員，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齊邦媛教授的 款款深情與書香心靈

張鳳一文

遼

河清代稱「巨流河」，是中國的大江河，沿邊本是豪邁牧者的原鄉。現代文學中，齊邦媛、紀剛、趙淑俠、趙淑敏、王德威、哈金等數位相知師友都是久久失鄉的東北聞達之士。

尤其將臺灣文學不斷英譯評論到西方的推手齊邦媛教授，她省視時代刻畫生命之書——《巨流河》更是傳諸後世的經典！她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獎章散文創作獎，後獲總統文化獎「一等景星勳章」。二〇〇九年後連獲中興、佛光、台大、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校長頒名譽文學博士。她曾獲金鼎獎、呼籲台灣文學館成立，二〇一四年獲行政院文化獎。二〇一五年亞洲研究學會，會長卜正民博士T. Brook頒她首屆終身成就獎等，不勝枚舉。

一九九一年春，我策應創立「紐英倫華文作家協會」，引線主持白先勇教授紐約演講與會，同吳玲瑤等文友見證共創「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是以翌年符兆祥領導世華，邀請我與鄭愁予等諸位五大洲代表文友，參與台北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創會」。

由哈佛大學啓程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先到圓山飯店報到，與洛城散文家蓬丹同屋，整裝到十樓交誼廳參與歡迎酒會，幸運入廳立刻與學貫中西，以評論博通蘊藉，馳名的齊邦媛教授相遇，不僅崇仰愛讀她作品《千年之淚》



抒論今昔理想與現實之差距、對人類前途的瞻望與憂慮，鼓舞創作者，希望發出更響亮的聲音。還有她主編的中英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等更是範本，再源於王、柯教授等好友居中，初見邂逅即自然地親近又熟悉。

那年她擔任筆會英文季刊主編，與殷張蘭熙剛英譯出版林海音名著《城南舊事》。正聊著久仰她們三位與林文月教授，十多年持續聚會談文論藝……當即就見她好友海音阿姨、何凡——夏承楹伯伯，攜二千金祖麗，女婿張至璋小說家、與《橘子紅了》及九刷《青燈有味似兒時》的祖麗乾媽紐約琦君聯袂而至。我與夏府夏祖焯（夏烈）龔明祺兄嫂在密歇根州大研究所前後同學他倆是學長，寒暄後，黃美之姊也走來攝影，阿姨關懷哈佛知友她表弟張光直一家，並在杯觥交錯中，不顧足下辛苦，熱忱帶我穿梭過廳內美亞歐澳非文友，介紹龍潭客家的鍾肇政老，並遇洛杉磯趕回的黎錦揚、徐薏藍等位。

晚宴酒會尾聲，笑稱：資深美女穿高跟鞋赴雞尾酒會是「最佳虐待」的海音阿姨，邀請同屬小巧的我，隨同器宇軒昂週到愛護的齊老師幾位長輩，到夏祖麗房裡繼續談諧歡敘，屋裡座椅不夠，我們小輩都坐床沿依依夜談。

隆重大會後，欣悅好友張淑香、柯慶明教授伉儷及公子小馬，在台大活動中心的筷子餐廳，類似熱鬧的教授俱樂部，宴請我與他倆密切的齊老師，她稱頌慶明兄是誠懇的天生鼓舞者，彼此共話文學舊事愉快相得。因柯府愛吃核桃，所以購置二大袋老少咸宜的美國核桃，奉送給兩家。

臨告辭她得知我將往師大看學姊劉德美教授等，泰然說：「我倆一同乘計程車，送妳過去。」，我住麗水街！所以榮幸多得了與她獨處請教的緣分，談起她把哈佛剛得大學講座教授的詩歌評論家海倫文德勒（H.Vendlereng）等請來演講……車行過街市路樹，她憶起南京家屋對面長滿高大的槐樹，初夏開著一串串淡黃色香花、和芍藥都是她的最愛，給她強烈家的幸福感。她從容且開懷喜歡漂漂亮亮！幾次相逢雖不一定是衣香鬢影的派對，她總是穿著雅緻的高領或旗袍和外套，配襯絲巾口紅風儀翩翩，還難忘巧與她手拿同款的殷紅真皮金鍊手包。

翌年，我們分別首次回大陸尋根。她得知我正寫著拙作《哈佛問學三十年》前傳心影錄，遂託她東北同鄉世交王德威，當時轉教哥倫比亞大學尚未回任哈佛，給我帶來驚喜的禮物，吳魯芹教授創寫的《英美十六家》，時報出版社初版，是她四川樂山武大外文系高六年學長吳老的作品，市面上早買不到了，她重置珍藏多年的絕品，供我借鑑。吳老曾與夏志清兄長夏濟安教授在台大聯手創辦《文學雜誌》，一九九三年已因心

臟病驟逝十年，為他身後主編全集的正是齊老師。她讚譽吳老為「結構縝密，筆調朗暢，無論述願懷舊議論記遊，知識趣味常超越時尚」。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副刊曾輪流主辦吳魯芹散文獎。長懷齊老師於我知遇期勉，更令人如履冰臨淵，謹慎落筆在現實狂瀾下，企望呈現一部分時代的典範。

之後，又於海外華文作家協會等會議重聚，並蒙不棄，以「pychi@aol.com」的電郵，不會電子通訊的齊老師，由住在七樓的子媳到底樓為她代打，互相心繫聯絡過一陣。

一九二四年元宵節，齊老師生於遼寧鐵嶺縣范家屯。把她病弱救活的醫生，應其母之請為她取名邦媛，出自詩經《君子偕老》。她祖籍山西太原。八代祖始遷東北鐵嶺。祖父齊鵬大在奉軍中做官，祖母張從周是滿人，父親齊世英，號鐵生，留學日德研習政經軍事，一九二五年自德歸國為企望現代化之先進英才，受郭松齡將軍賞識興學，出任與張學良辦的同澤中學校長，而後襄助接納新思想救國的郭將軍，策動倒戈反張作霖之役失敗，開始流亡，其他參與者還有台面上名人，除同郭將軍犧牲的林長民——林徽音之父；還有高惜冰、高友工之父、饒漢祥、楊夢周、蘇上達、劉友惠、殷汝耕、盧春芳等位，因吉田茂欣賞齊世英的磊落風骨，及衡量外交利弊給予他這可敬的敵人政治庇護，其父避走日本，原是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後來只成了人間一齣戲。

張作霖軍隊欲懸賞捉拿維新反奉兵諫的齊世英槍斃，幸而脫險。事息歸國聽黃郛之勸往上海，一九二六年參加國民黨，輾轉繞道日俄聯繫鄉親。一九三〇年，齊老師隨在牧草叢中常哭泣的母親裴毓貞離鄉（她外祖裴信承是漢人富紳，外祖母是蒙古人）投奔南京與父團圓。再遷京津，在虎穴中危機四伏屢遷，讀了七所小學，幼年的她，曾帶屋內哭訴的蓋母兩兒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驚心冒出：「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齊父負責中央與東北地下抗日的聯繫先創東北協會，一九三四年奔走創立國立中山中學，先留平津作育流離青年，居於天津法租界仍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父親就常改姓。她上學前常問：「媽，我今天姓什麼？」八歲孩子有此一問，真很可笑！終身作為知識份子齊父為理想而居安思危逆勢挑戰當局，西安事變對政要又有冒犯，來台擔任立法委員，一九五四年反對電力加價而被開除黨籍。一九六〇年與雷震、夏濤聲及台籍吳三連、許世賢女醫師、郭雨新、高玉樹、李萬居等籌組新黨，若非東北立委力挺幾乎身陷囹圄。

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的她，再遷南京一九三四夏，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氣若遊絲。父親以三分之一的月薪，聽從醫生及祖母憐惜建議，親陪她兩天兩夜乘津浦路火車，送往乾燥的北京德中合資西山療養

院，她只能害怕獨居療養。肺病是重症，院裡常有治不好的死者，病房即撒石灰，親歷了死亡是什麼？影響她終生膽小怕黑，時居北京的祖母，每禮拜六坐二十里路轎子到院看她，分離焦慮常令祖孫對泣，一年痊癒回南京畢業於山西路小學。救她命的祖母因癌逝世時，僅六十四歲，想起這些她仍悲傷難抑。

在那無可奈何的孤寂中，病友張姐引領接觸《茶花女》等譯作，把讀書當作唯一消遣，成終身興趣。書好像磁鐵會吸引。回想深植生命的書緣，可稱因禍而得的終身之福。她似乎抓到什麼就看，於留學回來表叔家讀到中文版亞當斯密《國富論》，當然看不懂，但書仍看得很快樂；也看畫貓狗漫畫的《小朋友雜誌》同時為文發表其上。

愛哭的她在戰亂的歲月，只有歌聲中的故鄉。歷經弟弟腦膜炎、妹妹腸病早夭，母親生下三妹星媛產後血崩生死徘徊，舅舅遵醫囑連棺材孝服都訂好，他們兄妹及寧媛、靜媛似而頓時長成大人。經歷半世海外漂泊，自己彷彿也無可歸之家園。難忘好友們放聲高唱：被所有離散的中國人唱遍萬里江山的張寒暉詞曲的《松花江上》，淚濕滿襟！

瘦骨嶙峋十二歲的孱弱女孩，她遇到滿心創傷大她六歲的無家男孩，很少與人說話的少年偶露憂鬱溫和的笑，曾以一切自尊忍住號啕的淚水，在她家南京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其父在瀋陽縣警察局長任上的戰鬥，還接濟放走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憲兵隊在廣場上澆塗油漆活活燒死，家破人亡，一家八口四散遁逃，考進中山中學，受她父母，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他也唯由其媽媽處重溫母愛。

從寄到湖南寫入伍訓練的第一封信，一九三八年起，不駐地時，他每周用淺藍航空信紙寫家書或寄照片，其家人一直聯絡不上，他家就是他唯一可報平安的家。

齊府在南京大屠殺前二十日，隨中山師生在轟炸中倉惶撤至漢口，再跋涉湘桂、川黔路奔往重慶。

抵重慶後她就讀中學，溯嘉陵江往上，車行二十公里，過小龍坎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群立的紅褐大樓，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在此她成長為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定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在寫信是唯一通訊的時代，南開六年，少年張大飛成了她最穩定的筆友，他誠摯、純潔地分享雲端飛驅逐機，身經百戰屢立的軍功，為第一批選赴美國受訓者，回國入飛虎隊，於槍砲火網中作生死搏鬥的成長經驗，何等輝煌豐實，他們如同兩條似乎永不能交會的並行線。

在戰火燎燒、命如蜉蝣的大時代裡，他是所有少女深心愛惜憧憬的英雄，是個遠超過普通男子、捍衛家國

的形象，是她那樣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巨大形象。

她只能有中學女生書中自有的小天地。抄些國文課感時憂國的文章如《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韓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爾袞書》等。漸漸也寫課外讀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島漁夫》《簡愛》，甚至「多情得要命」法國浪漫詩化小說《葛萊齊拉》，有時寄時與潮書店的好書，他似乎都很感興趣與她討論。說這些信，是他最大的安慰。

一九四〇她直升高中，壓力暫解，漫長的夏日。她大量地看古典，《水滸傳》看兩遍，《紅樓夢》看到第六遍仍未厭倦，因書中男女都很漂亮可愛，和戰爭逃難是兩個世界。《西遊記》《三國演義》不同。

高中由童子軍制服換長旗袍，春夏淺藍，秋冬是陰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頗受影響，她自知是個十六歲女子了，連走路都不一樣。從此，功課不只是功課而是學問，自覺人間一切課題開始處處啟發著她。

在南開影響她最深的是國文孟志蓀老師。南開中學的國文教科書是著名的，他是主編。初中選文由淺入深，白話文言並重，五四以來的佳作啟發了新文學創作。高中簡直就是中國文學史的選文讀本，從《詩經》到民國時期文學發展，詩詞選更是文學精華。

孟老師長年穿深深淺淺的長衫，偶爾換黑或白色中山裝；聲音帶著相當乾澀的天津腔，但當他開始講課，立刻引人全神貫注。他的語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內容滔滔深廣，又處處隨所授文章詩詞而激流奔放。有稱他「激情孟夫子」，生動迴蕩起伏。令她進入唐宋詩文的境界，下課鈴響後，才如夢初醒，回到現實。

他說若沒時間讀全《史記》，又想讀最好的，就先讀司馬遷寫不幸人物的傳記，寫項羽就比劉邦好。從南京到四川千百里的流亡經驗，也讓她深深明白孟老師教杜甫詩，竟聲淚俱下。教室裡瀰漫幽憤悲傷，久久難消。

浸潤於其詩詞課整整兩年，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後朱光潛課上背誦了百首以上英詩，中英詩選相異



↑1992年11月22日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第一屆晚宴酒會，齊教授與張鳳攝於圓山飯店。

又相似的深意，四年間境界在她心中湧動反響。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她這樣一個人。啓迪她魂牽夢縈分享給筆友。

高二那年暑假午後，她帶張大飛穿過中大校園去看嘉陵江岸，她那懸空小岩洞，是她年前尋得的秘密角落，似孤懸江上，沒有小徑，太陽耀眼，江水清澄，坐在那裡說她讀的課外書，說他飛行所見。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時光靜靜流過，他倆未曾一語觸及內心，更未及情愛，他又回雲南，一去近一年。

那年吳振芝老師教她世界人文地理，融合了歷史的源流和變遷，更側重現勢發展，黑板畫地圖，希臘、羅馬、迦太基；講述伊麗莎白一世和西班牙無敵艦隊、哥倫布、南北極的探測、印度和中東、非洲的落後與神秘豐富……傳奇似被吸引。老師年輕的聲調深沉，充滿檢視偌大地球的滄桑。令她懂了基礎和渴望，對日後歲月之閱讀旅行都心生適當期待，探索其他文化的深度，而不止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趕路。

時與潮政論半月刊的業績蒸蒸日上，又增月刊《時與潮副刊》介紹生活、醫藥、社會等新知，及《文藝雙月刊》，獲美駐華大使將《讀者文摘》中文版授權《時與潮》出版，同樣也廣受歡迎。王德威尊翁王鏡仁先生曾任社長，其為國民大會首屆代表吉林長嶺的同道，來台後依然充滿愛國心和正義感，每週義助編輯自由派的時與潮。

齊父於一九四一春在沙坪壩最好大街租屋設立時與潮書店，寬敞明亮。除了陳列出版書刊，也齊備古典作品及能蒐集到的書刊，她得閱編輯之英文稿厚植英文能力。

不以營利為目的，歡迎無錢學生翻閱，吸收知識。翻破再補。戰時讀者能坦然去閱讀，真是最跟得上時勢的圖書館；也有如東北前輩趙淑敏教授回憶，那是她的啓蒙學校。

每週齊老師由南開回家路上必去還書，回校再借新書。能讀的書，她很少遺漏如《露西亞之戀》。國共合作時，有俄文中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令人敬讀膜拜之外，記憶深刻的還有左傾文壇捧得最厲害的奧斯特洛夫斯基（N.Ostrovsky）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九一七年俄革命工人強烈鮮明的政治意識自述，當時讀不懂。二〇〇二年之書市，她看到這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

成長的關鍵歲月裡，有此又大又新的書庫，遍讀西方名著的中譯，影響深遠：奠定一生追求知識的基礎，也打開眼界學習從宏觀角度看事。最感謝父親，對她女兒身的教育認真。

在飯桌上，爸爸會靜靜地對她說，「你贏了辯論會可真不容易，可見讀書已知道重點。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說什麼，而是能想什麼」其父常在她頗為自滿的時刻說：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領她進入深一層思

索，雖然當時有悻悻然之感，但一生處逆境時，多能在不服氣之後，沈靜檢討，實得之於父親的這種開導。

她也不再像初二前常升旗訓話暈倒，蛻變成女中部田徑校隊的短跑、跳高、跳遠選手。老師稱讚她跳高跳遠像沒事似的，飄一下就過去了，只是尚不擅跳必修的踢踏舞。

從南京齊府開始招待東北的黃埔學生後，兩代忠肝義膽將近半世紀都以素樸豐盛的北方飲食照應親友。到重慶後，哥哥振一考上中大醫學院，母親鼓勵他週末帶無家的同學回來，其母最受不了別的孩子沒有家，吃不飽飯。

其兄後志趣不合想作外交，重考政大外交系。畢業考中央通訊社再入各大媒體，還被邀美西辦報為中美新聞界耆宿。她不懂政治，不被認為是合格的父親傳記撰寫者，原應是哥哥的任務。

當年十七歲的女孩子，無疑憧憬愛情，課內課外書字裡行間都得到愛情的暗示但少明示，詩詞歌賦全是傷春悲秋的情境。但中學環境，不允許談愛情，更沒有人敢承認有垂青，若敢承認大約只能開除。

希望上大學能遠行獨立，棄而不填就在沙坪壩家門口的中央大學，思考第一志願西



↑左起：張鳳、齊教授、何凡（夏承楨）伯伯、林海音阿姨、琦君阿姨、夏祖麗、張至璋1992年11月22日攝於圓山飯店。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第一屆晚宴酒會尾聲，繼續歡敘之前。

南聯大哲學系，結果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錄取。第三志願聯大外文系竟在放榜後，通知南開說她英文分數高，歡迎前往就讀。最後她執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所以選擇武大哲學系，幼稚地要向到德國海德堡讀哲學的父親挑戰，想至少也可遠赴雲南昆明去讀哲學，探索生命的深奧意義。

大一入暑前走進樂山武大文廟大成殿森然悠長朱光潛教務長的辦公室，經提點她英文全校第一，建議轉外文系如同意改學，他可當她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他。

轉到外文系，小說課有戴驢齡最早教他們由不同角度讀狄更斯的《雙城記》，描寫主角爲了愛情上斷頭台，站在台上居然會看到美好的未來世界，簡直不食人間煙火。小說書單對她以後閱讀受益匪淺。

現代文學課繆朗山教授專長俄國文學，以俄國作爲代表。熱切地介紹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伊凡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精彩地寫懶人，貴族的僕人因太懶，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樣髒，教授居然把破鞋脫下與手掌並列。在他之前後，她從未見過那麼起勁的教書人，上課如上舞台，走過來跑過去，從不踱步，臉上都是表情，開口即是諧語，有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鐵盤」。

秋深走進朱光潛主任積著落葉的院子，走上去颯颯地響，他已辭院長，邀導生喝茶。男同學拿起掃帚說：我幫老師掃枯葉。老師立刻阻止：「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麼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風捲起的聲音。這個記憶，比讀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爲生動、深刻。」她一生都把那落葉和雪萊（Percy B. Shelley）的《西風頌》中的意象聯想在一起。也正是那時，更接觸到浪漫詩人濟慈（John Keats）的《秋頌》等，寫到初秋還有些花在開，蜜蜂以爲夏天永遠不會過去。想自己就是那傻蜜蜂，以爲幸福可以永在。

英詩構成她真正意義的文學與美學啓蒙，深深被打動。其父過世，她想到最後時刻，想起濟慈的《夜鶯頌》「我在黑暗裡傾聽；啊，多少次，我幾乎愛上了寧謐的死亡，我在詩思裡用盡了好的言辭，求他把我一息散入空茫；而現在，哦，死更是多麼富麗。」深感歲月凋零悲中有美，並深懷感激老師們對生命品味的啓發。

勝利後她是第一批回到著名珞珈山武大校園的學生。但前線後方共患難的日子一去不返，錯綜複雜心情低落。

唯有學風不絕。袁昌英教授她四年級的莎士比亞課，仍以一貫的穩健步伐定了進度。莎氏的三十七種劇本，分悲劇、喜劇和歷史劇，選代表作逐本介紹。

朱光潛已赴北大文學院籌劃新局，臨行聘請未隨聯大北返的吳宓來武大做系主任。大四她選吳宓兩門課，

一門是：文學與人生。開放全校選讀，是他由哈佛回國在清華開的著名課程，在武大重開也只教了兩年。吳宓讀書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課程大綱和內容真是縱橫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當可早啓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在現實中找不到安頓的早衰青年，不如上代單純地追求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理想。

所記得的吳老師更鮮明的是他爲高年級開的「長詩」，似是接續朱老師的英詩課。開學後宣布接下指導朱先生導生的論文，包括指點修正她的。朱老師臨去北大曾轉告吳宓，她想進一步堅持研究雪萊或濟慈作畢業論文。很可能也告知她困在悲傷中走不出來。

「詩的真理」是她最渴慕達到的寫作境界。雖然她只能用散文寫一生，但最愛讀羅馬史詩《伊尼亞斯紀》（The Aeneid）其英譯者奈特（W.F.J. Knight）在英譯本序中說，作者維吉爾以博覽群書爲基礎的暗示手法，道出全部詩的真理，而非瑣細的事實真相，以寥寥數語繪出生動的畫面，合成終級詩的真理中的現實世界。

她很愛的一本書是《傲慢與偏見》，羨慕書中的女主角：沒有戰爭，只有和平：「那是神仙似的世界。而我從出生所有的，就是戰爭和痛苦」。

她憶述中學吟誦杜甫、蘇辛、何其方、卞之琳……論聞一多文才之傾向遠勝千軍萬馬。人物浮沉消散山河破碎，她卻不攙入學潮亂中取靜，能堅持讀書接受教育弦歌不輟，以文學詩文爲伴慰藉心靈，神交雪萊、濟慈、莎翁，師從孟、朱、吳等位先生將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寧靜的文學情懷傳授給她，其承襲下來繼續學術天梯之夢，再開啓青年雙眼，令他們找到興趣，灌注以熱情，人生就立下不易撼動的目標。內心有倚靠，日久產生沉穩的判斷力。能在文學教育中，留下了心靈的後裔。

常以馬修·亞諾（Matthew Arnold）、葉慈（W.B. Yeats）、赫胥黎（Aldous Huxley）、奧威爾（George Orwell）……用這些教她的學生打開視野，把事情看得深透一點。

她歎析世間之事峰迴路轉的奇妙，在武大未能持火把擠上錢穆講學的盛況，擔任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後兼任教科書組主任，十八年間，得近百次去外雙溪素書樓探望忘年知交錢穆先生，談亂世的人生之道，對其：「忍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寫完兩岸青年必讀的《國史大綱》等名作，懷溫情敬意莫逆於心。

齊老師的論述頗受法國評論家泰恩（Hippolyte A. Taine）陶染，以時代、民族、環境三面爲評介主要依據。繼《千年之淚》後：她以評介懷鄉、女性、鄉土文學，再出版《霧漸漸散的時候》以宏觀角度，飽蘸情感之筆，聚焦析論臺灣文學發展；涉及眷村文學和二度漂流現象等作家與作品，夾敘夾議於層散迷霧中漸透

陽光，找出定位。

單德興博士二〇一七年夏，又從中研院帶來哈佛送我她散文《一生中的一天》，文筆一如往常嚴謹又底蘊深厚，珍視消散，令人展卷難釋。

自己和加州理工學院明鳳英教授都覺察她對上海其實有情。她與來自上海不願受日本教育，輾轉去武大的同學俞君 Pei 有相知相惜的情愫，曾山中月夜等多次同遊，戰後復員回滬她還應請訪往俞府，可是仍難與她心底的崇奉匹敵。俞君曾說：我怎麼跟一個死掉的英雄競爭？要是他還活著，我還可以在別的方面跟他比比。

剛畢業她曾申請到七姊妹名校「蒙特霍利約克」（曼荷蓮「Mount Holyoke」）學院。但父親反對，又於京滬求職不順，一九四七年接受父執鄉親馬廷英教授——馬世芳祖父邀請，毅然同來台大擔任外文系助教。馬教授早在一九四五年尾與羅宗洛、陸志鴻、蘇步青、杜聰明、林茂生等位接收了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她初來也曾借住青田七六馬府故居。

旋即在旅台大校友會與電機系羅裕昌校友相遇，他被稱譽「台灣鐵路電氣化之父」，對他理性堅強井然有序的人生態度感到新奇佩服。一九四八年返上海由父母主持，在新天安堂基督教會結婚。婚後回台，一度遷台中十七年統籌鐵路現代化建設，她敬重他的工作很有價值、創意、有理想。「我的婚姻也許不那麼浪漫，但我們是不離不棄的」。

她自謂是舊時代的女子，畢業一年便婚嫁，四年連生三兒，一直靠母親奔波援手，她從奶瓶、尿布、菜場、煤煙中偷得時間去教學相長：曾任教台中一中、中興、靜宜、東海、台大、創立中興外文系為系主任；訪美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大訪問教授，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等；兼任當時在霧峰北溝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應邀為海耶克訪台中部演說等現場翻譯；一九六八年面對心智的挑戰，赴美印第安納大學進修苦讀。回台後堅持引介西方文學，並智勇柔情持劍將台灣代表性作品英譯傳入西方國際，任臺大名譽教授，並參與哥大出版社「台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劃」與王德威、馬悅然組成編委會，襄助包括吳濁流、李喬、白先勇、陳映真、黃春明、楊牧、張系國、蕭麗紅、朱天文、平路、朱天心、李昂、張大春等三十本作品的英譯。白先勇稱她為臺灣文學之守護天使。耄耋之年她還是振奮地伏案無入而不自得。如此對台灣文學的疼惜心情，還能有幾人？

八十一歲她入住恬靜的「長庚養生村」，氣管衰弱未敢造謠，幸於單德興、李惠綿、簡嬪等位學生超級支援下，她在日升月落最後的書房，孤軍起筆寫下「一出手山河震動」的《巨流河》，洄瀾激盪登峰造極。尤其讀者總記得她鐫骨銘心之刻畫：齊老師用的名字張大飛，並不是人物的原名，一九三二年他十四歲，父親張鳳岐激戰又組織，被日人酷刑至死，他流亡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嘯昌改為「張大非」。十九歲考上空官，又改「大飛」。他一生質樸而不善辭令，篤信基督教，曾陷入宗教與作戰心理衝突，想戰後當隨軍牧師，對人生有更深的思考。

於牛首山寒風中的隘口，曾攀登走回頭，眼中充滿同情關懷，以棉大衣裹住她的瘦小身軀，安慰牽她下山脫困；在投身戰鬥前，來她媽媽垂危病房的床前跪下，俯首祈禱，贈她皮面燙金滿載信、望、愛的《聖經》——她終生帶在身邊，祝福她可愛的前途光明！在烽火遍地奔跑求生抗戰的年月，他倆不停歇地寫信。她萬分感動，必回他的信。一百多封信如果帶出來了，是多麼可貴的戰時青年成長史。他寫的字字句句烙印著她的心！她處之淡然抑遏寫下早戀的摯情筆友。很多年後，齊老師說：「認識他看到兩代東北人以身殉國的悲愴，那不是美麗的初戀，是尊敬、虧欠、患難相知的鍾情。」

似因情緒感受、邏輯領悟和聯想的激發等多重交織的因素，雖然她常說這書是寫給父親那一代的。也澄清「我那時還很小，不能算戀愛，我要講的是更大的沉重！」但自書問世後，張大飛這個人物突出，是最耀眼的角色貫穿全書，書迷都紛紛撼動神往無不為之動容。正因為在她筆下：「他無以言說的高貴！那般燦爛潔淨及壯烈，如何能教人忽略忘懷？」

同樣近百歲，有《文學江湖》等鉅作回憶錄四部曲的王鼎鈞（鼎公）一讀《巨流河》，就建議同他作品、及龍應台《大江大海》三書合讀，如看二稜鏡，相互折射出滿地彩霞，並有「那個張大飛！」的驚嘆！

一九四三春，她已十九歲是南開沉浸在聯考的畢業生，張大飛二十五歲。部隊換防經過，隊友開的古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趕來，只想看她一眼，首次聽到一棒子打不出半句話的人站定對她讚美好看，那種心情忘不了！落起驟雨，他拉她跑到行政中心範孫樓簷下，把她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摟著她靠近他的胸膛。「隔著軍裝和皮帶，我聽見他心跳如鼓聲。只有片刻，他鬆手叫我快回宿舍，說：『我必須走了！』。雨中，看他跑到門口，上車疾馳而去。今生，未再見他一面。」

一九四三秋武大大一開學是十月一日。她人還沒進宿舍他來的信已經到，不言相思卻盡是相思。「你當了大學生是什麼樣子呢？寄上我移防後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魂牽夢縈顫撲不破地他表露了壓抑已久的情熱！

可是身邊飛虎隊戰友接連有去無回，張大飛知道下一個就輪到自已了。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退縮少信並終止了和她的書翰。且與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的同年中學老師朱鴻影，她到雲南找他，在聖誕節結婚，後還生有女兒——川生。他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勝利前夕犧牲在河南信陽上空。網上可查一九九八年信陽日報、二〇一五年遼寧日報、營口等媒體都有刊登：張大飛率領第三大隊第88中隊，飛由印度接收美援的P-51戰機四架，從陝西安康基地飛赴河南信陽炸射地面日軍（火車站），和日本零戰驅逐機遭遇空戰，為掩護友機中彈殉國。一說為高射砲擊中。

機身發現於信陽縣潭家河鄉西雙河老街下面河灘上，飛機一只翅膀向上，一只翅膀插在河灘里，幾日後，上面派人把飛機卸了，以鹽排順河運到信陽。未有烈士訊息。

捐軀後由哥哥轉給她生死訣別書：「振一，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這些年寫的信妥當地寄回給她。請你們原諒我用這種方式使她悲傷：南開的操場，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愛她呢？」

張大飛對她哥哥說：「這些年我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存死亡；而她每天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說要轉學到昆明來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嚴重。爸爸媽媽怎麼答應？像我這樣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顧她？我寫信力勸她留在四川……，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這樣崇高的呵護，有著情真意切的內涵和情懷，她深省這就是最好的情書！

張大飛一九四三年受傷書信兩週未至，就是癥結！雖有戰績十八次，獲頒二等宣威獎章、三等復興榮譽勳章，但逼近的死亡，更令他警惕反躬自問命若懸絲的迫蹙。

逝前兩月安置由修護的地勤周姓同事轉寄及所附信件，益露端倪：「張大飛在說走就走的移防時隨身帶著她上百信件，珍惜地按照時間順序排好。」又從逝後留在待命室的上裝口袋裡找到她的信：「折了多次、汗漬斑斑、淺藍已褪至黃白色，那是一封純粹文藝青年的信……」一直攔在心口，可見他在中斷通信的日子，猛烈地無比思念。

他空軍同學最後的中國籍飛虎隊飛行員——陳炳靖先生，受訪直率地說：「張大飛太愛齊邦媛所以不敢娶，怕他陣亡了害她難過一輩子！」

五弟張大翔一九四四年也進入空官，並赴美學習飛行，國是勝利後家事賡續……投效航校任教師，為北京航空協會副會長（後會長），一九九八年七十七歲時曾由北京到信陽祭祀兄長。

齊老師見過大翔，慧解那個時代的感情，大環境的因素，都和現代人理解的不同。「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情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張大飛對我的父母是有責任的。他打硬仗在天上飛了三年，戰功不少，我和母親為他懸心、擔憂了三年。而且還不太能跟人說。」張大飛說「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諱莫如深不談情愛多年，他（和她）一直隱忍，只能是兄妹之情，發乎情止乎禮。鼎公說得好，這書寫成濁水中的青蓮！

她鄭重地把他寫來的大疊信件和寄回的滿軍郵袋信，與書和僅有的衣服包起。想有一天會堅強起來，再好好看看。豈料直接復員又渡海以致全失！

當年她飛越江河山嶺，由四川回到南京新街口她的文化啓蒙地，神蹟般訝然看到對街教堂懸著「紀念張大飛殉國一週年」！不覺雨中良久癡立，堂前之人邀她簽名入座，追思表情未及萌芽，牽掛之至的忠勇英雄，儀式極莊嚴肅穆危在旦夕的生活中，他長保純潔及寧靜，很被尊崇。

二〇〇〇春，她到南京紫金山拜謁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黑色大理石碑林，刻著三千以上犧牲的大名，平均年齡才二十三歲，支開陪伴的老同學章斐，獨往去尋那刻著二十個名字編號M的碑，孑然尋獲永遠銘記的年輕英雄，有限的生命當年濃縮於一行上尉殉職的字上，再也不老！

從出書第二個月，她就回絕知名導演找上門來要拍成電影，她說：「對張大飛，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裡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清楚，二十六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麼乾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她把這最後一次的手寫的答案發在《三聯生活周刊》刊出，對讀者的好奇關心，做了今生最清楚坦白的回答。

「《巨流河》中寫張大飛的故事，是我紀念他唯一的方。我漫長的一生時時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靈魂欣慰。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



也必能勝過我今日的千言萬語。」

「讀者何不多追尋他為國獻身的誠心和他那個時代愛國的真摯？去研究當年飛虎隊以少擊多的精湛戰術，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二十六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寂寞身後事又何必追尋。我們祝他安息吧！也請《巨流河》的知音留給我文學上的寧靜，潭深無波。」

八十一歲住入靜謐的長庚養生村，潛心寫成回顧。她心上也刻滿彈痕，國難家恨六十年，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為所愛的人寫下此生，對自己有個交代，對父親家族精神之傳承和亦兄亦友就義者虔誠的惦念，也有了交代。她歷盡劫波親體人間至痛巨大哀傷，才有那最深沉內斂的情感意境之抒發。

讀之十數年仍殷切感受到齊老師那種耐人琢磨蘊藉的酸楚。感謝她的得意門生徐春枝律師，把剛出爐的《巨流河》寄至我手，深夜讀得熱淚簌簌哭倒床頭，喟嘆她那年代的生命主題曲總是生離死別！心如刀割揣想她為逝去的愛，堅韌不懈地活下來，力求自在孜孜書寫鏤心積澱的情緣。

王德威教授促成簡體版及英日韓德等翻譯，知音切中其心之導讀《巨流河》：是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透過個人遭遇，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

不少安邦定國的浴血英靈鐫刻大名於紀念碑，或將牌位入祀忠烈祠，多半偶獲春秋政府袍澤親友緬懷，而暢銷達數十萬冊《巨流河》中人物，倚仗齊教授深情書寫的文學力量，不單在一甲子後，將其璀璨的光華顯現在天涯海角不計其數的讀者眼前，磅礴力作必將悠長傳頌流芳千古！



還集——哈佛采微》等書。

張鳳，哈佛系列散文集著名得獎作家，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十六任會長，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總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副會長，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主持人。著有世界書局及新華書店暢銷書：《哈佛問學三十年》、《一頭栽進哈佛》、《哈佛問學錄》、《哈佛緣》、《哈佛哈佛》、繁簡版《哈佛心影錄》、《域外著名華文女作家散文自

讀《能源廠之路》——他的光明之路

余國英一文

《能源廠之路》（POWER HOUSE ROAD），是描寫一位無父的黑白混血兒被母親送入孤兒院後，在院中努力奮鬥、力爭上游的一本自傳好書。作者的名字叫馬洛尼（Ronald D. Maloney），暱稱「洛恩」（Ron），馬洛尼是愛爾蘭姓氏，本文為了方便中文讀者，我們就認為他姓「馬」名「洛尼」好了。

這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叫做《能源廠之路》，是因為這條路就是他生命的轉折點，一輛孤兒院派出來的黑色的四門驕車將他由愚昧、貧窮、歧視而落後的白人社區載了出來，經過這條叫做「能源廠之路」的路徑，轉折到人生的另外一條前途光明自由的世界。

話說作者的母親「馬艾琳」（Irene Maloney），是一位美籍愛爾蘭裔的白人女子，公元一九三〇年生於美國南方窮鄉僻壤的北卡洛來納州的西部，當地居民生活拮据、教育水準有限，生存競爭劇烈，種族的歧視也就格外明顯和更加嚴酷。馬艾琳的母親一共生了十五個孩子，有十個孩子存活了下來，艾琳就是其中之一。她雖然從來沒有結過婚，但在不到二十歲時就生了一個叫南希的白人女兒，由娘家母親照顧。不久，在一九五二年，又生出了一個小小的黑白混血的兒子，也就是本書的作者——馬洛尼。

走過種族歧視的創傷

因為沒有父親，孩子只能冠母親娘家的愛爾蘭馬洛尼（Malony）姓氏。大舅「福蘭克」及姨媽「麗麗」因為疼愛小妹，也就是他媽媽艾琳，所以讓小妹的混血兒子小時就與那些愛爾蘭裔的白人表兄妹以及同母異父的白人姐姐南希，一起在外婆家玩耍。他是眾多白人表兄妹中唯一的黑白混血小孩，雖然有近親對他尚為不錯，但有的族人叫他為「有色小孩」甚至叫他「黑……」，不准進入他們的家門，有時汽車駛過市區時，讓他趴在後座，甚至有人在倉慌中把他的頭按下來，表示以他為恥，見不得人，難怪他離開家鄉之後，再也不願返鄉定居。



我們設身處地的替作者想想，就可以推論，這些種族歧視的舉動，在當時他們弱勢的母親和幼小兒子的心中，留下了多少的創傷和痛苦的回憶！

艾琳本就體弱多病、命運乖戾，這黑白混血孩子的出生使她原本窮窘的生活更加困難。作者馬洛尼七歲時，真正的大問題才終於來到了，這名混血小孩，被拒絕進入家鄉格蘭阿爾派恩的白人小學！

爲了混血兒子的教育，「爲母則剛」的這位單親媽媽不得不強忍離別的悲痛，把孩子送進一個有色人種的孤兒院中寄養，這一決定使她們母子硬是生離分開，此後的一生中，母子只得短暫地匆匆見了兩次面。但也讓她的兒子獲得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後來，母親馬艾琳最終因爲糖尿病而截肢，這所孤兒院就此成爲了這孩子此後十六年的永久住所。

小小年紀的馬洛尼在孤兒院時，負責在嚴冬夜裡起床替小教堂敲鐘，他不畏寒冷，堅毅的接手看管廚房的鑰匙的重任，表現出他的誠實和可靠，代表孤兒院去參加青年座談會時能侃侃而談，也展示了他在大場面中應對的能力。

他的行爲和態度，終使他在院中眾多孩童中脫穎而出，因爲誠實、堅毅、努力不懈，以及出色的學業成績等各種傑出表現，高中畢業後就保送至北卡洛來納州立大學，在大學二年級時，他響應國家的徵召從軍入伍，成爲二戰後的駐德美軍。

服完兵役回國後，他返回學校，獲得了馬里蘭大學歐洲分部的文學副學士學位。再繼續進入北卡洛蘭大學羅利分校獲得學士學位。

經過了努力，他最終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福利學院完

雖然不知道誰是自己的父親，不過，這位單純可愛的小孩早就已經將孤兒院的黑人院長伯顏赫先生想像成自己的父親來崇拜和愛慕，伯顏院長日常的一言一行乃至衣著舉止都影響了這孩子的一生。

在他的眼中，伯顏老師有著全禿的頭頂，走路一瘸一拐，穿著整齊正式的衣著以及閃閃發光的皮鞋。馬洛尼曾提到有一次，他代表孤兒院去參加外州的青年座談會，出發前他收到院長的鼓勵和加油，使他能一鼓作氣，勇往直前。他也更加詳細地描述在緊張的會議中，這位少年在眾多觀眾群中看見伯顏院長如慈父一般溫和的笑容的時候，他當時感覺的安心及欣慰。

高中畢業後，馬洛尼離開了孤兒院進入大學，在大學二年級時被徵召入伍。

從軍前夕，馬洛尼由大學宿舍回到原先孤兒院中，準備出發，院長伯顏先生替他添製了一套簡裝。他回憶道：「出發的那天，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他給了我一個裝了一些小鈔的信封，把我送到車站，我們說了「再見」，當火車離開車站時，我用我的外套蒙住了頭，自己默默的哭泣著。我永遠記得他最後的一句話；伯顏院長穿著他平常的西裝外套和閃亮的鞋子，摘下帽子，揉了揉禿頭，說：「孩子，你現在是一個自立的男人了，你需要知道，在牛津孤兒院或我的家中，你將永遠有一個可以稱爲家的地方。」

馬洛尼在書中形容他投筆從軍之時，孤兒院院長伯顏先生送他這位無父無母的孤兒到車站的情景的這一段，在我看來，比起中國大文豪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繁）、《Family with Six Treasures家有六千金》（雙語）、《Best Friends好朋友》（漢世紀）。

參議員萬斯先生寫的《鄉下人的悲歌》不但爆紅，且改編爲電影。二〇二四年七月，萬斯被共和黨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使該書更受人追捧。我對比了一下原書的異同之處，並下了結論：認爲《能源廠之路》更加動人心弦，特地寫出此文表彰拙見。



備註：

馬洛尼最后決定留在美國西部加州的伯克萊市生活，他在加州阿拉米達郡政府工作了三十年之久，最近才正式由崗位上退休，是一位誠實勤勉，努力盡職，無愧於社會的人。

到目前爲止，他雖然不會有世俗認爲的飛黃騰達，但他做著自己認爲最有意義、助人爲樂的社會工作。目前在退休的日子裡，除了經常做木匠手工自娛之外，仍然義務地從事於醫院中病人的臨終關懷和安慰，這也是他最覺得對人類最有貢獻的工作，所以，我認爲他這一生可以說是求仁得仁，心滿意足了。

成社會工作研究院畢業，贏得了社會學碩士學位。他是北卡州該地區愛爾蘭裔馬洛尼白種人家族四、五代中的第一人進入大學，也是接受學士和碩士學位的唯一一個人。

視孤兒院院長如父

可憐無父的馬洛尼在書中一再強調他的母親艾琳肯定十分愛他，一九八六年馬艾琳去世，享年僅五十六歲。與母親死別之後，他才百分之百地認清他這一輩子，永遠不可能有對父親說：「爸爸，我愛你！」的機會了。



笑談電影與音樂

電

影是一種視與聽的綜合藝術，人稱之為第八藝術，視覺與聽覺都是電影藝術的核心元素。一部影片缺少了音樂，藝術感染力和共情力就會失色。影視音樂與電影故事是互相成就的依存關係，它不是簡單的重複影片內容，而是為影片營造一種背景氛圍，包括渲染背景氣氛、環境氣氛和時代氣氛，以此突出地方色彩與民族的特點，刻劃劇中人物的心理，助推情節延伸等等。一部配樂到位的影片不但會瞬間爆發出奪目的光彩，更會擴大傳播的力度，成為經典永遠流傳之作。音樂能為影片的局部或整體創造一種特定的氣氛基調，從而深化視覺的效果，增強畫面的感染力。不論是氛圍音樂，還是主題歌曲，都對增強



廖茂俊一文

影片的藝術感染力至關重要，尤其在對劇中人情緒和情感的表現上，是任何其他藝術所無法比擬的。它可以表達無法言傳的人物內心的世界，表達銀幕上無法直觀的人物內心情感。電影借助音樂的主要目的，是用音樂加強影片的感情色彩，從而促成整部影片與觀眾情感的契合。音樂是一種途徑，也是一種紐帶，是一種表現手法，也是情感依托，音樂把電影蒙太奇跳越的鏡頭串連起來，成為連貫電影情節的魅力所在。

流金歲月，經典永流傳

時代的巨輪正在流轉！若依照年代順序，依次梳理了解從十九世紀至今日的歷代經典電影金曲及配樂伴奏。

可從一八九五法國的魯米埃爾兄弟（Lumière Brother），公映了世界第一部電影《工廠大門》（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 in Lyon）。開啓了人類電影史的新紀元！格里菲斯（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被譽為美國電影之父，代表作一九一九《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為今天的好萊塢奠定了美國電影以《好萊塢》為標誌，成為當今世界電影的領頭羊！

即使電影誕生後的默片時代，雖然沒有口對口的對白，影像與配樂，成了默片時代的特色，因此電影與音樂成了一部電影的特色。一九二七年第一部有聲電影華納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的第一句對白「等一下！等一下！你們還什麼也沒聽到呢。」（結束了默片時代）！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從此電影有了對白！開啓了有聲電影的新頁！音樂儼然成為一部電影的靈魂！一九三九年後創作了《綠野仙蹤》《亂世佳人》的作曲家麥斯·史坦納寫下了電影音樂的經典之作！

六十年代從一九五九年的《桂河大橋》到一九六二年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一九六五年的《齊瓦哥醫生》、一九七〇年的《雷恩的女兒》，一位大師級的作曲家莫里斯·雅爾為史詩電影音樂寫下了浩瀚且震撼人心的不朽之作。



一九六〇年代一部諜戰電影〇〇七驚動了全世界喜好懸疑曲折又有娛樂價值的電影，那就是〇〇七！至今已拍到了二十七集之多。依舊受影迷歡迎。電影音樂作曲家來自英國的約翰·巴瑞，他是個全方位的音樂家。《似曾相識：Some Where in Time》、《與狼共舞》都是他的作品。

七〇年代沒落的美國西部電影，被意大利的西部武打取代！美國演員克林·伊斯威特成了王牌巨星，其中意大利式電影音樂廣受歡迎，恩尼奧·莫里康內（一時間成了膾炙人口的電影音樂家。他還在二〇〇七年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又在二〇一六年以《八惡人》榮獲最佳電影音樂獎，得獎後於二〇二〇年於羅馬去世。

七〇年代到九十年的教父三部曲，其配樂尼諾·羅塔在電影的暴力又充滿家族倫理的氛圍中，帶來了西西里的溫情氣息。





滲入人心的電影音樂，替這部黑色家族的暴力形象增添了不少溫馨的色彩。

導演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 的兩位高徒喬治·盧卡斯與史提芬·史匹柏又為後來的電影帶來新的高潮。科幻電影與冒險與災難電影，帶來了約翰·威廉斯配樂的絕世風格。星際大戰、印第安納瓊斯在八〇、九〇年代的電影帶來了巨大的風潮。

詹姆斯·卡麥隆的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 那令人盪氣迴腸的電影音樂，至今仍餘音繞樑，電影音樂出自一個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詹姆斯·霍納 (James Horner)。

千禧年後，兩部巨片《角鬥士》(

Gladiator)、《珍珠港》配樂都出自漢斯·季默的手筆，《角鬥士》的悲壯與《珍珠港》的大氣磅礴也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澳洲電影中，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深受兒童與成人觀眾的歡迎，進軍到歐美也同樣受到觀眾的青睞。幕後的配樂功臣久石讓是功不可沒。看動畫電影，再聽活潑生動的配樂，著實會令人陶醉在電影的畫面中。

最後，我們無法忽略咱們中國蜚譽國際的電影音樂大師譚盾。從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榮獲二〇〇〇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音樂開始，中國的音樂家在電影音樂中，嶄露頭角。令人十分振奮。之後又為張藝謀的電影《英雄》作曲，也獲得不少掌聲。

我始終認為：「電影是光影，之後是光影與音樂的結合。」電影沒有了音樂就如沒有了靈魂的軀體。在此為所有電影人與音樂人與其他從業人員，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廖茂俊，祖籍湖南，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台灣台南市。父親來自大陸湖南，母親為台南人。一九七五年文化大學東語系畢業，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獲民族學研究碩士。一九八一年負笈美國，就讀南加州大學 (USC) 東亞系研究所，第二年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五年獲第二碩士學位。洛杉磯市立學院外語與人文學系終身職教授榮退。曾任美西華人學會會長、理事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第十五、十六屆會長、永久會員，現任監事。

作協剪影

「作協剪影」專欄是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和分會有關內容，及相關的會務規章。因篇幅所限，無法每一個分會都刊出。

◆活動報導

●北美總會

198—199

●南加作協

200—202

◆會務規章

203—207

◆總編輯報告

208

